因祝氏附錄而增廣之詳簡最為得中雖其間
勦饒氏說之善者以為己意然於學者則皆
說編既行之後學者厭常而喜新幾於淪沒無傳惜哉後之君子但
之精者附焉則為不刊之典
離析之以各從其類又採諸說
之雜而無所統一但其本
去取焉耳愚於其說
不同於集註者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意一以饒氏者甚多故與朱子之
又於語録以下諸説切要
各殊未可爲不刊之典也愚於
其所引饒氏説則已於輯講辯
其間高
者也校之胡氏通雖不及其
饒氏則又過於通口雖非之心未
以其信朱子不如信饒氏故尔又於論孟二
氏説之異於集註者往往依違兩可不與折衷
文語録或問陳氏饒氏諸説之大同小異者

兼存之與集成不甚相遠間又有自謂己意而亦不出於舊
同者凡此皆在當删之列讀者詳之愚於其間或辯或不辯
大與辯胡氏通之意同
一金仁山 王文憲魯齋之
言而
録以
証攷證蓋謂祖述師傳何文定
自成一家之書者也然不免太半皆是勦語
己意而檃括之耳其餘則又有一二分是兼搜
諸之書以爲經註之證者至若真出其師弟子之
口耳而於此一二分之中又太半是
以是而非似同而異易以
知示不甚多大抵此
失讀者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之於宏綱要領所
多於朱子處則中庸為甚大
絶少矣但以其長於誇多鬪靡
有所疑處未嘗不究轉其辭不曰一時別有所為
門人記録之誤饒氏於朱子之説有不合己見者
莫不曰
生亦仔細盖其本意但欲學者尊己不肯為朱子下故不
之不曰不意老先生亦看不透則曰當時老先
自覺以至此尔其所以啓後儒妄議朱子者實濫觴於此愚
不自知每於讀誦之際隨鄙見所及辯析一二恐識見所不
及者尚多有之則不能無望於同志之指示云

一饒説之異於集註章句而實非經旨者四書通雖略辯一二
發明所辯則又少於通矣至有與朱子大相背馳者二編皆
實而不辯發明不唯不辯如中庸二十章已後諸説又且采
之於編而不為折衷若以為不必辯則皆不之辯可也今乃
或辯或
辯而又或取之於編何邪竊意饒説新奇易以惑
人耳
旨實即差誤若但實而不辯正恐後有好奇喜新
其説安得不為經註無窮之害礙謹依朱子中庸或
辯之以俟明者之去取焉
講次第辯之更不別見所引
名云
道講篇初無異義但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歲[illegible]
過時之學悠緩則莫能有成於是聚經史百氏之書
幾二千種雜然而日習焉如是者一二年竟無所得然後
專取一書及書易數經而熟讀之有餘力乃及他書始焉
於諸說有同異處未知所適從也既而反覆研究又一二
年後晃然若有所見而未敢自信始以筆諸各編之首而
已元統改元遂以四書通纂疏集成輯講四編編首所筆
者聚為一帙又其後四年再得發明攷證叢說三編觀之

[illegible]諸編說
[illegible]于此觀者毋感
亦敢自信亦附錄其間以求
等以別之

輒又以三編所見共為一帙時同志有恠其合此二帙為
一之者名以管窺則後至元丙子所序云也自是以來精
力日以耗目力日以昏撰不能復有所發揮於此矣辛
巳冬又閒新安陳氏門人倪士毅合通與發明二編以為
輯釋其去取必精當剖析必詳明則愚所述管窺可以
覆諸說矣又三年始得見之則其於二編差謬之小者雖
潤一二至其節目之大者往往一如其舊無所可否
是書逮今垂三十年所見編
過也如此今又聞北方有
當否果何如也噫
[illegible]亂之者

四書管窺

後學東嘉史伯璿文璣述
門人同郡徐興祖校正

大學

章句序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子四書釋仁義禮皆兼体用獨智字未有明釋愚嘗欲竊取[illegible]以補之[illegible]智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illegible]具人事是非之鑑輯釋亦引此[illegible]或問論知字之義而言也事知之於智猶愛之於仁而略於[illegible]

[illegible]成孟夏朔旦後學[illegible]之旨[illegible]

曰智之知之理心
之體無[illegible]方[illegible]說擇取其一乎但朱子唯訓仁字爲心之德
愛之理方義於禮已不如此下語矣假如朱子自訓智字又未
知果如双峰勿齋之語句否當兼存之以候知道者之折衷焉
愚見編在外編

訓於智亦曰具別之理爲心
君以爲論智字之用則
按饒双峰嘗補智字之訓

人生八歲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　通引齊氏謂上三者言節下三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
非其事也　通自謂洒掃應對以節言者小學不惟當習其事事
之中有品節存焉是小學當行之事也禮樂射御書數以文言者
小學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義而已是小學當知之事也　輯錄
亦引齊氏說

以文爲名物文義之文主知而言豈非以博文學文之文亦皆
主知而言耶竊恐未然蓋此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文之
節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非謂言節者不可言文言文
者不[illegible]節也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
之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
來都不費力[illegible]

者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義是
既氏亦曰內則十年學書計即六
十乙十年學幼儀禮之小者
詳此則齊氏非其
以數之一

饒氏輯講論大學綱

一謂至善是事物之則非明德新民造極之地而言也

按此與章句事理當然之極盡天天理之極之說不同蓋饒氏之意以爲至善之至是無過不及之意若以爲至極之義則過乎中而不可以爲訓矣故如此說殊不思章句曰當然之極又曰天理之極當然對不當然而言天理對人欲而言極則盡乎十分之謂當然便是恰好之意即中之所在即無過不及之謂也天理豈外是哉當然而未至於極便是有不當然者雜於其中天理而未盡其極便是有人欲雜於其中當然善也九分當然有一分不當然善未得爲至也天理善也九分天理有一分人欲亦善而未至也須是當然則十分當然天理則純是天理方可爲善之至九分有一分未盡便是於天理當然處有所未至便是不及乎中直至十分全盡方是恰好處方是無過不及之中以此推之則章句有何可疑若如饒氏說則當然不必十分當然天理不必十分天理只五六分當然天理便是至善所在如此則如堯之仁舜之孝孔子之學皆不免有過於中反不得爲至善即讀者宜必有見於此

二謂格物只要明

物當然之則以知吾所當止之地

所不知也

不同則皆無不同者此蓋因

所致當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章句者有三今舉而辯之如左

多少乎此即習九數之

此當於第八章結之

饒氏又謂曾自少讀朱子大學之書於前三者反之於身自覺未有親切要約受用處近讀先生與勉齋書謂大學一書看者多無入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然後知先生晚歲亦不能不自有疑焉

大學一書學者所以學至於聖人之法程也自三代以前能盡是道而造其域者可數也孔孟既沒因其書而得其傳者惟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是知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然氣質不齊用力不易所以得造其域者亦鮮至於教人之法則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蓋其法不如是則不可由之以造聖人之極至耳然則朱子與其徒之書非歟曰此書固宜有之然其未意得非正以教人之法既不容自貶而又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故發此嘆亦猶聖人衰世之意邪況亦但謂大學一書規模大廣亦未嘗有自病章句之意則其爲無可柰何之辭明矣觀於孟子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等言可見不然誠意一章朱子易簀之際猶不暨改豈有果知章句有大廣之病乃徒形之嘅嘆而不之改耶又峯自謂反身未有親切受用處亦既一切變去

宜自得親切受用處矣愚不

以任道學之傳否其亦大言

文意詳之

心德具之外則有一件事誠

待明之工而後明
則是未嘗有所昏也未嘗有
性之德可以當之此則不
武反之之事亦是未免先有所
昏但湯武善反之以復其本然者亦皆以本体之明有未嘗息
者爲本明則未嘗息者與本自明者固自大有間哉譬之於火
不假吹噓之力自然光燄燭天煙不得鬱物莫之救者本明者
也撲滅之餘僅有一燼之微存於死灰之中不可得而盡煽吹
噓之則仍復熾盛者未嘗息者也讀者欲分章句饒氏之得失
當以是推之

饒氏又曰章句以慎獨爲慎之於念慮萌動之始某則謂念慮自

始至終旨在所謹

此當於中庸說慎獨處辯之此不暇及又按語録有曰這獨也
不是恁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
獨處推此可見章句本意非饒氏所識饒氏自謂已說却不出
章句之意（此當在第六章饒氏自述其所見與章句異處而先言之故實於此）

經止至善章句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　叢說至善只是義
理極處所中必至於是而不及不遷是不可過
此亦祖述雙峰之意

也但雙峰說至字之義明與章
句不同又何
（以下缺）

豈可以
若以剳服
矣況可謂之過乎如
退轉相似語録有曰既至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又曰到此
不能守亦不可謂止其意蓋可見矣
通謂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之事不遷知終終之之事　輯釋亦引
此說
按文言知至至之程傳以爲致知也知終終之程傳以爲力行
也或問於朱子曰至其極否曰未在是知得到至極
方有个向望極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極了終之

必不爲者且不得爲善之至
當作移動之意說不遷如說不
善孝如大舜方是至善

及之意過望而虧又
夕十分滿

不去詳此則章句必至於是之至是已至其極之謂不但如知
至至之之爲向望要進之意也況必至於是之至以知言之則
智及之之謂以行言之則造其域之謂是固兼知行而言不如
知至至之專主知而言之比其曰不遷以知言之則知之弗去
是也以行言之則仁能守之之謂是亦兼知行而言亦非如知
終終之專主行而言之比也今引文言爲證則似乎必至於是
是知止於此不遷是行止於此恐於文言大學之旨兩不相當
而皆失之讀者其參攷爲可若以必至於是爲知至知終不
遷爲至之終之則

恒造極之地而言也又曰止
者
通謂章句此極字本
而見於曰

之則也爲當
此已於前辭
人言極好又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
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以此觀之則至善
之至朱子何嘗以爲不指造極之地而言哉造極之地方是天
理十分盡處天理盡處便是當然之則何過之有其曰本然一
定之則亦以理出於天而非人力所能加損又十分盡頭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而已若不出於天則非本然之謂若有一毫未
盡則非一定之謂矣然則造極之言正朱子之本意通者何必
爲朱子諱哉若必以造極爲諱則爲善亦以十分盡頭爲諱即
至善只是十分盡善處猶今
言理當然之
理之極者盡夫天理

或問章句之意似若容以異觀然峰不知己意與章句之意只
一般乃是已而非章句通者又不知或問之意與章句只一般
乃援或問之言以諱章句極字非造極之謂讀者但以或問語
錄玩之則章句之意自明未無可議亦不必諱也
經明德至善章句具衆理應萬事事理當然之極　通異端言理
不言事之學言理必及於事故章句釋明德至善云然
異端以理
又何
要之異端只認得个虛靈不昧底
於具衆理應萬事
定箚安慮得
慮在
是無用体又何嘗成体
至之前安慮在事已至之後
與定靜皆在未有言
字似未甚切當今
方來之際

大學定靜[illegible]
後自然不動
靜安[illegible]然無覺[illegible]
知止則異端邪說不能亂雖硬把捉得定[illegible]亦不可謂之能也[illegible]聞[illegible]非之辨不可不察
通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illegible]寂然不動[illegible]安而能慮則
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illegible]不差[illegible]輯釋[illegible]說
易二語以一靜一動[illegible]是以知行之效[illegible]能靜雖亦
是未應事之前然上承志有定向說下來則不可謂之寂然不
動矣若寂然不動又豈可以志言哉志則心有所之矣謂之寂

定靜安了只是處置
[illegible]後知止上來如孟子知言然
能慮異端定靜安是死底定
[illegible]動心之意所以重至竟不能慮得措在吾行[illegible]

[illegible]未可平然則[illegible]定[illegible]靜[illegible]只是理明之後外物私意皆不足
以撓奪之而心自不妄動非對感通言之靜也
蓋說定靜安以知言慮得以行言
定靜安是未有事之前慮是方應事之時得是事既應之後慮
雖屬處事而未可便以慮為行力行正在慮得之間蓋此五者
是說功效次第則能慮不是行之功效分曉只當與定靜安皆
為知之功效方是
或問篇首之言明
於平天下者得
[illegible]一而[illegible]

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
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
[illegible]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實
之綱領也至此後段
[illegible]吾心之体

德於天下却不
之全則似指明明德爲体新民爲用此又似有礙至如天下雖大
而吾心之体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其言又似乎
明己德於天下與前章句或問意相反不知何謂章旨本或問
前段明明德於天下處云自明其明德而推以及於天下今此段
似與相着或恐是朱先生改正之時偶遺忘及此亦未可知
或問之意是合在己之明德以爲一而言其体用耳蓋明
明德於天下固是治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天下舉其全若國若家皆自心以上皆已該於其中德言明

極其精而

其明德也又如言極其体用
其在其中曰却言自明己

德於天下則自治國齊家以至於致知格物皆在其中矣非只
平天下於外而小之爲國家內之爲身心窮其極之爲意爲知
爲物皆不用其力也蓋舉大則小無不該然欲致力於其大則
當其中先致力於其小以爲之本耳故言明明德於天下則
固爲新民之極功然明明德之事亦未嘗不該於其中使天下
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四海九州之人固天下之人一國一家
之人與使者二句亦莫非天下之人也己欲明其明德固當
格物以致其知誠意正心以

身欲家國天下之人各明其
明德亦不過是一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過疑之即双峰等又總
皆未之及故如此見可謂誤但以爲明己之明德於天下則
本非朱子之意乃双峰因誤致誤耳餘見後段
發明解引盧氏解或問見前段之言曰言明明德與新民對則
大學之体用猶二也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体用非二矣吾
心之体即明德之虛而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
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
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体無不該矣不析而遽欲合之則
有壅蔽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此二

使人各明
用亦何所不貫乎如
總註或問本意而双峰
爲平天下之事與治國以上

句其義無窮真西山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
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
竊意体即明德用即新民極体用之全而一言以擧之者即明
明德於天下一句而脩己治人之事無不該於其中也觀於或
人問前段之言曰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
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之言可見天下雖大吾心
之体無不該者自明其明德所以立新民之体体固無不該也
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
皆推以新民使人各明其明德
也析之極其精而不亂者篇
明明德固專以自明德言
天下復以明明德爲
句正是若或

自立心之
民不能以自新用不能
之用所以貫事物之多者蓋
如此盡民所解則專以明明德爲自明之事而忘其体用故但
知盡具衆理者之爲体而不知不明乎德則無以全此体但知
應萬事者之爲用而不知不新乎民則無所措其用蓋亦未
逕經註此句該盡人己之意而但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明己之
明德於天下者不唯不足以別白此段問荅之曲折又恐正墮
前段双峰似乎明己德於天下之疑讀者其試思之

章句或問所以釋明明德於天下者詳畧不同如何曰章句所
事物未有不統攝於
不能以自明体不能以
蓋如此以新民爲用非心則
用似於心

以訓釋經文之義或問所以敷暢章句之旨豈有二哉夫子
句明明德於天下之訓釋可謂至矣但恐讀者不察易於使
字上致疑往往謂平天下是治人之事今曰使天下之人皆
有以明其明德似乎治人者使所治之人如此則此句不可
以該自明之意故[illegible]此句之上再加自明其明德
而推以新民一句[illegible]新民皆所謂使天下之人有以
明其明德也然後[illegible]明德於天下之一言可以爲極体
用之全而舉之耳蓋此[illegible]是活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
由二項蕭道成曰使我治
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此
代之者以
「得使字之義活則章
或問之旨曉然矣」

[illegible]者新天下
[illegible]字之体用者在此
德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
[illegible]平明明德[illegible]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
[illegible]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此句
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体用之全一言以舉之之意
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
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
明德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新民皆該在此句之中異乎發
明之意矣
[illegible]說明明德於天下此德字已含明字意在內明德二字已該明
明德三字義了上一明字是新民新字之意明明德猶曰明明

德相似與在明明德不同故章句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
德使字便是上明字意
此亦不達或問之意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為專指新民而言不
知其該體用故目其所謂猶曰明明明德相似與使字便是上
明字意之言皆不得經註之旨而肆為臆說者也讀者知或問
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之旨則叢說之誤不待辯而明
矣已上四[illegible]則專以明明德於天下為新民之事而反非
或問之可疑盧氏則[illegible]之明德於天下而失或問之
[illegible]則倚祖[illegible]新民之事又為章句或問
[illegible]難也又未知愚意能合經
[illegible]院正焉
[illegible]釋格物亦

明明德 在又新

陳公潛先生云致知在格物，當是明明德二夫所在後面一在字與之前頭三箇在字各有所指何嘗相應而通不顧經文摘撮，會惑人甚矣愚謂經言大學之道在於三綱領耳何嘗謂三者是綱領所在耳致知在格物亦曰推極吾之知識在窮致事物之理耳所以不曰欲與先者蓋格物之外別無致知工夫致知工夫即在於格物而已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統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者是已又何嘗謂明明德工夫莫先於在格物哉讀者其試思之

朱子曰致知在格物此一句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釋亦引此說

勉理明明德

意誠而后心正章句意既密則心之用可得而正

正心該体用動靜觀於未發之前鑑空衡平之体鑑空衡平之用之言可見通乃於此添一用字其意蓋謂心之体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尒其實非經旨也當於第七章辯之

傳之首章　曉氏謂此章每節以釋明明德之義未有下工夫處此蓋欲歸重於止至善而言也但明明德工夫全在格物至修身五條目上明明德之綱領五條目之外別無明明德此章但就

盖用仲弛發之湯采之為

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饒
窮盡無去處爲極云云若
極之義也又謂止於至善
是逐事逐物各各要止於一至善無所不用其極是無一事一物不
止於至善止善是逐一事說是下手處無所不用其極是該
全体說是成就處
按經中章句云至善謂事理當然之極與此傳文用其極二極
字皆只是隨事指其十分盡善處爲極皆非指衆事之窮盡處
爲極也自在止於至善處盡之則凡事皆有善處善皆以十分
盡處爲至十分盡處非極而何又自用其極觀之則此極字之
義亦不過如此而已矣 未見其指窮盡無去處而言也必如上
文無所不三字說下來方見得窮盡無去處之意耳極便是至
便只是止於至善故曰未見窮盡處直至曰無所不用其極大
是自新民皆止於至善故曰大處上文無所不三字說下來方
去處之意也 双峰因誤看了此極字之義遂謂經中章句極字
之義亦如此也可謂因誤致誤朱子嘗曰理有未明而不盡卒
人言之意真双峰之謂矣
饒氏又曰此章姑以釋新民之義亦未有下工夫處
此與論首章之意同推彼可以明此矣
傳之三章穆穆文王云云 饒氏謂曰止於仁止於孝而不曰止
於至善之至善若更曰至仁
若曰仁非
一个無過不及底道理非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未至於十分但[illegible]不及乎中又何可以言至乎双峰每慮其過則仁孝皆不敢做到十分盡處便自以為至便自以為中天下還有此理否殊不思但言止於仁孝何嘗不要人十分仁孝觀其引文王為法可見文王仁孝豈有不十分全盡者耶只因双峰平日以聖賢自居顧經註之旨已皆有所未至慮世人以此覘其虛實致每將經旨說降一等求以自便故不得不誣朱子以欺世耳噫

慈湖章句嚴密之貌湖武毅見於色

[illegible]君子十分仁孝[illegible]至善方可謂至方是無過不[illegible]則双峰不唯不識至字

[illegible]解慈湖為恂慄章句又解恂慄為戰懼下文又以[illegible]裏則所謂武毅者似未可指為見於色也語錄[illegible]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闒懦詳此似亦當以在[illegible]知然否

親賢樂利　饒氏謂親賢樂利於此見君子小人分量不同所得各有淺深所謂新民之止於至善者非是要使人人為聖為賢只如農安畝工安肆商安塗賈安市亦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處如此則此屋可封之俗人之有士君子之行皆無實之空言後世如文[illegible]

[illegible]者皆是以為新民極功而河與唐為聖為賢並行不悖可也若但可以為新民之止於至[illegible]日說降一等

言明新而不言所以明新
術可見篇首三句重在此一句
上　輯釋諸[illegible]時[illegible]之
篇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是固不為無理但言上二章工夫皆
在此一意則非也蓋前兩章不言所以明新之方者明新之方
自具於後六章釋條目工夫處非有他也若至善章所以詳於
前二章而必貫明德新民二章言者蓋至善不是懸空物事不
過只是明明德新民所當止之地耳故此章必貫明明德新民
言之明德新民工夫既具於後六章之傳則前二章不容不間
至善雖便是明明德新民之所當止然其意則只當於條目工
夫中更無他處可以再詳其義故此章自不容不詳言[illegible]之

義以示人於非以前二章未言明新之方故如此詳言以補之
也蓋綱領雖三章不過二非明德新民之外他有止至善之事
也故釋明德新民則止至善之意寓如毋無所不用其極是也
釋止至善則明德新民之義存如引淇奧烈文之詩是也然亦
不過皆言其槩而已若謂明新之方盡具於是則切磋琢磨猶
可指為明之之工親賢樂利何以見得新之之工夫耶
章內五節次序　通發明輯釋引盧氏曰云云　第三節言聖人之
止皆至善以得所止言云云
按此節蓋可以安由[illegible]於天[illegible]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
章蓋章句是就學者分上言
文王之所已行正是學

古人釋經取有關文局又安知其非

[illegible]學生[illegible]曰大學首傳釋工夫而不釋效驗觀於知止能得[illegible]至天下平無傳可見蓋效驗只在工夫之中也知止為[illegible]終始正是以效驗言所以無傳固非闕屬不及釋亦非本有而并失之

傳之五章統大明朱子補傳似乎說得太汗漫學者未免望洋而驚如既曰即凡天下之物則其為物不勝其多又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至乎其極不知又何處是極表裏精粗全体大用亦是自立此八字經傳中元無此意

按即凡天下之物非謂把天下之物一齊格了亦曰就凡衆物之中隨其所遇而逐件格之耳求至乎極亦非謂求至乎尽物衆多之極亦只是求至此一物義理之盡處耳此方說就一物上如此格之夫方就一物上格而曰即凡天下之物者蓋凡物莫非天下之物皆學者所當格者然不可限定說先格某一物次格某一物則拘矣或難或易或緩或急各隨人淺深就所遇者則格之即字凡字是朱子用意淺深處曰即則只就一物曰凡則不止一何物即凡天下之物圓活而無所拘之辭非親用工窮格者不能如此下語也然[illegible]此以上且是說就一物上格明矣至下文用力之[illegible]一齊[illegible]則衆物表裏精粗無[illegible]文勢詳之可見故下不詳下

國家圖書館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字固是
知之義而朱子本不效傳
一般又何必以經傳所無而
疵之乎至於汗漫望洋之疑〇大學之道是教人學至乎聖人
之方法格物致知一章正所謂〇條理之事始全則終亦全始
偏則終亦偏觀於孟子論始終條理處可見道有定体教有成
法羿不可抗高不可貶奈何患學者之不能而欲自貶以徇之
乎况望洋之疑只因双峯說看極字之所致他人看得極字之
義分曉又安有望洋之驚哉
語録問先生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体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
能成
竊意效傳体作之[illegible]終無效不能成之理此特始爲
謙辭以答學者之問耳吾意恐不止此也蓋若效其文体則必
援引經傳文意簡古學者未必自能通曉須又爲之註解以曉
之如此則自爲自注豈得不爲贅學者之所譏誚故不求其文
之類但取其義之明所補傳文便只如章句一般庶乎人之易
曉耳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饒氏曰愚謂大學之要只在止於至善上格物是隨事隨物每每
要窮究到至善處致知是要推致其知識使之知此至善不必別
爲之說
朱子之意何[illegible]又各又一是[illegible]至善但理是事物之實理
[illegible]不如說理之實耳只因饒
[illegible]汗漫故如此見耳要
[illegible]格知至則

……不及之意
……小不合耳汗漫之疑殆亦
丕此語……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
饒氏謂或問云……
一之中以爲身……者使之如此求之經傳却無證
据看或問所引只以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爲證然德性是說心
之理靈是說心之知覺有些不同況道問學是兼知行言此却是
專指致知而言似亦未甚親切
竊意古者八歲入小學使之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爲大學之
基本此豈非聖人設教使之如此似不必他求經傳以爲證據
也按或問前段有曰聖人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其誠
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

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
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又按
語録問格物補亡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說了此
處只據本章直說下必雜在這裏便壓重了不淨潔詳此二說則
朱子所據之意可見靈字只說知覺之疑後第七章心不在焉
處與孟子牛山之木章詳之道問學兼知行之說當於中庸辯
之此不贅……有知此良知之知得於天性理有未明
補亡通人……其得於天性者耳分良知與
知有不盡比於……有學力之知果由外

…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
…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
…一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
…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
…自必使學者…
…至…以求至乎極是取程子第五…
…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
…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
…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若如何…
…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應人淺深譬如千蹊萬逕…
…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
…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第六…
…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
…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辭…
…又何理之可窮哉第七程子曰如欲爲孝則當知其所以爲孝之…
…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明徹即此…
…後一字之非獨守夫孝而可得也第八條意程子曰物…
…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
…以萬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或曰先求…
…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其得之尤切

…不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是取程子第二…
…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第三…
…程子曰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個覺處…
第四條之意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
…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悟處自…
…聚物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
…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
…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
…吾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
…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第…
…意是以…始教…
…思按通謂補傳自思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條…
…子第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求至乎…
…意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
…意者皆得之而未盡謂…
…則補傳凡…
…其極…

承上
一第六
工不可不
但以為
補傳第二節所取則有所未盡第
九第十條是說衆物上用工又不可泛然無序正是說工夫處
通乃以為是補傳第三節後四句所取則此四句正是說效驗
處而以為有取於彼是不察工夫效驗之有辯也愚則以為此
三條八九十補傳中凡說工夫處如前二節與第三節用力之
久一句皆在所取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此四條是合工夫效
驗言者其實是補傳全章之所通取初不分節以配之也通以

物下文至
第二節盡第二節自是以大學
說格物致知工夫第三節是
程子十二條前二條與第

也第八條是說衆物上用
傳第二節所取則有所未盡第

為第五條是補傳第二節所取殊不思推而無不通一句何
嘗不就衆物上說貫通之理即通又以為第二第三第四條是
補傳第三節起頭二句所取殊不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與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及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
窮得一理便到等語又何嘗不是說就一物上窮格以至於積
累之多正是通言格致工夫之始終處而通皆指為二句所取
可乎況補
末後四句正是承豁然貫通之意而言格
致之效
第五條所謂貫通處悟處與
之所通取通乃獨以起頭二
此意則只得以第九第十
句可貫誤矣或問取此
是就逐一

效驗之始
之意故又次之第八條說衆
第七條皆說衆物之中格之又當看先
是申第二至第五條之意故以是終焉大
抵說工夫處多言效驗處少有只說工夫而不說效驗處無只
說效驗而不說工夫處通不察其次序之精密如此乃雜然取
以配之於說工夫處亦取五條意於說效驗處亦取五條意宜
乎其致誤也讀者詳之
矩堂董氏楓以經文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九句合傳之
四章及五章結句共爲一章釋格物致知之傳朱子不當更作
補亡

按經文自明明德以下三句是一節說工夫自知止而后有定
以下五句是一節說效驗自物有本末以下四句是一節總結
前二節之意此皆是以大學綱領言之者自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至致知在格物一節是逆推工夫之所始自物格至天下
平一節是順序效驗之所極末後二節是結前兩節之意前節
正說結工夫後節反說結效驗此皆是以大學條目言之者其
前後次序秩然不可紊亂如此今若撥此九句以爲格致之傳
則綱領但說工夫不說效驗又無結意與後段說條目處不同
矣況諸傳之[illegible]處多說效驗處少有只說工夫而不說
效驗之事而不詳言其工夫則無效驗效
盖以無工夫則無效驗之事而不詳言其工夫
句請之工夫

自轉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過但言聽訟無訟之理則當如何如也更以第四章傳文推之亦
欲知明明德新民之理則當如何下工夫也遽以爲物格遽以
爲知之至可乎董氏但見經傳二處有此幾个知字便欲牽合
以爲格物致知之傳而不思格之致之工夫不止如此也觀
於中庸以學問思辨爲擇善之事而皆屬乎知說知如彼其詳
則格致之傳必如補亡之言而後盡董氏蓋不足以知此也
傳之六章故君子必愼其獨也章句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
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饒氏謂謹

獨只是審其善惡之幾而去取之如此則不自欺而自慊云章句
謹獨是審其實與不實之幾
詳章句之意此是指獨字而言幾是指好善惡惡之意而言審
是審其幾之實與不實審其幾之實與不實即是審其好善惡
惡之意能如好好色惡惡臭之實與否也双峯以爲章句是審
其實與不實之幾似未得章句之旨章句特欲審其幾之實與
不實尒至其自謂只是審其善惡之幾而不及好之惡之之意
又似與獨字之意無相關者不知如何
饒氏謂誠

謂物有本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亦不
乎可至於道不遠而已亦
仁屬心視聽言動屬身勿
使合禮而此心之仁即

而此心之仁即存則又
者恐不可得而強合要之
后身脩双峰

氏謂[illegible]心之[illegible]之說亦似矣然不思饒氏何嘗以朱子之說爲是即觀其謂首字不若要字之言可見章末潤身心廣之證亦本饒氏皆未得爲的論也獨通者格物致知兩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之言近之愼莫能推此以究其義也愚嘗以爲傳自五章釋八條目八條目之中格物致知只是一事故經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物而曰致知在格物便見此二條目與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二事相因者不同格物即所以致知所謂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是已然則第五章釋格物致知與第六章釋誠意皆是一章釋一

嘗無三節工夫序皆不若傳文之當

事所以然者以二事用工之不紊也章句曰第五章乃明其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詳此則二章皆是一章釋一事之意前見語錄以第五章爲夢覺關第六章爲人鬼關又爲善惡關詳此則此二事用工皆不紊之意又可見矣自正心以至於平天下皆一章無二事釋者以物格知既格知既至意既誠之後循序漸進用工爲易耳語錄以爲過此兩關（夢覺人鬼）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詳此則自正心以至於平天下用工爲易者信矣然則六章之傳釋條目者前二章皆一章釋一事以其難也後四章皆一

如此而已不知識者以爲

字不若要字言脩身正意正心脩身

章包字不若貫字之說要
字從之双峰意既誠則心自
正身自脩與誠意正心脩身
外別無正心脩身工夫之說辯則辯矣新則新矣其如經文欲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與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脩這數句何經文明有三節工夫而双峯強說誠
意外別無正心脩身工夫經文明說而後心正而後身脩双峯
強說意既誠則心自正身自脩然則經何以不曰意誠而后心
正身脩欲脩身正心者先誠其意即經文分明分別作三事如
此而双峰強以為不是三事只是一串何即朱子嘗言序之不

可亂工之不可闕如双峰說則序皆可亂工皆可闕矣双峰雖
於背朱子而不思經文之序本不可亂經文之工本不可闕非
朱子創為之說也以經證傳以傳釋經則双峰之謬誤不難見
矣

小人閒居為不善　通謂傳末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
居為不善之小人也　輯釋亦引此說
小人固無　此章所言一為自脩者之戒一為用人
者之戒以為彼小　非傳者之意也
傳之七章　則不得其正章句蓋是四
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
謂忿者怒之暴懥者怒
倘重者而言也

以怒之留

無以暴留之意釋忿懥之義者然則双峰暴字留字之意得非本語録忿之重於怒與忿懥是怒之甚者二句而言乎然暴留二字與甚重二字之義不同重與甚是因事有可怒之甚者怒之不得不重未嘗其爲心之用也若暴則必至於雷物留則滯而不化皆過其則而不中其節非所宜有也双峰若別無所據但因語録而推之如此則不若但依章句平説爲怒之得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今因説忿懥一事作不好而并與恐懼好樂憂患三者皆以爲不好底而又不能明言三者所以不好如忿

好樂憂患爲則如鑑未照而先已不空衡未稱而先已不平矣豈非体有所累而失其正乎所以至有當懼當之事以此先有所主之心以應之或當怒者倍怒當喜者不喜或當忿者倍恐當好者不好喜怒憂患不重即輕如鑑先不空以照則妍醜不得而明衡先不平以稱則輕重不得而定豈非用有所偏而失其正乎由此觀之則有所忿懥四者是心之体失其正固不得其正是心之用失其正固不通不如此看而文互差失惑人甚矣請看詳之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饒氏曰忿懥是

然退聽心若不
[illegible]者正心之藥方也
故錄之以備參攷

饒
[illegible]
饒氏曰謂正心脩身二章工夫皆在誠意意故如此說然經
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后心正固與章句之意無異
章句自授經文以貫傳義其爲的當饒氏奈何欲教玉人雕琢
玉而省此不可省乎
傳之八章 饒氏謂此皆是說尋常人有此病痛似不必將教脩
做今當有底
因教脩而發親愛等四者與說忿懥不好之意同知彼則知此
矣但双峰此段議論極詳大抵皆是朱子之所已破讀者攷之

或問語錄足矣正不在於後學之有辭也
言句之猶於也 饒氏謂之者心之所之也是高之意本不可訓
於但於字相近故曰猶於也
双峰惟如此說之字故以五者皆不可有窮意若改而辟爲之
而字爲則字乃可如此說耳
饒氏謂七章言心有所忿懥等則不得其正而不言所以正之之
道一章言人之其所親愛等則流於辟而不言所以脩之之方夫
有是病然是藥必詳此二章詳[illegible]而略於處方蓋心與身
意爲之機故傳釋誠意一
之要莫切於此故終之
以著意誠則心正身脩
[illegible]平天下無往

天下之草曰必忠
意也　輯釋亦引此意
忠也先儒所謂縱有善亦
也先儒所謂縱有未善亦
是自欺　　詠則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
不如惡惡臭其則至如小人陰惡陽善者之所爲此蓋心術之
病非過也惡也惡則治之也難故必毋自欺必愼其獨而後善
可得而誠不然則陷於小人之域矣然意既誠矣固無惡之
事然於善之中未可保其無所偏無所辟也此所以雖曰實好
善實惡惡至於心之應事猶或至於有所忿懥等而不得其正
者亦有心雖已正至於身之接物猶或至於其所親愛辟焉
辟焉者然雖未免有所偏辟亦不過於善之中有偏辟耳

謂惡也然不謂之過則不可過則改之而已所以知其偏則使
之不至於偏知其辟則不可使之辟足矣無所偏辟則善之至
矣又何方之可勗哉蓋大學之教必須逐節用工夫隨地致力
不可謂意既誠則心自正身自脩誠意之外他無正心脩身工
夫而混然不爲之界限也若果如所說則大學只列六條目足
矣又何必虛設正心脩身二條目於其間而實無所用之工哉
心廣体胖自是形容德潤身之氣象蓋意誠則眞無惡實有善
而可以言德矣亦所以明誠意爲自脩之首也意非謂工夫止
於如此也　脩身二者拈而言之則日當有序合而
　　攷訂用之間念慮之萌動處便
　　事應處便須審其正
　　其辟與不辟此

無二致耳實則
其似於無二致者遂謂慎
而忘其不相侵越之界限哉況如
其言
下論證而不處方可也自齊家以下諸傳又何爲既論證而無
處方也哉借曰誠求忠信即慎獨之意則正心脩身兩章獨不
可一言及之如此乎此愚所以不能無疑於双峰之說也双峰
之說四書通發明皆引援而祖述之故辯之不得不致其詳云
傳之九章如保赤子　語錄孝弟鮮能守而不失惟保赤子空有
之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與孟子孺子入井之意同　叢
說前言孝弟慈而此獨就慈上言者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就
爲民處言

天下皆無往不出於慎獨則謂正心以

據叢說雖於章句之旨有所未盡於語錄之論微有不合然亦
似乎有理姑備一說竊意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若自爲君者
則誰爲忠乎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若自爲長者則誰爲順乎
故孝弟則專爲爲臣與在下位者言之唯慈使衆可以通爲君
臣言之故專以此示訓耳未知然否

一家仁讓一人貪戾　饒氏謂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
讓屬弟貪戾是本上文慈字而言貪戾者慈之反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人　通引王氏曰張子所

[illegible]不同大學主治人者言張子主自治者[illegible]也

言不可不辯也

傳之十章上恤孤而民不倍章句倍與背同

按章句不釋不倍之義說者皆以為下民不倍在上者慈幼之
心而已雖亦可通竊疑孝使是老老意弟使是長長意不倍作
下民不倍上心說却與恤孤之意不類又須轉指方通不知如
何

愚嘗聞之　先師氷壺鄭先生曰坊記有利祿先死者而後
生者則民不偝與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之言鄭氏
註云死者見偝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而[illegible]
倍背同音義則不偝正是恤孤之意章句以其易曉故不
釋之耶抑但如說者所云耶始記所聞以俟知者

絜矩　通謂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之道志學以下分知
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illegible]以下亦分知行
到末章方言絜矩[illegible]力行之極功[illegible]說矩字似說得精
絜矩矩字[illegible]是一个矩字但不踰矩矩字是体絜
矩之矩[illegible]矩字是就政上言是恕義
竊[illegible]以彼爲体此爲用似有
[illegible]也不同彼廼知行當說
但是於八條目

學者上達
矩爲生…
耳順與…
絜矩…通…之譬也此物曰矩者視圓矩方圓者動而
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明德之止於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於
至善 輯釋亦引此說
陳公潛先生謂通籍矩方而止以強附於止至善之 止尤爲
理矩取方義不取止義也
直…於下 云云 章句則身之所處 云云 而無不方矣 …陳氏…

已也立與不…
…七十時若爲政於天
…不踰一言絜便見聖人
怒皆闊湊不着 又以不…
…則下生知字不得濁集注於
…生而知之可見

字恐未安絜矩之喻取其平非取其方也
方字於矩字之義爲切方則天下自平恐亦無所謂不安也
好惡 通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是好惡其在己
者脩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文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
者也 云云 輯釋亦引之
好惡雖只一般然三章所言各有所指傳者初無相承之意通
者強合之以爲說…過只是蹈襲雙峰誠意爲下五者之要之
言亦也…所謂設…特誠意是好惡其在己者以下則皆
…所…辯也雖…得意…不足深辯也
…之罪大如漢元帝知蕭望
…能去是也
不能去不善必

忠信修
為正心誠身之要而人為治國平天下之要　輯釋亦引此說
謂意既誠後工夫自然無事則可謂五者工夫皆不出於
誠意則不可曉如忠信固不可不慎獨能慎獨固能忠信但遂
以忠信為慎獨則慎獨恐該忠信不盡當更詳之
君子有大道章句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也　饒氏謂大
道乃絜矩之道
章句兼体用說饒氏只就用上言以上文先慎乎德之意推之
則章句之說有擬

孟獻子　通發明輯釋皆引雲氏曰　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
分故能知絜矩之道
獻子在前子思在後以為獻子嘗師子思不知何据豈傳寫之
誤耶
必自小人矣　金氏曰彼為善之上下必有缺文當作彼為不善
之小人與下文雖有善者正相對　通曰誠意章曰小人閒居為
不善故此章曰彼為不善之小人前後正相對
陳公潛先生曰小人雖一般但誠意章為不能慎獨言之以為
學者戒此章為用人之戒初未嘗有意於相
言之以為用人之戒初未嘗有意於相
正不必添一不字以強合於為
一說猶未甚害通但不當
不善之意尔此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說

按好惡所談甚廣用人亦其一事耳章句但言以民心爲己心固不直指所好
著爲何事或問則以好其所好而與之聚惡其所惡而不以
爲而究其義蓋本孟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意爲說可謂生明白矣發明必以用人實之疑非傳文本意
竊詳此章除首二節發出絜矩之名義外其下三引詩姑以明能絜矩與不能有之得失以起下文財用用人二者能絜矩與
不能者之意末又以理財不當用小人者而總結之下文既
以二事分合言之不應南山有臺等三詩獨偏舉用人一事

言絜矩以用人之事鄙南
方或開申其說曰好惡宜專就用

發之也蓋用賢固是民之所好上不外本內末使民有以爲仰
事俯育之資亦豈不是民之所好用小人固是民之所惡苛征
重斂使民無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亦豈不是民之所惡然則正
不當專指朝山臺節南山之好惡爲用人而言也讀者但當
熟玩章句或問語錄之意則發明之說未爲的當可知矣

章末章句說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通曰纔有忽心便是不
敬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欲學大學者可須
臾毫釐之不敬哉

陳公

者以其書爲淺近而忽易
聖學敬引聖學成始成終之

集註傳字之訓雖似乎剴然不爲不通若習字則集註爲順而攷證反爲倒矣晚年非有師傳常業之說恐不如此蓋曾子服膺師訓終身惟恐失墜不習之省豈但師存之時爲然但以三者皆爲及人之事或可備一說耳

輯釋引通曰曾子臨沒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工云云或以爲一唯在三省後非矣又引其論之說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哂化之章參予訓釋非不明白云云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正見隨事精察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及以一唯爲初年事三省爲晚年事耳

按語錄有曰三省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亦微有這些子查滓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此則通說未爲無據輯釋引其論說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好非至公之心也曾子初年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及其將有所得乃能唯一貫之旨然終未至於化則不能無少查滓故晚年猶有三者之當省初年隨事精察晚年唯三事尚有當省處陳氏又何必泥乎通說未見其不可也陳氏說之過矣

道千乘之國章　通引齊氏曰敬事而信以身先之此道之說也古人未施敬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以其平日所行有以表率於事之先也不傷財不害民以擇部與愛蓋欲道之以儉與慈也齊氏之意似乎欲以道爲引導之意者並因下篇道之以政之道而言之斷然彼曰道可爲引道此曰道千乘之國以爲引道千乘之國可乎集註二章道字訓釋不同不可牽合以附學者

入孝出弟章集註圈外引程子尹氏洪氏之說又以愚謂終之

發明　引倪氏謂尹氏說得文字輕洪氏說得文字重朱子發明文字甚重三說互相發明

竊意向條程子說得文字最輕尹洪愚謂三說皆爲補程說而說尹說平正的當不爲輕又洪說文字甚重愚謂文字甚重是已愚謂之說非謂尹說而發爲足程子之意而發也

溫良恭儉讓章集註張氏曰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乘其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通引馮氏謂是時政在大夫陪臣盤據日久豈容夫子之進也時君知愛其德而不得用事世亦可知矣

馮氏此說以時世言之似乎可通而實非所以言聖人也蓋良心私欲勢不兩立苟時君能擴充其良心而不爲私欲所害則聖人設施暮月而可大夫陪臣且俯首聽命之不暇又孰能不

容夫子之進哉唯時君不能自勝其私欲之害故終於不用夫子而無以去其大夫陪臣之盤據耳如馮氏之言則似時君欲用而夫子不能進者張氏之意似不如此

程明引饒氏曰溫良而又恭儉恭儉而又讓與溫而厲威而不猛相似皆中和氣象

按四書通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時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饒氏謂此即聖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氏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饒氏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辯今觀發明取饒氏說而不取胡氏此辯蓋發明於胡氏每有忘克之意故其說雖善亦多不取於饒氏每有尊信之心故其言雖失亦不忍去愚故[illegible]

以俟觀者自去取焉耳輯釋則取通說可謂能不阿其所好矣

父在觀志章

或問集註毋改父之說如何饒氏曰似太費辭双峰本謂此章不改是不改父善且引孟莊子不改父政為證故如此說竊意此上文有父沒觀行一語若其行惡又安能無改於父之善若其行善又何患其改父之善故謂父沒其行雖善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未善乃見其不忍之心耳餘則通者之辯已詳讀者攷焉可也

發明載南軒張氏說云云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事輯釋亦引之

集註在所當改可以未改之言可謂善於斟酌矣又按語錄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蓋為防如南軒所見者而發南軒是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不改父善之意與集註旨發明存之而不與折衷感人甚矣

禮之用章　攷證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則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体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交通和同之意行其間或但知和洽之意而略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註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首取程子禮勝樂勝之說末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拙語錄直卿言禮之用和爲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妾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矣觀王言三卿當所載則臣事君之禮亦嚴矣然二爵而言三爵而油沚君在而與與和可知矣先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須見得禮便是和方可如

入公門鞠躬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其心爲之無厭倦之意乃所謂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之處不可分作兩截去看詳味此意則攷證之言朱子宜不以爲然矣況攷證又引宗廟之禮有旅酬遞下等數事爲證正直卿所問之意不知如何姑錄于此以俟明者之折衷焉

無求安飽章敏於事通引馮氏曰事所從事謂學也敏問學以窮理爲先此章論好學何以但言敏事愼言饒氏曰敏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辯窮理之事皆事也

馮氏正是祖述饒說而不如饒說之活如饒說則雖以事爲學而未嘗不可無行事之事也如馮說則但可爲學而不可爲行事之事矣殊不思尹氏以敏事愼言爲力行却正是指事爲行事況語錄一則曰行二則曰行何嘗以爲非行事之事耶又如

首章集註說先覺之所為通者力以所為為所學而非事為之為引證雖詳終是說死殺了朱子之意亦何嘗令學者只效先覺之所學而不效先覺之事為哉

語錄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　發明愚謂不止正言行之是非凡所忘所學所知所行皆當就有道以正其是非

就此章言不求安飽是篤志無可正者所當就正者唯言行耳所學所知所行何莫非言行中事故語錄云然發明尚何煩乎無諂無驕章　發明朱子所謂切已之實病似仍指驕諂讀者詳之

詳集註語錄之意正要見切磋琢磨在貧富之外切已實病乃指不切不琢而言雖驕諂意亦在其中然不可謂專指此而言也若以為專指此言則說告往知來不去而失朱子已言之矣

為政

篇題下通引馮氏謂前篇論學學然後從政故為政次焉馮氏每如此論篇次恐未必然朱子嘗曰篇名取篇首兩字初無意義然則記者又安得擇無意義之篇名以為相承之次乎後此皆然不復再論也

首章為政以德　通本集註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通按祝氏以刊於興國者為定本如為政以德舊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本作有得於心後本作得於心而不失祝本之見也門人胡泳守侍坐文公手執扇一柄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復失之如無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　發明本集註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發明按祝本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NO.6

也或人指通膠於胡泳所記執扇之說故力主他本愚謂此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末後定本必行道而有得於心方可謂之德今曰得於心而不失得於心者何物乎方得於心何必遽慮其失之乎不比據於德注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下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　輯釋亦引發明之說

按二說當以發明爲是其曰得於心者何物乎此說極是大學釋明德必曰所得乎天云云便見所得之實處今但曰得於心而不言所得之實可乎況不失二字爲入德進德者言之則有味爲政以德無爲而天下歸之正是辨無爲而治之事此盛德自然之應不失不足以言之矣

北辰或問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此本曆家之說而言也詩傳之說亦如此後來朱子本楞嚴說以爲經緯皆左轉者見書傳中當以彼爲正或問蓋未定之書也但近世許益之着辨有疑於皆左之說其意蓋以右轉者爲是似亦有理讀者攷焉可也

詩三百章一言以蔽之集註蔽猶蓋也　通引馮氏曰蔽斷也如官占惟先蔽志之蔽　輯釋亦引之

蔽字之訓之而觀之似乎蓋不如斷之易曉然思無邪三字若出於夫子之所自言則謂夫子言此三字以斷三百篇之義可也今此三字乃是詩中全句然則謂此一句詩可斷三百篇之義不若謂此一句詩可蓋三百篇之義爲長也蓋字有包涵之意一句可以包函一經之義此其所以爲知要也集注可輕改

集註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攷證謂王文憲有詩辨其意以爲秦火之後諸經多有亡失詩何以皆無恙禮記左傳荀子所引之詩多有善者如素絢唐棣孔門嘗舉而皆不見於詩鄭聲之淫夫子嘗欲放之而今鄭詩具在漢劉歆謂詩出非一人諸儒各以所能記會合以足三百篇之數以此觀之其間淫詩固夫子之所去而諸儒例以爲古詩也不然溱洧桑中諸詩幾於勸矣何懲創之有

此朱子所不敢道而攷證昌然言之其必有以自信矣非後學所敢知也但如所言三百篇初爲皆是正詩則大序所謂變風雅者亦但爲刺諷之詩而言而所謂思無邪者亦但爲作詩者之思無邪不必如朱子所謂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者矣不知可爲不易之論否但歸意竊以爲桑間溱洧所可得而勸者不知善惡是非之人也今有人爲稱知是非廉恥者一旦聞淫媟醜穢之言猶且爲之汗背辟顏之不暇況肯受其勸而爲其事乎古人之所以教固不專在於詩有小學以養其德性於前又有大學以明夫義理於後則其於善惡是非之辨了然在目所謂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者自不容已矣期其見夫桑間溱洧之詩抑將爲其所勸乎抑將重以爲戒乎自後世小學大學之教不明人不知是非妍醜之正然後鋟其勸耳盍亦反其本矣餘於子字篇目衛反曾章究之

思無邪集註程子曰思無邪誠也　通謂每讀集註至此不能無疑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此是聖人之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引此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

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此即繼以學者必務知要可見

按朱子曰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云云何嘗分別誠與誠之者如通之見哉要之夫子言此正是示人以學詩之準的學詩者求至此準的則自當用工如集註所謂感發懲創之意直俟至此準的方是學詩之成功若未至此準的則是用工之未至也夫子雖不應遽以聖人望人又豈終不以聖人望人初學詩者固未可遽責其誠已學而成功者又豈終於不能哉集註又曰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曰得曰歸皆指學詩之效而言豈有學詩之效尚不得爲誠者耶道之以政章集註云云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發明政刑爲始德禮爲終

按集註既以德爲本則政刑爲末可知發明亦既自言之矣乃如此分配始終之義則是以末爲始以本爲終也然平其實只是自始至終四者皆不可偏廢故曰相爲耳

志學章發明聖人所志之學大學之道知行爲要此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之始行之至語錄中一條盡之矣聖人自志學至從心不踰矩始終一心學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念念在此大本立矣心之所願謂之欲從容中道大用行焉饒氏又以矩字貫一章之旨發明亦採其說輯釋備引諸說

按語錄雖如此分知行然又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詳其語脉正如中庸生知安行主知學知利行主仁者相似初不截然分知與行爲說也蓋大學知行與此章知行微有不同此知行自於大學知行中橫貫過大學

知行是用工條目此知行是進德次第不然十五志學知之始只做得格致工夫誠正以下工夫直待十五年後方做豈理也哉發明混而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善乎許氏叢說之言曰此六節皆知行無進不可分作兩說所以朱子於志學下便釋曰學即大學之道又念念在此為之不厭正無知行言之詳此則發明之言未為盡善可見矣其以志學為大本立不踰矩為大用行似亦可疑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本立用行猶目視而耳聽也豈有大本立於五十年之前大用乃行於五六十年之後耶饒氏摘一矩字立說亦是宋末舉子時文摘字立說之体說經不必尔也

孟懿子問孝章集註無違謂不背於理　通引齊氏謂何忌孟僖子之子僖子將卒使事夫子而學禮為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惡以夫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則僖子之心慊矣　通旨謂無違二字含蓄不露未便謂無違於禮亦未便謂無違乎親之令姑以發懿子之問尔而懿子不能問於是以無違乎禮者言之　輯釋亦引齊氏說

無違二字總含蓄不露然所含蓄者畢竟是無違乎理若無違乎親之令則非所含蓄矣齊說本非集注之旨通亦何必與之回護豈有聖人之言始則含蓄二意然則發出一意耶謂聖人之言含蓄二意與謂儀封人木鐸之喻無二義者相似此殆世俗所謂双関二意之類以言語人之奴會謂聖賢言之平況三家強僭所以命其子者多矣烏在其能不違乎理也僖子學禮之命固若有證但片言之間懿子何以知其為無違是命也哉若夫子使之從親之令幾何不陷其陷親於惡邪然則齊氏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剛之可也闕之可也存而不辯惑人甚矣

孟武伯問孝章　攷證力主後說以爲切於武伯之身

按語録及諸家皆以前說爲勝況前說已包後說之意矣又何嘗不切於武伯之身哉以備一說可也攷證以爲切於前說則過矣

疾　通引馮氏曰說文疾加曰病夫子告之以疾而不及病其訓嚴矣通謂父母之於子無疾則憂其有以致疾疾則憂其成病分疾與病而言似矣然則集注唯恐其有疾病之言非歟曰以疾對病而言則不可不分輕重專言疾則不必泥也若但言疾亦以爲輕於病則伯牛有疾夫子與之訣先儒以爲癩豈有癩疾垂死猶未得爲重耶曾子有疾啓足手以示門弟出將死之言以告孟孫猶可以爲輕於病耶要之此處唯主於欲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疾病輕重未暇分也

温故知新章　通引范氏曰温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　竝釋亦引之

以温故爲月無忘所能猶可以知新爲日知所亡未可盖此所謂新便是故中所出彼所謂所亡未便是出於所能之占且如六經枋間未曾讀是所亡今日讀得詩明日讀得書又明日讀得易此日知所亡之意也日日讀得所未讀至於一月之久皆不遺忘此無忘所能之意也知新又是此後事既無忘所能又於其中每有所新得此則知新之意若推而言之謂此所新得久亦不忘爲月無忘之意雖亦可通然非子夏之本意也要之夫子之意是新不外乎故子夏之意是故不外乎新觀其立言互有先後可見矣

君子不器章　通曰集注釋君子不特曰成德而且曰成德之士是當自其學問推之心之虛有以具衆理是其体無不具也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無不周也爲士者格物致知有以充此心之体誠正脩齊治平有以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　輯釋亦引而改之却無病

按語録云此章是才德出衆之君子德体也才用也詳此則集註体無不具之体正指成德而言德之所以成亦曰知行兩盡而後至耳通但以格物致知爲体之所以充然則物格知至而未能意誠至脩者謂之成德可乎今觀輯釋爲之脩改置之編中則其元文之不能無病可知矣

先行其言章　通謂言之必行行在言後入德之事也言其所行行在言前成德之事也

如此則入德者皆不可先行之乎經文初無分入德成德之意似不必如此說通蓋因饒氏有成德之人凡其所言皆是言其平日所實踐之事非虛言也之意而如此分別之也饒氏未学以入德對言未害也通則併失饒氏之意矣

攻乎異端章　饒氏謂異端不可便謂之邪道如楊氏爲我近於義墨氏無愛近於仁其初也各是一面道理後來爲楊墨之學者只管於爲我無愛上求工故其害遂至無君無父佛學亦然感興詩云西方論緣業云云亦此類也

楊墨實爲我無愛而迹則近乎仁義先儒又謂其賊於仁賊於義曰近曰賊蓋皆謂其非仁義而似仁義故惑人爲甚也弥近理大亂真之嘆意亦如此若謂其可爲一面道理則是以僞爲真而可乎天下之道失正則入邪無非邪非正之理異端一端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說既曰與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不同而又以爲未可便謂之邪則將謂之何哉況孟子論楊墨爲我無愛之害即以無父無君之罪坐之論爲我無愛之迹即以一毛不拔摩頂放踵者亦歸之楊子墨子何嘗以爲爲其學者之流弊哉先儒有說益與不恭爲夷惠清和之流弊者朱子尚且不以爲然況於異端又何必與之回護乎如峰只因集註有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之說遂就工字上立論其意蓋謂楊墨本只偏於爲我無愛後來爲其學者更就爲我無愛上用工故其弊至於無君父耳專以工爲工巧之工故其說如此殊不知集注專治欲精之言只是精於其道便有此害非謂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學背棄君父淪滅綱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咸與詩特言初焉其說尚淺未足以惑賢智云流傳既久而後其說乃行故昔非謂始朱害而終乃害也

發明以孔子時之異端爲鄉原孔子閑禮於老聃則老聃在孔子時未可以異端自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托爲之蒙莊出而宗老氏自此以後老氏之爲異端始不可辭矣　輯釋亦引其說鄉原孟子謂其似是而非則其於聖人之道特陽順而陰背之非如異端之敢自異於聖人之道也其自以爲是特不自知其非真有而自以爲亦是聖人之道耳亦非自是而非毀聖人之道也不可入堯舜之道乃是孟子指其無實處以示人亦非鄉原之所肯自言者發明引孟子此言恐其未足以當異端之名也至於老聃墨翟楊朱皆與孔子同時雖曰洙泗之教方明而未得肆其毒焰然其勢固已不可遏矣聖人之明知微知彰豈不有以早見而豫言之乎然則異端爲指此輩無疑矣真

氏亦既言之發明亦既引之何必於此又以贅之鄉原耶若夫老聃在孔子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之言亦恐未然觀於序說問禮老聃之下語錄有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反為多事故欲絶滅之詳此則聃雖知禮而不害為異端者可見發明何必曲為出脫也哉

知之為知之章集註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　通謂毋自欺是誠意工夫此致知之事也而亦曰毋自欺者固是知至而後意可得而誠然致知亦自不可不誠意故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無是有無之無毋是禁止之毋二字義本不同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今集注曰無自欺之蔽言無而不言毋也通者只因誤以無為毋遂引誠意工夫與程子語來說今觀集注曰無自欺之蔽有蔽則害於知無蔽則不害其為知此理甚明又何必以誠意為說哉

子張學干祿章集註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　饒氏謂失子二句第一句無可疑但下句精約兩字似乎太重說聖門之學有二有自聞見而入者有自致知而入者子張氣質浮露不能深潛察理故夫子且令於聞見上選擇而持守之闕疑殆者未能窮究其是非且與闕之其餘亦未必一一至當故見之言行者僅能寡其尤悔而已未能保其盡善全美也精約惟從事於格物以至於知至意誠者乃能及此非聞見之學所能與也

謂聖門之學有二自致知而入者吾於大學竟之矣自聞見而

入若亦有所拠否乎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所以教之之法具在門聞見而入之學不知又施之於何地受之於何時竊意聞見致知不是二事且如聞時人之言見時人之行因聞見也或因師友講明或因讀書而多識前言往行亦豈不是聞見子語錄有此叢論此其所以爲學之博也然則所謂致知者即此在矣致知固不局於聞見天下豈有遺聞棄見而可以致其知者乎況非致知則理不明如何知得緊若當閑且言行所関甚重苟能謹之豈擇不精守不約者之所易及寡字之云猶鮮矣仁之鮮聖人辭不迫切非謂尚有少尤悔也如夫子自謂學易可無大過初豈尚有小過哉亦慎重而不敢易言之尔更以程子修天爵之說參之可見朱子精約二字不爲太重不如此如何脩得天爵脩天爵即明明德之謂致知非明明德之

條目予觀於孟子道則高矣美矣章經注之旨則聖門之學又豈有二乎哉吾不知双峰此言果何所拠也

録在其中矣　叢說經中言祈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圈外注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蓋謹言行必得禄故曰禄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值雨旱之災則飢矣故曰餒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不得禄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反用

按集注不求而自至之辭恐便是程子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之意程子引夫子耕也餒在其中之言非以安戚人之心正以戚人不當以不得禄爲慮故如此曉之耳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言行自當謹禄之得不得不當計謹言行本不爲求禄而禄在其中耕本不求餒而餒在其中耕也謹言行

行也皆理可爲者則爲之耳若必以可得祿而謹言行則亦必以可得飯而耕耶世固無此理也程子蓋正以耕也餒在其中深明謹言行祿在其中皆爲不求而自至初非有爲而爲之意耳蕺說謂其爲借來反用恐未必如此

舉直錯枉章集注謝氏曰云云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貫窮理也通謂譬之於鏡非明不能照物妍醜故以窮理爲貴然先有一物在中則又不能照故以居敬爲大　攷證何氏曰居敬則無私心而枉直無所蔽窮理則有真見而枉直不難知

按語録云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識得人爲舉錯之本詳此則不過以窮理爲知人之本又以居敬爲窮理之本如程子所謂存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意耳通與攷證之説固善但恐非上蔡本意耳

子奚不爲政章集注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　發明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爲家之意　輯釋亦引之

按語録云緣下文有是亦爲政故知不是國政書之本意固如彼孔子引書之意則如此豈朱子強發之哉觀孟子引擇不處仁以證擇術而自不妨爲一意則知夫子引書之意矣

集註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發明於其下引張氏曰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爲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不告以爲政之道也　通與輯釋皆引之

按南軒說却是書之本意所謂道者爲政於國之道也集注所謂至理便依居指夫子引書之意而言推孝友以爲一家之政

是邱理之至也引此書此似不相着蓋發明主意如張氏意故耳

而無信章　通引齊氏謂言前見忠信之在前行則見忠信之輗軏

此蓋檃括夫子若子張之語以爲說也集義楊氏亦嘗引彼釋此而不變其文未害也今則改輿爲行改衡爲輗軏以求合於夫子之言然夫子以信猶輗軏而齊氏則以忠信爲在輗軏其意又不相當也

[illegible]

篇題下集註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通引馮氏謂前篇論政政莫先於禮樂故通前篇末二章皆記禮樂之事

爲說得失與前篇題下說同但曰前篇論政似乎一篇皆記論政之言亦猶此篇皆論禮樂之事然實則不然蓋造語之次序也況前篇末二章已論禮樂此篇特承前篇末之意而非承爲政篇題意也若謂前篇末二章論禮樂者是承論政之意則彼在篇首此在篇末相間隔二十章皆論他事謂之相承可乎顯見附會讀者詳之

雍徹章集註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通以爲成王以祀畢命周公平王錫晉文侯秬鬯書皆有之豈有以禮樂祭周公而不書於書者

以書之載不載爲有無之證恐未爲得之魯之受封書且不載況賜禮樂乎宣王中興賜予多矣謂書不之載而不之信可乎又安知非本有其書而亡之耶

林放問禮章　通引馮氏曰以喪之易底明禮之奢儉也聖人之

言借一明一大抵如此

按語錄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詳此則二句是平言以盡吉凶之禮耳以爲借一明一求前穿鑿非經本旨

夷狄有君章集註引程子尹氏之說發明謂程說責在下之無君正說也尹說責在上之不若推說也通與輯釋皆引之

按語錄黃義剛問程子似專責在下者尹氏似專責在上者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詳此則發明之言正是問者之意朱子不以爲然者而發明又主之何耶

或問禘章集注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云云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輯講其曾祭集注云

言引是推崇得

禘之說好然中庸郊說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郊社禘固是祭之大者嘗郊是祭之小者知郊社禘之說固能使治國如示諸掌知嘗之說亦能使治國如示諸掌乎如此則集注專一推崇禘祭之說似未盡合聖人之意其嘗謂中庸之說詳論語之說畧不若只以中庸解論語則辭不費而義明

饒氏此段似矣然使中庸而曰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猶明其一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則集註專一推崇禘祭之說誠爲過當而此疑爲是今中庸以明乎四者而總言以結之然則合四者皆明而後明於治國也必矣何嘗專舉嘗之一祭而謂國可治哉如此則中庸自合大小欲人之皆明此則固或人所問而得言其大記有詳略而理無餘欠非論語唯知禘而不知郊社嘗之

禮義也集注因此明彼深得舉大該小之体双峰此段亦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者歟

攷證王氏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解論語辭不費而義明、金氏按中庸是泛說論語是答或人之問亦恐各是一出

王說正是竊饒氏之意者此不再辯今說理或然也

祭如在章 叢說在當爲存在之在有事死如事生之意

語錄引中庸注洋如在爲證則不必作存在說可也且下句祭神如神在之在亦作存在可乎亦作事死如事生之意又可乎如此則但當以語錄爲正

攷證王氏云上祭之說最有病聖人豈不知禍哉若畏禍而爲兩可之辭所

而未至於偕也朱子所以參求人者如此益不以舊說爲當今通者唯引此問辭而不究其旨辭反若舊說爲朱子所取然將豈亦採擇之未審歟此正如洒掃應對章趙氏不詳集注有非謂二字便謂末即是本云云者相類胡氏揆出趙氏之誤爲二通凡例而不免躬自蹈之信觀書之難而著述之尤不易也發明無不滿於胡氏而亦效其尤無足道者故證援漢書三歸爲證又以顏氏之言明其爲三女而非九女似矣但漢書曰三歸顏氏曰三姓女亦不甚明白三女九女之數要亦未可質也竊意夫子以此爲非儉集注以此爲言其修或問以爲亦但爲極臺觀之侈經旨不過如此而已不知諸儒皆汲汲援此不可證信之言以爲說者何故

儀封人章集注前王得位設教之說後備周流行教之說 纂疏

輔氏謂註中本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功而味短　通謂木鐸如明堂位所謂振于朝夫子得位之象也如遒人所謂徇于路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之象也儀封人但言木鐸政自無兩意所以集注亦無兩說輔氏之論非矣

木鐸之喻若如通者無兩意之說則封人之所譬極巧恐未必然況得位設教聖人之本心周流行教聖人之不得已觀於不仕無義之言與皇皇無君之意可見封人既非沮溺荷蓧之倫則其所喻宜有以得聖人之本心矣且上文有何患於喪與矣下無道又矣之言若兼後說則是終不免於喪也夫子而終於喪則雖周流四方以行其教亦空言無施而已何以救天下之無道乎然則集注存兩說何也曰前說固無以易而舊說亦或可通故兼存耳然主前則不兼後主後則不兼前決無一言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含兩意之理輔氏之言深有契於朱子前一說勝之肯然通者又是述儀氏之意以為說說說今輯釋列之讀者攷焉可也

里仁

里仁為美章　通謂能擇乎仁便是是非之本心擇乎仁而不居焉則又失其本心矣況智者知而弗去今知其為里之仁而復去之亦不得謂之智矣

經註擇字皆只泛言擇里而已未說到能擇乎是之意通者欲配從知而弗去上說故於擇字之旨深了一分恐非經注之旨更詳之

富與貴章　集疏蔡氏謂不以其道得之如干求諂託巧於趨附之類

按或問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亦一時不

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如孔子主
耳然則蔡氏干請求托巧於趨附之類非所
以言君子誠如或
人之所疑但衛卿可得不以道而得貴者
耳未以道而得富
如齊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之類是也
富貴貧賤不以道得之通引蔡氏曰富貴貧賤
孔子非對言也人
欲去貧賤則必思欲處富貴而不處於仁也
夫子分明以富貴貧賤對言觀其皆曰不以
其道得之可見富
貴不以道得之是已有儒然可得之富貴但
不以道得之故不
處耳貧賤不以道得之是乃在貧賤未見有
富貴可得但不可
厭貧賤而不安耳如蔡氏之說則是專主貧
賤者言之恐則經
文何以不先言貧賤後言富貴耶蔡說求奇
非經注旨不可信
也

我未見好仁章　通引馮氏曰好仁惡不仁則
勉行之事聖門如冉有自謂力不足而自畫
過自謂好仁惡不仁利仁者也有能一日用其
仁者我未之見恐於仁者我亦未之見此固聖人所深歎也　發
明引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物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
未見未言用力而力不足者則此所謂未見已
按經言我未見力不足者則此所謂未見已
不足者耳三說皆明以為未見用力於仁
前後兩未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謂舉天下
意都在有能一二字上許此可見三說之
人之過也　雲峰胡氏曰并氏見上句
入而言故下句承仁不仁說要之上句雖

行之事用力於仁
勉行者亦寡矣
力志於仁者也利
用力未見其力有
餘隔一重叢說謂
此能未見其人之
盡
於其黨無君子小
兩邊觀過知仁恐

只說這一邊好底〻〻　趙引韓氏曰此章〻謂仁者之過若不
仁之過又何觀焉又引李氏曰經但曰觀過　觀人自觀自無不
備但曰斯知仁而已仁不仁皆在其中通則自說　人之過兼君子小
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　輯釋亦引輯說與通之說
蔡氏自觀之說非經本旨朱子已於或問語録中破之矣輯是
論者但蔡氏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之說正與輯說相反
通者既兼存之而不與折衷至其所自為說則又尊主輯說蓋
通是述双峰之意双峰本不以集注尹說為然通雖祖其意而
又為集注所礙不敢明言尹說之非故與輯離如此亦援諸家所
以如此立論者蓋因視其所以章集注分視觀察之義而例為
此說也然此章只有一个觀字如諸家之說則須章首尤更有
一觀字或視字方可通盲殊不思上曰人過各於其黨方是說

過有君子小人之類不可混然不為分〻　下曰觀過方是就其
所過何者乃可分別其類類分而後仁〻　仁乃可知耳如此則〻
厚薄愛忍必觀而後知非能知其孰為厚　愛孰為薄忍而復觀
也更以集注愚按以下意參之尤信通此發明所引諸說適所
以亂集注而眩學者其亦不善於通不善於發明也矣
朝聞道章集注與圖外程子之說　諸編之說皆只發明得集注
之意
竊意集注是以朝聞道為夕死可也之本〻實程子是以夕死可
也為朝聞道之應效如集注說則可也二字是主朝聞道而言
無復遺恨之意也如程子說則可也二字是主夕死而言然其
原都自聞道上來雖死亦可之意也蓋廿　是事物當然之理人
所不可不聞者也苟未聞之則生既不〻　死亦何安如是而終

身爲宜得無遺憾哉今良輔則可以
近亦可無遺憾矣此集注之意也事物
死亦道中之一事耳未得聞道則無以
倖無所不至死雖人所不免亦將貪戀
既得聞道則事守合平當然之理不假
亦道之當然亦當死而死又何不可之有
之意也正意也程子之意餘意也集注兩可
豈有二意哉

一貫忠恕章集注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默識
知其体之一耳　輯講曰此說有些不穩曾子既是於事上精察
力行也須於心上操存涵養精察力行便是
便是一上工夫若只精察力行而不操存涵養都是無忠之意

無一一上如何着得工夫操存涵　精察力行雖有在心
在事之分其實皆只是萬上一天但集　學言精察力行而不
言操存涵養者以精察力行四字於事　用爲切耳非謂曾子
於操存涵養之工有所闕也集注所謂　於其用處云者猶言下
學人事之意云尒下學人事則自然上　達天理人事即用天理
即体体固不離乎用特以曾子未能自　悟故必待夫子告之而
後唯耳非曾子精察力行之時有用而　無体也然則操存涵養
精察力行何者不是下學之事今連以　個精察力行屬之萬以操
存涵養屬之一固是有此意若便以二　爲爲一以貫之之事則
未可也蓋方下學之時萬自是萬謂萬　中各有此一之理則可
謂一理已貫乎萬事則未可也

輯講問集注於用處精察力行似無知行　雖言於体上只說知而

耳及行恐亦是未備處否饒氏曰体用皆一段知行且如物格知至是知此一意誠心正是体此一若能知而一不能体則一依舊不是我底如何能貫又曰精察只說得當然處不曾說得所以然處力行只說得踐行處不曾說得存養處

体用之分無窮若以脩己對治人而言則脩己是体治人是用若以一理對萬事而言則理是体事是用若又合而言之則脩己治人皆是下學之事又皆只是用而所謂体者不過即為是事之理而已双峰唯使以脩己之体為一理之体故疑集注未知其体之一為只說知而不及行殊不思集注於其用處之用何嘗專指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言雖格致誠正之事皆用也曾子於其用處猶察而力行之精察使是知物致知之事力行使是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之事雖皆是於

外事亦無事外之理於用處精察力行則体固在其中矣但理微而用著故曾子雖於用處着工而猶未知其体之一不能無待於夫子之告耳一唯之後乃悟嚮之所以精察而力行者皆此一理之所貫也此一知字只是悟意初非對行言者以為只說知而不及行誤矣此章体用正與費隱体用相似皆非就人已上分看双峰唯混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得經注之旨也其以當然對所以然說所以然正是理之一處朱子安得言於曾子未唯之前乎以然說行對存養處說則愚前段之辯悉矣

輯謙謂程子遺書於聖人教人各因其才一條引忠恕違道不遠而其下繼之曰此下學上達之義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同觀其語意正是以中庸之忠恕釋論語之忠恕言下學忠恕可以上達一貫亦猶孝弟可以盡性至命也集注以其與此與違道不遠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異者動以天尔之意不同故删去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之意同一句却恐非程子本意蓋程子兩說自是兩意而互相發明若以此忠恕爲夫子之道則與中庸之意誠異若以此忠恕爲學者下學上達之事則與中庸之意正同集注主一而廢一所以於曾子用工處又別說從一路去以老先生之高明精密而於前人語意猶看得未盡如此

按朱子嘗曰忠恕二字是那一貫底注脚今若要做那忠恕去湊成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湊成一貫皆不是又曰一貫譬是天然底花爲是天然底難說故把忠恕來說恰如把做底花形容那天然底花又曰曾子說忠恕當時門弟子想亦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載更無一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氏曉得今詳此三條前二條則明一貫忠恕之同異後一條則言忠恕一貫之難曉然朱子既如此說而又峰猶議其未盡前人語意又不知朱子與侯氏果孰爲能曉者竊以前一段觀之則又峰於朱子体用知行之分猶有所未曉況望其能曉一貫忠恕之義耶若其引遺書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之意同而朱子刪之者豈朱子之意則以爲忠恕却有聖人學者之分孝弟則雖聖人亦無以異於學者否引彼證此則聖人之忠恕亦無以異於學者之忠恕矣而可乎謂中庸之忠恕爲下學上達之事則可謂論語忠恕爲下學上達之事則不可何則論語忠恕自曾子所見言之則忠恕便是一貫朱子忠恕是一貫注脚之言意蓋如此若曰下學此忠恕而上達一貫是即下學一貫而上達一貫也蓋此忠恕是上達之事即一貫之異名耳朱子做那忠恕去湊成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人心恕與一貫皆不是之言蓋謂此也夫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曰門人以忠恕会來子乃謂當時門人想亦未曉得者豈謂門人未曉學者之忠恕哉特謂其未曉聖人之忠恕耳觀集注曾有見於此與欲人易曉之言此曉字與語錄曉字淺深又自不同則知曾子所見者見其真門人所曉者曉其似真似二字李明氏通中之言集注正欲發明曾子所見之真者以示人故乃以忠恕為聖人之忠恕耳至於門人之所曉者不過盡己推己之事忠恕之正名正位郎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是已特一貫忠恕之似者本非曾子所見聖人之忠恕又何必於此言之乎若以為論語之忠恕即中庸違道不遠之忠恕則又只說得門人所曉之似者曾子所見之真何由而明哉然則遺書之言比數曰觀程子引大本達道天道人道之言皆不開卜

本文之旨則此言又何可以辭害意乎況朱子於程子之言有足其所未備者有缺其所未安者大抵務欲不失聖經之旨而已固未嘗泥也双峰謂其於前人語意猶看得未盡為高明精密之累者愚謂其只欲學者尊己不肯為朱子下此之謂也其實集注欲發明曾子所見以示人則遺書此語豈容於不刪哉叢說謂程子天道人道大本達道之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容一貫恐學者疑之所以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也

此雖未必是程子立言本意然以註證經均之為借此意自發得好

事父母幾諫章發明引張氏說以幾諫為諫於未萌又引饒氏說以不違為且順父母意恩不可與之違逆發明自謂南軒双峰

不妨自爲一說

按二說皆語錄之所不取發明又引之何耶大凡說經貴得其旨得其旨則一說足矣兼存異說恐惑人耳若以爲有補於世教而取之則當自爲書不必附在聖經之後也

古者言之不出章　通引齊氏曰出於口易有餘行於身易不足忠則盡己而不患於不及信則以實而不患其太深

觀齊氏意似以忠主行而信主言者恐非經本旨此章元無說忠信意

公冶長

賜也何如章　通謂讀集注者每以子貢未至於不器便是未至於子賤殊不知子賤之君子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輯釋亦引之

觀集注上文有字字見夫字以君子許子賤之辭則所謂子貢雖未至於不器者正對上文以君子許子賤者言之安得以子賤爲非不器之君子乎觀或問有較其輕重誠與稱子賤者有差等之言則所謂子貢雖未至於不器者正是未至於子賤也況通者又自謂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成德則体無不具用無不周而所以爲不器者不外是矣又何待於充之而後至哉參以一章集注下斯斯此德與何所取以成此德之言可見子賤之君子即爲成德之君子尚何疑乎

雍也仁而不佞章　通謂集注全体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体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以人全体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体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着一者字云云　輯釋引其師說

曰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則爲仁此本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仁以爲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全体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云云發明云云若以全体爲仁之全体則仁道至大一句已該之如何接得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當之是此人能當此至大之仁道也

按諸家說全体不息之旨多不同通與發明輯釋深有折衷故錄于此以便遺忘

子使漆雕開仕章集注斯指此理而言饒氏曰斯字恐指仕言就仕上說較分曉

聖人使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若謂斯指仕言開於仕未能信是材未可以仕也材未可仕而使之仕是聖人知人不明賊夫人之子也尚何以此責子路爲哉然則固當以集注爲正

通引陳氏曰云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不曾點亦然 輯釋亦引陳說

按集注謝氏云他日成就其可量乎語録既云開有向進之意又云開之進則未已然則陳氏謂其工夫不到頭此言何所據耶程子已見大意之言但據開與夫子答問之時言之耳固非以此爲開終身之斷也若以此言曾點則有他書可據謝氏既言開之學無可考而陳氏遂以之與點並言不亦誣乎通盡略語録此等議論至其所以自爲說者亦蹈襲陳氏之意誤人甚矣

子謂子貢與回孰愈章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集注與許也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

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依說吾與女弗如也皆以爲夫子亦以子貢爲弗如顏子而已今觀集注故既然之一句是說上面弗如也一句又重許之一句是說吾與女弗如也一句若如俗說則又只說得然之之意而不見所謂許之之意蓋許是許其將來有進非許其聞一知二而已也其曰弗如也猶曰女誠弗如顏回也其曰吾與女弗如也者猶曰吾許女之有進以女能自知其不如顏回而又不難於自屈也如此方說得集注然字許字意出而下文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之言方見得是許之之驗

宰予晝寢章集注晝寢謂當晝而寢　通引馮氏謂或云寢內寢也又引胥氏謂晝不居內

觀朽木糞牆之喻正是言其志氣昏惰則寢之爲寐無疑若晝居於內則是徇欲失禮夫子責之又當不止此矣馮齊求奇之謬通者援引之失皆不足道也

居蔡章山節藻梲　攷證按禮記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郎藻梲似指宮廟之偕侈與居蔡各是一事同歸不知爾當攷

按語錄大夫不藏龜礼家乃因此立說未可盡信古說爲僭若是僭不止是不知便是不仁了詳此則以山節藻梲爲宮廟僭侈又似爭不仁以居蔡爲各是一事亦無以見其不知矣語錄又謂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況春秋傳只說三不知若如攷證之言則不知之目不止於三矣豈夫子於彼有所遺耶唯以爲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乃見其諂瀆鬼神處與答樊遲問知敬鬼神而遠之之言有契可以爲不知之實耳攷證何必求異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集注乎

令尹子文章集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纂疏胡氏曰夫全体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若外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猶在亦不得謂之仁　必見於事者當理發於心者無私然後可以爲仁

既曰全体又安有内外之異如胡說則全体不息四字只是當理二字之意恐未必然勉齋黃氏嘗謂全体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五字之義矣以此推之可見

纂疏陳氏謂仁道至大非可指一事言若三仁夷齊是於大變中做事見其當理而無私心若子張之問子文文子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

其仁不仁在乎心之公私理之當否非關事小而不可謂之仁也朱子若全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文三思章集注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纂疏趙氏謂窮理是思時事　發明窮理明也明於方思之初

按饒氏云窮理是思以前事此說至矣蓋窮理之思與臨事之思不同趙氏謂窮理是思時事則混而無別矣發明明於方思之初方初二字亦與趙說不甚相遠皆不得双峰前字之旨者也

雲峰胡氏知愚章集注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朱子曰比干於義固不當愚只得如此耳　攷證歷舉衛侯失道武子欠正救之功不爲無失諫之過者以見不當愚之意

按比干武子均爲貴戚之卿而比干不當愚者語録辯此極詳然皆引而不發若如孜證所説則是集注引程子此條微有不滿武子之意今詳程子之説上句以亦有字者字發其端下句以是也字決其辭則是比干較之甯子自是不當愚者武子較之比干自是當愚者未嘗稱比干以見武子之不録並無不諫武子之意孜證毋乃不得程子之意乎唯四書通以爲衛成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況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而諉於況晦不可也其言似爲切當四書發明亦不取之故録于此以俟觀者擇焉今觀辨釋引邇説置編中可謂乃師之忘矣

巧言令色足恭章　饒氏謂微生高是無心失理之過左丘明恥是有心悖理之惡

微生高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可謂之無心失理既害於直則不得謂之過矣特與左丘明所恥者惡有淺深耳

見過内自訟章　通謂訟者欲勝人内省訟則能勝己集注只以自咎釋自訟之義而通乃以勝爲説侵過一重恐非經注之旨更詳之

雍也南面章　饒氏謂伯子不衣冠而處則非可使南面者夫子豈得遽以此許之恐不當以此爲説集注初依古注作兩章後合爲一章要之只作兩章爲是又謂使夫子果許仲弓伯子可使南面則兩箇可字不當以一爲適可一爲僅可以此觀之可也之可次非可使南面之謂

按仲弓以臨其民之言若不承南面之意則無所因然則謂可

也決非可使南面之謂無乃不審仲弓所言之意乎上言南面下言臨民合爲一章何疑之有況可使可也詞氣之間自有輕重正不害其爲不同也

通謂居敬是誠其正心脩身事行簡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按朱子曰范氏謂敬以直內簡以臨民故堯舜脩己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爲主於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爲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分恐分了仲弓不應於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今詳通說正如范氏之意恐與朱子所見不合不知如何

顏子不遷怒章　攷證顏子未嘗事權有何可怒善惡公也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舉顏子不遷怒貳過稱顏子之好學無以易矣攷證以爲未盡顏子好學之事非愚所敢知也攷證又歷舉顏子恃之約禮欲罷不能克已復礼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爲夫子不舉彼而舉此全爲哀公之設籍恐亦未爲得之蓋此乃是言於顏子既死之後夫子正欲舉其克已效驗之所極以告君欲罷不能諸事皆是用工處未足以見其極致處故不舉耳初豈以簣吾之故不舉郝不舉哉至曰爲哀公對病之藥恐或有之亦自與此不相妨也

七情人所必有唯怒最爲易發而難制曾謂未嘗事權者皆無可怒之事耶人之行莫大於改過成湯猶以改過不吝見美夫子猶謂學易可無大過況其下者乎然則以不遷怒貳過稱顏子之好學無以易矣攷證以爲未盡顏子好學之事非愚所敢知也攷證又歷舉顏子恃之約禮欲罷不能克已復礼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爲夫子不舉彼而舉此全爲哀公之設籍恐亦未爲得之蓋此乃是言於顏子既死之後夫子正欲舉其克已效驗之所極以告君欲罷不能諸事皆是用工處未足以見其極致處故不舉耳初豈以簣吾之故不舉郝不舉哉至曰爲哀公對病之藥恐或有之亦自與此不相妨也

未聞好學者也集注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證今也則七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

待辭之說雖與集注微異似亦可備一說

子華使齊章　通引馮氏謂聖人以子華之富故不繼之以思之貧故多與之子華不繼富原思周急也

爲宰既有常祿則非因思之貧而多與之也設使子華爲宰常祿又可減乎以此爲周急之證似未切當若以教之以與鄰里鄉黨爲周急之證則庶乎近之

子謂仲弓章集注犁雜文　通引馮氏謂犁服耕也通謂馮說未爲無理姑存之

若以犁爲雜文則父賤行惡之喻方不突兀若以犁爲服耕則可以爲賤而不可以爲行惡矣行若不惡則仲弓可用無疑又何爲有雖欲勿用之喻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輶軒本文只言且角不見有周正之意角疑蔟蘭栗握尺之義辭喻其氣質之純粹角喻其德行之將成山川諸侯所祭恐亦是可使南面之意

言辭則見有不辭者言角便見角有不如此者角不如此非不周不正而何周則兩角完具如鼷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正則兩角端正今之牛有兩角不相似者多矣可以爲正乎言正則可以該蘭栗握尺之度矣況繼之以中犧牲也中一字則必合乎蘭栗握尺之度不假言矣分辭角以喻氣質德行似乎附會至日山川諸侯所祭則辭角之牛特爲諸侯之用者耳以爲亦可使南面意亦所未喻

回不違仁章集注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語録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　集成

眞氏曰詳集注意謂一日全不違仁一月全不違仁語録以爲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説不同當以集注爲正

按集注語録之説似無以異至字與違字不同違是自内出外至是自外入内以張子内外賓主之意推之違是暫出故不害其爲主至是暫入故日月至焉雖踈數不同皆只可以爲賓若經注皆改至爲違則真説可通愚自見真説即如比疑後來四書通板行果亦如此分别違至之義通雖不爲辯真説而發然二字之義既明觀者可無惑矣

語録三月只是言其久尒非謂三月後必違也 通引馮氏謂三月之久而不違則信不違矣但守之也非化之也

朱子之説最活蓋三月只是説久却非限定三月一度違亦非謂既久而不違焉氏以爲信不違矣其説死而不活非朱子意也詳眞氏既以聖人爲渾然無間斷而顔子未達一間即未達處便是間斷間斷非違而何夫子稱顔子亦曰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永嘗復行而已過與不善便是違處不違則何過何不善之有過而不貳不善而不行非守不能未能無過與不善可見未化程子守之也非化之也之論其意蓋亦如此馮氏用其辭而不知其意可乎更以雍也仁而不佞章集注參攷可見季康子問仲由章可使從政〇通引葉少蘊曰是外將進之與共國圖政齊氏曰季桓子遣音召孔子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意固在求而假之以發端尒

康子不過如孟武伯之問由求赤皆是欲知其人之何如尒葉齊之説未必然也

集注從政謂爲大夫〇葉説在國爲政在家爲事季氏盡以國政

與家臣謀之以冉有適朝謂有政觀之可見季氏欲得家臣謀國事故歷問之非謂即欲使爲大夫也

彼章是冉齊退季氏之私朝所謂政者實是國政而謀於家耳此章泛問可使爲政豈可以彼爲例而意其亦如此乎朱子以爲大夫稱之當矣況夫子於冉有之言分別政事名分極嚴此章果如或說所料夫子宜亦少正名分以微示季氏可也今皆不然則似未必如叢說所料者然則但如集注所釋以全聖人不逆不億之誠可也

君子儒章○攷證謂集注程謝二說恐子夏不至此云云文公嘗言子夏太細密謹嚴又言其促狹於子游葉賀孫之問亦言其大緊小如此則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規模言若爨須小人之類蓋對大人君子言之非言善否之殊也至爲學者切已省察則集注在所深省

儒是學者之稱爨遲以學稼圃而見并爲小人皆可援以爲例攷證不欲貶了子夏意固忠厚但異日夫子答其問政之言亦以無見小利或之攷證恐子夏不至此夫子豈誣子夏若然則程謝之說自無可疑者

子游爲武城宰章集注愚謂持身以誠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通謂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

通說是已然苟邪是貼不由徑意說賤媚是貼不至偃室意說亦所當知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輯釋引齊氏曰世衰尚巧言雖有令色如朝亦必佞而後免又引其師之言曰自上蔡疑而字爲不字故齊氏

亦因而字爲此說與集注少異姑存之

按謝氏之意正防世儒有如齊氏之見者設尒朱子以爲從俚川說則集注固自有斟酌矣齊說可刪

質勝文章集注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〇發明愚謂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於文以補野之不足於文使文質相稱不爲史之文過亦不爲野之文不及則有彬彬之美矣〇輯釋亦引之

發明文可損益質無損益之言似矣但以集注誠或不足之言推之誠即質耳不足非益又何以得中乎然則野之有餘於質在所當損者亦不可謂無矣輯意集注損有餘補不足是通說二句之旨主質勝文言之則當有餘補不足之文以就中

主文勝質言之則損有餘文補不足之質以就中如此則似順文解義若姑發明所言則損有餘一句直主文勝質言補不足一句專主質勝文言先主下句而後主上句似非順文解義之体集注不應尒也不知如何況經所謂質勝文文勝質也集注說有此二等人耳非謂一人之身質既勝文文又勝質也集注損有餘補不足之云是通爲二等人言之名當有所損益云尒發明乃謂損史之有餘於文以補野之不足於文以之一字似共主一人言者豈有一人之身既失於野又失於史者哉讀者其詳思之

中人以上章〇攷證王元敬王剛仲謂以字似重蓋中人之質固多然能以之上則可以語上以之下則不可以語上矣集注本爲教者言此則併爲學者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集注說則當於上字下字加讀如攻證說則當於二人字着讀況以之上以之下皆承中人言之則只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以下不可以語上矣文意方順不應中間再有中人二字今既不然則但當以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分貧富之優劣以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爲施教之次第初不爲學者言也若以爲學者言又欲其以上而不欲其以下則學者自知不明妄意躐等何所不至哉呼說經求奇之害可不慎諸

樊遲問仁智章集注程子曰先難克己也○饒氏曰以克己爲先難固善然克己乃求仁之事非仁者事也

按輔氏謂克己最難求仁之功莫先焉然則克己固求仁之事以克己爲先非仁人之心盡克己是難先難亦曰以克己爲先耳觀程子以所難爲先之言可見其意矣程子非以克己而知者樂水章仁者壽○叢說非必壽如堯舜然後謂之壽蓋安命於天其壽夭固一定而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是壽已若立岩牆與桎梏而死則是戕天之非正命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洪範福極分明以壽與凶短折對言則固不可以短爲壽也夫子之於顏子再言其不幸短命而叢說以爲亦壽可乎仁者壽與大德必得其位等皆是有此理而已顏子不得其壽與矣子不得其位何異然則亦強說夫子爲得其位又可乎盡亦觀於語錄有曰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揷來看如閻之生也幸而免固亦有死之理詳此則顏子亦不幸而不壽耳叢說然謂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如顏子者謂之得正命謂之

(C)臺灣版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順受其正可也何必強說以爲亦壽哉

齊一變章○攷證王氏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尚勝於齊

不如魯下欠着之盛字勝於齊下欠着之衰字意不明白觀於或問則曰自其本言之則雖太公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至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詳此則攷證之爲欠字可知竊意攷證正是槩括或問而反不如或問之明白者也後儒立言往往不能出得或問語録之意而重述一番反不明白若此類也何如但存朱子之說之爲愈乎噫

觚不觚章集注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通引馮氏謂觚爲酒器見於礼經爲卜簡見於漢志章則謂爲簡屬若泰誓以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稱非孔子所謂也　輯釋亦引之

簡屬稱觚其名雖見於漢文其制則不知起於何代又安知夫子之時不已有之耶大抵經注之旨所重在稜其爲酒器爲木簡在所不必辯也常謂凡此等處集注皆兩存之而於先後上見其優劣者非唯疑事毋質亦恐或有所遺故尒焉氏蓋不足以知此也

君子博學於文章　攷證顔子博約是知行並進按此是本集注程子之說而言也但程子之說而集注所自爲說則是知行並進之意攷之經傳重行處豈集注本說是正意與顔子博約只重集注又恐人徒知不行故又以程說防其蹤

中庸之爲德章　饒氏謂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以德言

此章所重在行集注置在圈外文亦未見決然一般但行終是耶

彼以道言此章民鮮是世教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民鮮能是氣質有過不及而然此章久矣是近世如此彼章久矣是自古而然

輯釋亦引之

德與道之分別似矣然以德行言則曰中庸則彼章雖謂之德亦可也但集注章句所以訓釋民鮮民鮮能者皆以爲世教衰民不興行所致而饒氏云然豈非以彼下章智愚賢不肖皆是以生稟之異而言乎然朱子釋民鮮能則歸之世教之衰釋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歸之主稟之異是二章所主不同矣而於或問則又以爲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豈章句或問之說自相戾耶意者氣質之異雖自古而然道之不明不行則不自古而然然則同此氣質之異而道之不明則古不如是至末世乃如是者豈非以古之世教盛於末世之世教衰而然歟言有於民鮮能則歸咎於世教衰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以爲由於生質之異其意若曰世教既衰則民不興於行而無以變化其氣質之異此道之所以不行不明也夫況若自古不明不行聖人又何必以我知之矣爲言乎詳我知之矣四字隱然若有所感者若自古而然則人所同知聖人之言必不如此若有所感者矣饒氏之說以是推之可也

博施濟衆章　饒氏謂博施濟衆恐只是一事博施是推恩於四海九州濟衆是四海九州無一人不被其澤事不難於博施而難於濟衆故在博施之下　發明採語録云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三濟衆難於博施有雖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

饒氏謂博施濟衆只是一事亦有理似可備一說但謂不難於博施則恐未然如饒說則博施是本濟衆是效衆之所以未盡

濟者正以施之未極於博耳發明所引語錄之言攷之諸編語錄並無此意得非即是饒說而誤作語錄出耶分觀輯釋不引饒說直以發明所引爲發明自說然則發明蓋亦以饒氏意爲己意也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集注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饒氏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聖自有等級則仁不可通乎上賢如仲弓猶未得爲仁則仁不可通乎下以此推之則仁聖皆是以德言比皆是以地位言非以理言也

以達德言之則三行主仁愛行是聖人之仁到勉行是學者之仁謂仁之理通乎上下何不可之有況博施濟衆正是仁之功用而堯猶病謂仁不可通乎上可乎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聖人之仁亦不過如此而已是賢人學者所可

剔致而與能所謂仁以理言之旨蓋如此若謂仁亦是以地位言非以理言則聖與仁爲二非唯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二句解機不開而析聖仁地位而二之亦不成道理矣集注固不容不如此說也

何事於仁　攷證何事程子說作何止朱子作何消何待豈但金氏按事字似重止字似輕當作必有事焉之事謂其用工爲仁也以博施濟衆爲仁愈難愈遠學者如何下手又曰子貢說博施濟衆可謂仁乎夫子謂如此則何以從事於仁此乃聖人事功之極雖堯舜亦猶有所不足於以求仁有何涯涘云云

按程朱之說字訓雖不甚切而文意已順如攷證事字之釋雖有旨乎可恍然全句意義說得費力不知孰爲得夫子之意也但如程朱之說微有抑仁揚聖之意與仁理聖地之旨有些少

礙姑表攷證之說而出之以俟明者之折衷爲
述而
首章集注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　攷證老彭商大夫此古注之說然雜書本云彭祖商賢大夫恐古注之說或出於彼今按大戴禮虞戴德第七十篇曰公曰善哉予之察教我記予曰丘於君惟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宮之教士云云按仲傀即仲虺爲左相而云老彭及又云教大夫則老彭不止於大夫矣此雖不可攷然云大夫則恐古註誤認爲彭祖尔
按集注亦云見大戴禮而賢大夫之說則因古註而不改者載禮既云老彭爲何官固不容不因古註而自爲說也意者大夫亦有可通稱者如諸侯上大夫卿之類耳古注誤認爲彭祖之疑則今四書通證諸編皆即以爲彭祖又不知如何
子之燕居章集注燕居閒暇無事之時　通引齊氏謂居設席於地而膝着地而以足加趺也故孔子嘗謂曾子曰居吾語女而下文言曾子避席
如此釋居字是以居爲跪坐也引證雖明但不知聖人閑暇無事之時終日跪坐否抑跪坐時申申夭夭若立若行時亦申申夭夭否又經云士而懷居亦是懷跪坐否其居使之然也亦是其跪坐使之然一經史凡言居字文皆可以跪坐釋之否惜乎齊氏之不及盡釋也愚竊庸贅
志道據德章集注先後輕重本末內外　發明引胡氏曰道德仁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當重游可以少輕
按語錄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

爲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翫之意又當在後詳此恐藝不可言後意若集注先後之序言志據依游輕重之倫言道德仁藝況序字言工夫倫字言事理於義尤明未知然否不然則但以志道據德依仁爲主爲重游藝爲後爲輕不必細分可也今輯釋兼引語録及胡説合而觀之得失自見

子於是日哭章　發明是日先歌或遇哭不能已也是日先哭或遇歌則不當歌樂可以已也司馬公之喪程子東坡舉此以辯亦所當察

發明之言似矣然又有不可泥者隨時處中可也若是日方歌而卒然有家門親戚之大故哀固不可已而不哭也程蘇所辯乃是方預朝廷大礼而東坡遽欲就此未散相趋赴吊則是輕視朝廷吉礼之意於此爲不敬於彼爲不專矣夫吊同僚之喪與親戚大故哀情不無緩急之辯以俟翌日亦未甚害而東坡克伐必行但知強辯而不酌輕重豈理也哉發明隱然有右蘇之意故折其衷如此以俟知者

用行舍藏章集注謝氏曰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　饒氏謂用之不行是好遯底舍之不藏是好進底自有兩樣人劉氏只説得好進一邊　輯釋亦取饒説

人固有兩樣然世之好遯者不一二好進者常千百謝氏又自有欲心上説來故只説好進者耳蓋好進正是徇欲好遯者以理言之雖亦是欲然自好進者而觀則好遯反似無欲若矣況子路以行軍爲問亦只是好進謝氏下文正説歸子路雖非有欲心着上去又安得不但就好進一邊説乎況下章設執鞭之

言亦只爲好進者之戒更以語錄當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之言參之則好進者多於好邈者益可見而謝氏專說好進者益爲有切於世教矣通與馮氏亦皆兼好邈者言通又自謂玩集注語錄而爲此說集注語錄何嘗有此意哉以愚觀之皆不過是祖述饒氏之意而又不肯明言其所自來耳饒氏兼二等言不爲無理但參之經則不如謝氏之切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集注謝氏曰云云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　發明此二句可畧

竊意欲心重而固必輕孔顏庶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正所謂無固必者子路以行軍誰與爲問正是不用而求行者非固必而何然則二句固不可畧也

子在齊聞韶章　饒氏謂程子改三月爲音字朱先生又因史記添學之二字要之皆未見的實且據本文恐是聖人仁聞此樂見得妙絶古今心誠好之故三月不知肉味

程子以一日聞樂三月忘味似乎固滯故改三月爲音朱子援史記添學之二字則不煩改字而自不爲固滯矣史記是先漢近古文字朱子信而引之而双峰以爲未見的實何耶程子恐似固滯而双峰獨不以爲固滯又何耶程朱與双峰所見孰淺孰深孰爲可信孰爲不可信必有能辯之者愚竊參夫子爲衛君章　通引吳氏曰輒之事子路以爲是而冉有子貢疑其爲非者也又引馮氏曰云然則世子亡而立孫礼也此冉有子貢之徒不能無疑也

吳馮所論二子之疑意正相反然以集注證之則馮說爲近

集注扣馬而諫　發明箋輯釋通證皆引史記武王載主之
辭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云云
此漢儒無見附會不經之言以誣聖人箋與通證不能辨而闢
之反援其事爲證陋矣扣馬而諫餓死首陽事則有之載主伐
紂夷齊諫辭皆附會耳豈可不分別而兼存之耶
集注與程子皆以遜國諫伐二事並言　叢說子貢以爭國讓國
相反以求聖人之心則集注亦但以夷齊逃國之事明其無怨足
矣而中間突入扣馬一事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
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
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平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
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則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知其逃
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併以此事斷之爲無怨乎故集注不得

不入此段而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也
此段最發揮樂注意思諸編多見不到此故表而出之
飯疏飲水章　叢說言不改其樂而著顏子於上是簞瓢陋巷不
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之樂在
食水曲肱之中也云云
曰簞瓢陋巷不改顏樂乳樂在食水曲肱之中造語不瑩反若
簞瓢陋巷不能改顏子之樂無異於疏食飲水不能改孔子之
樂者孔子正樂疏食飲水異乎程子非樂疏食飲水之言者其
實回也不改其樂是回不以至困而改其樂守之之事內不以
外而動也疏食水曲肱樂在其中是至困而樂亦自若化之之事
外不足以動乎內也叢說之言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學易章　叢說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過之義攷證按史記作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於易則彬彬矣似謂讀易無所差失集注首存此說學者當兼思之

按語錄答周謨之問已不取此說不必兼存以眩觀者可也況我於易則彬彬矣之言集注正引以爲證朱子正作已無過說了而改證乃如此說誰我於易三字當以我爲主則彬彬屬我而不屬易明矣除非則下彬上更有易字則改證之說乃可通耳

發明按伊川南軒加與五十字皆從舊夫子贊易年五十學不相妨也中年學易所以晚年能贊易也　輯釋亦引此說

按集註從劉氏所見爲證史記又明有年數奈何皆不足信乎竊意學易即贊易耳不過課言學之而已若但以習誦講說爲學則亦恐不何五十而後然也然則朱子固自有斟酌矣

集註學易則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集說真氏謂陽長則陰消自十一月復陽生一陰消至四月乾純陽六陰盡消陰長則陽消始至坤亡然

陰陽消長恐不特指此十二卦言當以先天圓圖循環觀之須見六十四卦皆有消長之義始得

集注他論　攷證據宋經書監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板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已與古本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尚得見他論全書皆以監本爲定更不知孜然此五十字其衆父矣

微子篇荷蓧丈人章集注所謂楊州有國初時寫本亦此類也發憤忘食章集注全体至極純亦不已　叢說言聖人之學全体

而又至於極以一事言未得則樂是至極而樂也以萬事言憤而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必至全体也云云攷證聖人無所不致其極發憤忘食則無理之不可得樂以忘憂則無入而不自得故曰全体至極云云

按叢說攷證皆本通釋第九篇出事公卿章之說而言也唯饒氏說全体至極與此不同似於憤樂忘食忘憂之義切當不可移易說純亦不已之義則皆無甚來去讀者攷焉可也黃氏之說饒氏之意皆於第九篇述之

注力亂神章集注鬼神造化之迹一節講問學者鬼神饒氏造化之迹則非微妙難知胡爲聖人不語學者未能對饒氏曰伊川說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是以鬼神爲顯者而神爲鬼神之微者故謂鬼神爲造化之迹其說與中庸不見不聞者必異集

注引此爲說而復繼之曰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未能深味其意

詳双峰之意似欲以神爲妙用之神豈以經文專言神而不兼鬼歟恐不必如此泥妙用之神固不言鬼神之神亦豈易言姑以淺近言之後世釋老巫覡所以誑誘愚俗而舉世莫能辯詰者何者不依鬼神請張爲幻耶使夫子而輕與理有未窮之人言之亦安得不激成感戒若謂造化之迹爲非微妙難知則恐不可如此言之容易易大傳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正是窮理之事謂鬼神之理不微妙不可也然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宰我聖門高弟且不知其所謂鬼神之理不難知亦不可也觀明道與上蔡答問之旨與這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滯

事之言則双峰謂未喻集注非窮理之至有未明之言尤非
後學所敢知也若謂造化之迹與中庸不見不聞若少異恐亦
不必如此說當於中庸辯之此不贅及
聖人吾不得見章集注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
以質言　饒氏謂中間如何不說君子吾不得而見得見善人者
斯可矣蓋聖人善人是說天質君子有恒是說學力夫子言生質
之美者不可必得而學力所至者可勉也又謂此聖人是生知安
行底非大而化之之謂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非性之之聖也
輯釋亦引饒說而為之修改以求合於集注然終不脗合
按双峰說聖人有恒與集注異說君子善人與集注同但其意
隱然以君子為反之之聖是就聖人中分出性之反之二等節
以聖人君子當之則此所謂君子與集注才德出衆之說又自

有高下之分也竊意此章本只是歎世道之衰自聖人至有
恒者皆恐不得見之非謂聖人善人不可見而君子有恒者可
見也中間所以不說君子吾不得見得見善人可矣若正以善
人不及君子人所共曉善人猶不可見則君子之不得見者不
徵言矣今曰聖人是天生底故不可見似矣但以深信如丘好
學不如丘者觀之則知美質易得至道難聞而已未聞徒嘆天
生底之難得也曰有恒者是把捉得定底故可得見則下文無
而為有三者以是難乎有恒之故有恒者又可得見乎然則
謂聖人為天生有恒為學力殆未必如此要於分之反之之
聖為二亦有可疑若果如此則夫子何不曰性之聖吾不得
而見得見反之之聖斯可矣耶今不言反之之聖但言君子
則天下後世皆將以聖人為不可學而至孰知君之即為反

之之聖而不爲聖人之次乎然則此章所謂聖人
及之之聖而有不必以爲非大而化之之聖可也
注不合則刪之可也輯釋爲之修飾而
終於不合又何益哉
發明既引饒說又自以爲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一於極有至
於聖人之理云云
饒氏剛善求發明引其說而不辯其同異既失之矣又曰以
爲有恒可至於聖而至信如集注一擧以學言
之說也然則饒氏此聖是天生底是生知安行底非大而化之
之謂釋統又何必引耶
蓋有不知而作章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集注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如此
著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語錄聞是聞言
往行從之是擇其充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都從他
然也須着記他首尾得失○輯講謂有格物之知有聞見之知格
物窮理故爲知之至聞見一事只應得一事然聞見多則所知亦
多故爲知之次又謂多聞是聞人之言亦難憑信故就裏面擇其
善多見是自家一一親目見底善惡皆當記以爲法爲戒
朱子以聞爲聞前言往行故以爲見泛於聞双峰以聞爲聞時
人之言故以爲聞不如見要之見須是目所親睹聞既非目所
親睹又何必拘於聞時人之言乎雖古昔言行非目所親睹凡
得之師友方冊所傳者皆聞耳然則固當以朱子爲正分格物
之知與聞見之知而言亦因以聞爲非聞前言往行故如此說
其實大學之道何嘗遺聞音見而可以格物乎其詳已於子張

干禄章辯之矣其聞不言記見獨言記之說蓋以前言往行已具於方冊不在我爲識之見則主時人之言行未有人記不可不識之也双峰之說殆不其然至謂夫子不以格物之知自居恐亦未必如此夫子自言十五志學學何嘗不是格物致知等事且謂夫子不居格物之知則何以卒人大學之道不幾爲無用之虛器乎大抵聖人於成功之事則不居於用工之事則不讓如若聖與仁章於聖仁之事既不居抑又以爲不厭誨不倦自處之類是也此章亦是如此蓋所謂知者不但指格物致知之工夫而言乃是指物格知至之成功而言所謂多聞擇善多見而識者却使是格物致知之工夫非聞見自聞見格物自格物果有不同之知也

叢說世蓋有不知其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此二句正反上二句而言然又自謙以爲於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曰我於今人言行多博其見則善惡皆備於此以備參攷雖未曰爲知之明是亦知之次

按攷證亦有分四句在上二句在下之意然引而不發以爲細玩集注自見且援班固溝洫志贊所引爲證叢說正是本此而發揮之耳愚竊以爲班固之言不足深信若曰細玩集注則集注似無此意奈何況語録有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何嘗專以多見而識爲知之次哉然則叢說正不當立異以眩學者

互鄉童子章唯何甚集注唯字上下類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意○通引馮氏謂孟子不爲已甚之意蓋出於此

孟子自論聖人平日大槩所爲其意恐不專主於此集注亦但

言唯何甚三字不過為不為已甚之意而已固不謂孟子之意必本於此也要之此章却是不為已甚之一事不為已甚乃是唯何甚之通例馮說夫心如此

攷證或云當是互鄉難與言之童子蓋與其潔等四其字是指童子非指互鄉也若互鄉人皆難與言則夫子當曰與其進也不與其地也與其潔也不保其習也今存此說以備參攷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如或說須於言字下添之字方說得透今既不然則或說之不然可知大槩只是互鄉人既皆難與言而童子又蒙昧未通又難與言中之尤甚者故門人疑之耳若只是童子自難與言則聖人有教無類正當有以藥之不知門人何惑之有說經正不在於求奇也

仁遠乎哉章○語録至者昔者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至耳○通

謂日月至為之至自外而至也斯仁至矣之至非自外至也故注曰即此而在

通說已當但日月至為是心至乎仁斯仁至矣是仁至乎心心有出入而仁無內外故彼為自外而至此為即此而在

陳司敗章謂之孟子者魯臣諱之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誦之語也子卒疑謂之孟子者魯臣諱之而謂之吳孟子以自文耳謂之猶言稱之也故謂之吳則紀其實謂之孟子則隱其姓固皆昭公自為而自諱之觀司敗上言君下言謂之

吳說

按通引此二說意自相反要之昭公習於礼文豈不知娶同姓之非礼但既迫於事勢犯礼而娶之故只得諱之而謂之吳孟子以自文耳謂之猶言稱之也故謂之吳則紀其實謂之孟子則隱其姓固皆昭公自為而自諱之觀司敗上言君下言謂之

則謂之爲昭公自謂可知初豈魯之臣子與國人敢創爲如是之名以譏誦之隱諱之乎春秋所書都是諱惡之義但孟子之稱乃是因有此名而稱之亦非春秋之自創也其所以不書吳者孟夫人魯之夫人若以吳字加其上則於文義有不順矣○

文莫吾猶人章集注謝氏曰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以下章爲聖仁事不厭意觀之則躬行君子宜非夫子之所當讓蓋躬行君子而有得則造其域矣故不居三字正說未之有得之意

若聖與仁章○通引馮氏謂此章孟子嘗述之孟子言夫子不居其聖故以智易聖尒

孟子所引公明宣夫子與子貢答問之辭此章分明是與公西華答問不妨自爲非一日之言況此章有聖仁二字在上而下文以抑爲之三字承之所謂之字正是指聖仁而言孟子所引則但言我學不厭教不倦而已不過如前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之意耳然則此章自是以聖仁之事爲不厭誨不倦爲聖仁也孟子所引却是以學不厭教不倦爲智仁之事而非謂以智仁之事學不厭教不倦也二書旨意固已不同如此又況彼章下文自有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之言則聖自是聖智自是智又何嘗以智易聖乎且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又是子貢述夫子所言而釋之者今直以爲夫子自言而孟子述之皆所未喻假如所言則孟子既曰引夫子之言又何爲遽自改易其字以就已意乎

攷證集注於博施濟衆章既辭聖乃仁之極而此章又云爲是爲聖仁之事亦以此聖仁誨人則又似聖與仁爲對按此聖言其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仁言其及物夫子雖不敢自聖而所言爲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物之仁爲不厭即學不厭教之意學不厭教不倦前章與子貢凡兩出似不必異說

竊意夫子以與之一字介乎聖仁之間似不可以仁爲不是與聖對言若前章博施濟衆正是仁之功用而夫子乃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仁外無聖聖即仁之極致可知兩章文勢既異自不相妨也集注所以不於此處但作學不厭教不倦釋者正以爲之不厭此之字宜有所指指上文聖仁則無以當之故爾如攷證之說則之字只是虛字未知如何但曰爲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謂之作聖則未便是聖自與夫子聖吾豈敢之言不相妨猶之可也曰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謂之即仁則仁宜不外是矣然則夫子又何以辭言仁吾豈敢也哉姑存其說以俟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之折衷焉

發明引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爲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蓋前泛說此是入以聖仁歸己既遜了第一第二等且承當第三等事也

按前章語録亦以爲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承之然則二章固皆承人之謙辭特以人所以稱聖人者不同故所遜亦不同耳

子疾病章誄　攷證古本論語元作讄說文引論語亦作讄禱亦作禱禱也累其事以求禱也其作誄者則是哀死而述行以誄之之辭同音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興吏書之誤集注偶未之改爾集成發明引胡氏曰哀死憂其不救也述其行恐其未至也通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

是也壽疾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

按攷證明有左驗其說似不可發集注失攷恐或有之但經文兩之一字則是對死者而追言之耳非對所壽之神祇言也如此則古本今本又才知孰是而孰誤也集注之不從古本亦以此是對死者而言之舜亦猶孟子鈞是人也章此天之本作比而集注但以此字義優而從今本釋之者耶然彼章集注明以此字比字較其義之所當從而此則不然又不知如何唯饒氏以為誅如今祭文之類似得經注之旨胡氏馮氏既不知攷證所拠又不達集注之旨皆以為集注即以誅為禱舜蓋兩失之不可不辨

泰伯

首章集注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 輯講某嘗有疑史記雖云祖甲迪哲帝乙畏相與湯文並稱不知商道何以至此反衰使太王於此而遽萌翦商之志則於以服事殷之意宜如何太伯不從固善然遂逃之以成其父之私志求以自潔而委惡於弟姪又安得謂之以天下遜亡太王末年見商道寖衰人心之歸周者日盛季歷又有賢德而子昌孫發又皆仁聖於是始有傳位季歷以及昌發之意太伯知之故不告而逃以成父志皆所以上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為徙日開拯民水火之地也云此說與集注所引左氏之說小異

按双峯此說自某嘗有疑至安得謂之以天下遜一段皆是破集注之言自意者太王末年至開拯民水火之地一段亦是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峯已意然郜又與集注之意無甚異處不知所謂與集注所引小異者其旨安在詳其語脉不過改集注太王之時爲羊溪入孫發仁聖一脚郜隱了泰伯不從之意而已然崔曰太王之時亦自與末年之說無有但言子昌而不及發亦自不爲有所遺況武王壽九十三計中間王季文王武王之外其在太王時年有幼弱政不必言太王見孫發聖在傳位可也然双峯已說前既以太王見商寖衰人心歸周者發其端後又以順天命開拯民者究其說則太王翦商之志不可得而回護而中間所謂太伯知之不告而逃以成父又只是不從翦商之志然雖自謂與集注所引小異實則亦是至所謂異也況如集注之說則太王所以有翦商之志者亦不見公至仁之心而非苟貪天下之私太伯則自以爲君臣之義

然不可犯而去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若如双峯破集注之說則太王翦商之志爲私志太伯成父私志爲未善傳位弟姪爲委屈皆不當如此及其所以自爲太王太伯計者又不免皆使之如此其說自有所不通矣學者但以語録或問之意參之則可見太王太伯之志並行不悖而双峯所疑朱子皆已言之矣然則双峯引書以證祖甲帝乙之世商道宜未衰者如何曰太王末年見商浸衰双峯亦自言之矣太王末年非祖甲帝乙之世而何且三宗祖甲蔡傳雖以爲武丁之孫然古注及諸家多以爲太甲蘇氏謂以享國久近爲序者似得之觀孟子但言由湯至于武丁而不及祖甲但言紂之去武丁未久而亦不及祖甲可見豈有祖甲預三宗之一爲周公所稱孟子正欲言紂時祖宗德澤未衰不應自湯言之則遺祖甲於後自紂言之乃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祖甲而數武丁也帝乙與湯文並稱乃是武王周公對商人言故有所褒而無所貶亦聖人忠厚之意尔不然三十王中如陽甲武乙豈皆有道之君耶而周公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觀罔不二字則中間豈皆無失道之君哉其爲聖人忠厚之意明矣然則史記始衰益衰之言未爲全不可信双峰力擧書而疑史記毋乃於聖人忠厚之意史氏傳信之言兩失之歟

語録問詩云太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若推本説不應下實始翦商自是周人説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傳分明説太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書蔡氏傳太王肇基王迹傳曰詩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攷證叢説皆祖蔡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氏意以釋翦商之旨

按蔡説正是語録推本之説而朱子以爲不然若其意不爲不厚若但施其説於詩書固似可通參以論語以天下讓之言則恐不無可疑何則若太伯自無可得天下之理則不過以國讓耳今夫子曰三以天下讓以之一字便見太伯以已所可有者讓於弟姪不但讓國而已也所以集注必以夫以太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弃不取之言而發明之推此則詩所謂實始翦商書所謂肇基王迹不可但如諸儒推本之説矣双峰非不欲直如此説其所以雖破集注而不能大異於集注者亦以有見於此而不敢不諸儒則不復顧此而敢於双峰所不敢者矣愚以其更相唱和易以滋人之惑故因語録所辯而詳言之以俟明者之折衷焉

輯講又謂三遜者謂其一遜王季再遜文王三遜武王也　攷證亦援此說　發明後漢和帝紀三讓者太王疾採藥不返一也不奔喪二也文身三也

按集注但以三遜爲固遜雖程子有不立一也遜之二也文身三也之目亦不之取而又述其意於或問曰古人言讓以三爲節一爲礼讓再爲固讓三爲終讓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朱子去取之意如此而双峰又爲此說以實之然較之程說意義殆又不及遜其所以攙入孫發仁聖一節於前者殆爲此說之語本也攷證叢說皆是述其故智而攷證則又有不同當別著之發明所引不過范曄以意度之耳要亦出於古註之後亦何足信哉欲解其目則人人異論誰知烏乎雖雖集注或問以此爲防而諸儒猶不免此噫

攷證按礼書三讓之目或問亦嘗引之則集注固遜字當改爲終遜蓋遜王季文王武王而終有天下也饒氏及羅氏路史注亦皆如此說三讓

按三讓爲終讓或問誠引之矣但不知集注又何故不曰終讓而曰固遜豈朱子偶未之思耶抑別有意耶不可知已但如集注說則以爲遜王季文王武王之說非朱子意矣攷證乃以終遜蓋遜王季文王武王言之益之一字殆欲推已說以附於集注者其如或問之不欲實其目何餘則已於辭饒說剋詳之此不再述

昔者吾友章集注馬氏以爲顏淵　攷證顏曾在聖門不同時但此章所言非顏子不能而知顏子者亦無如曾子

竊意唯其不同時所以曰昔者

士不可不弘毅章　發明引陳氏曰云云伯夷是毅而能弘然却不念舊惡是毅而能弘也

按語録弘只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事事着得着一箇不得便不是弘人多做容字説了則裏面無用工夫處詳此則陳氏不念舊惡之證得毋近於語録寬容之意乎饒氏以寬裕温柔足以有容爲弘之義疑亦有此病當更詳之

民可使由章集注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輯講問由之知之兩之字共指一事而言今集注云由是由其所當然知是知其所以然似乎是兩事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不須分析可也又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爲是暴爲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輯釋但引饒氏若辭子編詳集注於當然之上以是理二字加之於所以然之上以其之一字發之此其字即指是理而言其理豈有二乎哉其所以然者即其所以當然之故是已來子何嘗析而二之乎問者疑其爲二事蓋不達當然所以然之不出一事也双峰不知明此以釋其疑亦以不須分析而疵集注殊不思若但曰可使由是理不可使之知是理依舊只與經文無異何取於訓傳乎況父使之慈子使之孝慈孝豈非爲父爲子若所當然之理乎使之由乎是則民亦可由乎是矣但其所以當慈當孝之故原於父子之天性若則不可使之知耳又何可不如此分別乃欲渾而言

之爲是理乎其曰若知得仁是暴非則帥之以暴不從者此則知在未使以前之說也集注何嘗謂民能知是非於未使之前哉其曰民不特不曉所以然於所當然亦未易使之曉此又析所以然所當然而二之之見也集注但曰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耳何嘗謂民能曉其所當然者哉至於所當然所以然而二之此則饒氏師第二所見之誤而反歸咎於集注亦不異乎輯釋去其問辭而唯引答辭子編使若有所發明於集注然者而實則不然誤人甚矣

周公有美章集注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語錄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以用其吝集成永嘉陳氏曰案是主驕說故以吝爲本根驕爲枝葉若主吝說則驕亦吝之本根吝亦驕之枝葉如此看方看得下兩句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但吝是斂藏在內驕是發見在外立辭只可以吝爲本根驕爲枝葉到下兩句方見得相爲用　此說集注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是二者互根驕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是驕起於吝

輯詳程子以氣盈氣歉爲驕吝之分似乎二物自吝不相關者故朱子言其勢常相因以足程子之意下文枝葉本根二句正是明其所以相因之勢如此自故嘗驗之天下之人以下又是驗其勢常相因之實處初非有二意也以文勢詳之雖字然字是相反以足程子之意處蓋字故字是相應以明相因之勢處讀初不注意見而陳氏兼說皆以爲有二意爲非愚所能

及也夫未有驕而不吝謂驕而不吝無以也
出於本根之意也未有吝而不驕謂吝而不
根未嘗不發爲枝葉之意也主驕主吝不一
矜考以衛於外亦自不可反而爲吝之本根
中亦自不可出而爲驕之枝葉陳氏自欲藏
驕起於吝之說皆無以易但陳氏主吝之說
兼說所謂互根者則皆因看得集注勢常相
吝吝而不驕之旨未瑩故有此誤耳

大哉堯爲君章唯堯則之　攷證集注作準則之則尹氏則之以治天下則又作法則之則其實自堯言之則法乎天自人觀堯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德裏面事而攷證乃如此說不知如何但之無子集注亦只訓則爲法豈彼處偶不及思而筆誤耶然不可以矣

亂臣十人章　攷證註疏治亂曰亂此甚不通之說今按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曷二字正與集注合後人習於加亂與亂相似故遂誤以亂爲亂

按輔氏曰荀子治亂謂之亂猶治污謂之污乃亂訓治尚矣竊意荀子近古不應亦誤況諸書皆不作亂而作亂豈得爲皆誤耶污字之例當矣集注不過存此備一說耳則說爲勝固自有通例矣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集注際謂交會之間言　剏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　語錄問集注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了一寧可將上一句存

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人十人却多於舜則於今爲盛却是舜五人不得如後來盛　輒講於字疑只是至字之義言向之盛於唐虞之際者至此爲尤盛也集注雖說得於字之義通然學下二句血脉不相貫兼之以五人比十人而謂之尤盛亦未見分說　發明五人反盛於十人即晉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之意不拘拘以人數多寡論也又曰舜即位之初九官多矣　舊說可見唐虞交會間人才之盛　叢說唐虞之際人才極多止二十人二典中可見所以可說盛於周

按饒氏次訓於爲至之意其如經與無此例何集注於字之義既通夏商莫及之意亦於下二句不爲無血脉矣五人盛於十人之疑發明三卿爲主之證意雖高而亦未盡事情唯舜初九官多亮臣與叢說之言以爲切當蓋此說自是以三節人才比較上言舜五臣中言周十亂末言唐虞之際人才之盛則唐虞之際固不止指舜五臣言也唐之末世舜亦是人才一人之數八元八凱舉於舜攝位之初四岳九官十二牧咨於舜即位之始人才之盛爲何如哉五人不可及已若曰元凱伯夷夔龍以下功績不甚彰著不可謂其盛於十亂則周召太公固爲極盛榮公以下功績亦不甚著又何以知元凱夔龍皆不及之耶要之世代愈久功績或著或否皆不足以定人品高下但聖人所舉所任類皆足以名世尚何疑乎

此說或問取之而集注不用然則朱子固自有斟酌矣

禹吾無間章蔽集注蔽蔽蔽蔽也云皆祭服　攷證先言蔽後言晃蔽恐言蔽是而晃恐是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之謂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齾冕朝服非獨祭服也詩亦齾會同可見先鬼神次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

按集注楊氏說有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礼則致謹非獨祭服之疑亦不爲無所処矣齾冕尊賢之說雖未必朱子意姑存之以備一說

子罕

首章集注命之理微　通謂人多謂命不謂性故罕言命通似以罕言命與不謂命字說相似若其實此命字是兼理氣說夫子罕言是慮人之未易曉孟子此命字指氣說君子不謂是防人之自弃二者不爲盡異亦不爲盡同通引彼證此意有未備不可不察

集注命之理微　發明集注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不必以氣言　輯釋亦引此說

按程子曰命之理微言命之理而不言命之以理言着便可見此理字虛與對氣而言之理不同命之理微猶曰命之爲道理隱微而難見耳所以語録有云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天而至於廢人事故罕言詳此則此命字爲兼理氣而言無疑發明正爲析衷集注語録而言但恐未必然耳又如孟子莫之爲而爲者天也集注自理言之謂之天若亦以爲對氣言者則竟舜而有不肖之子豈理之當然耶亦不過以自然而然非人所能爲故謂之理尔此二理字雖亦不同要之皆非對氣而言者讀者詳焉可也

達巷黨人章集注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舛執御矣尹氏曰達巷黨人蓋嘆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

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語録李時可問吾執御矣不若以爲夫子設辭爲順荅曰竊人之稱夫子如此不知夫子當以甞執賤事告之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乎當故爲自屈之詞而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大小必有能辯之者

觀氣象大小之言似以前說爲小後說爲小者然集注甘言吾將執御將之一字又若但爲設辭而主後說然者不知如何豈語録乃集注未定之說耶

太宰問於子貢章君子多乎哉　通馮氏謂所能之事未仕之時也君子則既仕之稱治人者也治人則不可耕且爲矣

如馮說則君子是以位言者豈非因夫子賤與不試之言而意之歟竊意此所謂君子是因太宰以夫子爲聖故承之以謙辭耳其實君子多乎哉便如說聖人多乎哉一般不言聖人而言君子抑亦謙之意歟抑亦以君子爲聖人之通稱歟是固不敢質言其意之所在但以君子爲以位而言則恐未必然尔

吾有知乎哉章　通謂朱子釋兩端謂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及釋中庸兩端曰大小厚薄蓋此是夫子教人之言彼是大舜取人之言彼取其兩端而用其一此則夫子言竭其兩端未嘗遺其一也

嘗有同志謂始終本末上下精粗與大小厚薄之義只一般愚應之曰然則朱子何不只以釋論語者釋中庸或只以釋中庸者釋論語何爲一歟自爲一說如此不同耶其人無以對竊意中庸兩端朱子本以衆論不同之極致釋之大小厚薄又是推其類例以示人如衆論在此有極大者有極小者有稍大者有稍小者大各各不同今於不同之中執其極大者爲一端又

執其極小端爲一端極大極小所謂不同之極致也執此兩端則凡稍大稍小而未至於極致者無不在其中矣厚薄之義亦然是中庸兩端之中必有所該也論語兩端則在乎本末始終上下精粗四者而已蓋此四者不過皆就一事而指其對待者言之如本與末對則本爲一端而末爲一端且以大學物有本末之義明之則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大學之道不過在乎明德新民之兩端而已兩端既竭則大學之道盡在是矣始終上下精粗之義莫不皆然是論語兩端之外無復餘蘊也舉一有本於此一餘十枝而枝餘之大小各各不同論語則但以餘爲本枝爲末相對而分兩端兩端既竭則一根之木盡在是矣中庸則以其枝餘之至大者與其至小者爲不同之極致相較而爲兩端執此兩端則其餘枝餘大小之未至於極者莫不該於其中此二書兩端同異之辯也愚因通者但舉二書之訓釋而不論其同異故以臆說附于此云

顏淵喟然嘆章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集注使民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礼也　集成參學軒謂謂之博文亦可兼顏子次於生知而與學者用力於窮理格物者有間矣謂之約禮亦可見顏子近於安行而與學者用力於隄防檢柅者又有間矣此所以唯顏子得聞而他人不與也

竊嘗稽攷集注語錄說皆無以博文約礼爲顏子獨聞而他人不與者則蔡說固可疑矣又按覺軒於亦可弟畔章引師傳之旨曰此博約程子以爲只是淺近非顏子所學於夫子之謂以其觀之博約只是一個博約其所得淺深却在人如梓匠輪輿同是一樣斧斤拙者則只能斲削而已工者便自巧妙此言

可謂至矣蔡氏於彼引之而於此又如此說豈以顏子亞聖不敢以學者規之故忘其前日所引之言而又爲此說耶要之二處所言自相抵牾但當以彼章所引師說爲正

如有所立卓爾集注卓爾貌呉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語錄○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礼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又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而酬酢萬變處 通謂朱子以卓爾爲大本之中蓋仰鑽瞻忽顏子欲執其所謂中而未能及經夫子博約之誨而聖人大本之中如見於心目之間中庸曰立大本此立字卽中庸立字博文卽惟精約礼卽惟一舜數禹以精一而後爲能執中夫子教顏子亦博約而後顏子始見中特爲行道所謂中者是已發之中顏子明道有立卓爾卽是大本之中

大本之中是未發之中不知集注所謂日用行事語錄所謂動容周旋亦可謂之未發否且朱子但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不過謂卓爾是聖人酢酬萬變之本而已初不拘其爲已發未發之同異也通者乃以之中一字續於大本之下然後足成大本之中四字則但可爲未發不可爲已發矣今觀通上文既以卓爾爲大本之中下文即以爲顏子欲執其所謂中而未能又以爲聖人大本之中如見於心目之間則大本之中是喜怒哀樂未發前寂然不動之時初無端倪非睽不知如何可執有何可見而通者如此說耶觀朱子中庸或問深以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與由空而後見夫中之說爲非則知未發之中在已猶不可求見而執況謂顏子欲執聖人大本之中能見聖人大本之中乎至謂所立卓爾之立即中庸立大本之立亦

似是而非蓋所謂一本者既已不類則立之一字正不必強其同也若夫禹行[illegible]顯明道故其所謂中有已發大本之不同者其以禹之中爲已發是固然矣顏子明道何爲只明大本之中而已發之中不之明耶此皆愚所未喻當闕之以俟知者

有美玉於斯章　輯講待賈有兩說一讀賈爲商賈之賈范氏前面云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是以賈作價字讀後面又云伊尹太公無成湯文王則終爲而已又似以賈作商賈之賈讀矣看來孔子無可無不可與伊尹不同時君苟能致敬盡禮無不爲之用者恐不待湯文而後出

范說亦但以唯湯文爲能致敬盡禮是以伊呂爲之耳若便以湯文爲商賈而爲伊呂之所待則伊呂不待湯文禮至而自爲湯文出矣不待禮至而自爲之出不幾於枉道衒玉乎哉今

成湯有三聘之勤文王有渭濱之載伊呂唯待湯文乎亦待湯文之禮至乎既曰待湯文禮至則范氏不枉道從人衒玉求售之言不爲虛設而上文士之待禮猶玉之待價之言不爲無照應矣范說上下文勢相應如此而双峰不察真所謂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也至謂孔子與伊呂不同一節范氏引此特以發明聖賢不枉道衒玉之意亦伊呂固無枉道衒玉之理夫子雖無可無不可謂其枉道衒玉可乎不可乎此正與孟子答公孫丑有同之問相類其夫子與伊呂不同處却不在此若時君苟能致敬盡禮夫子固無不爲用之理然而轍環天下卒老于行終無致敬盡禮之時君又豈不以世無湯文之君爲能致敬盡禮歟范氏之說吾而然歟又豈不以唯湯文之君爲能致敬盡禮歟范氏無間然者矣

子欲居九夷章集注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饒氏謂此有些不同那箇是嘗道之不行欲乘桴浮海或夷狄之君有道者欲居之夷是見中國無君臣上下使人厭之故欲居夷以避之尔

双峯此說豈非欲分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二句爲此二章之旨耶但乘桴章猶有道不三行字可拠如此說可也此章自是門人記孔子欲居夷之意下文或人荅問又但以其陋而已不知厭中國無上下之分意思双峰於何處見得意者二章意只一般彼曰道不行此則欲去中國而居夷便見諸夏之亡意思不然声名文物之邦聖人何爲欲去之耶彼曰浮于海此欲居九夷便見夷狄有君意思不然被髮左衽之俗聖人何意欲居之耶以此見集注引彼證此之爲的當也

吾自衛反魯章 發明引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言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

此金氏攷證引王氏說力以桑間濮上等詩爲夫子所刪漢儒附會以足數者竊因陳氏此說推之恐王說未可爲不易之論也何則詩有六義風居其一謂之曰風則上之所以化下者不能皆正而無邪故下之所以從上者亦不能皆出於正而不流於邪矣玆義之所以不能無風者正以見當時風化之得失爲天下後世之勸戒如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若又豈容獨存其善而盡隱其惡邪但此等淫亂之詩則未必被之弦歌耳注此以例雅頌雅則亦正變變但雅之變者皆諷諭之聲爲有美耳雅亦有變覺非以政有廢興使之然歟雅之變者皆諷諭風之變者多淫邪則以士大夫所作與塗歌里謠之人有不同故耳頌

則告於神明有正而無變固其理也合四言之則風雅頌体製各有不同未嘗紊亂如此若曰多漢儒之所附會則雅何爲無淫邪之辭頌何爲無錯雜之變讀者攷焉可也詩自夫子刪後毛鄭以下至朱傳之作無慮數十百家皆未嘗敢有明言其出於附會者而王氏昌然言之聞者誰不錯愕然則且當爲疑辭而未可爲決辭也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出則事公卿章集注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通釋指發憤忘食之注而言耳全体至極則無繼悉之或遺純亦不已則無須臾之或失故其言如此

第二章之指同

按全体至極純亦不已二句就文義不可覈說以双峯之意推之則全体是本憤樂二字言謂憤則全体皆憤而不參以樂樂則全体皆樂而不雜以憤也至極二字本忘食忘憂忘言謂忘憤而至於忘食此憤之至極也樂而至於忘憂此樂之至極也純亦不已四字本不知老之將至一句而言謂非但一憤一樂而已憤而又樂樂矣復憤憤樂兩端循環無窮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若如通釋之說則末其如此親切未知如何述而第二章却有何有於我哉一句豈集注所謂見於第七篇之說正指此句之說而言耶彼曰默而識學不厭誨不倦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致而夫子猶不敢當以此章四事較之彼章三事則其事之愈卑可見事之愈卑如此而夫子亦不敢當則其意之愈切又可知矣輔說意旨如此姑並存之以俟知者

何有於我哉　攷證類語錄三說一以爲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一說於我何有然皆未安熹今缺之　金氏按

味二則字及不敢字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
夫子不敢當曰云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於我哉
按此章集注曰說見第七篇盖以第七篇亦有何有於
句也彼章集注曰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詳此
第一說意是至謙之辭然語錄以爲三說皆未安而集
一說者則語錄未定集注已定可知如金氏說則是自
謙矣雖宛轉說作自謙之意終是費力聖人謙辭若此
限奚獨於此而致疑乎況中庸君子之道四明以所求
子弟者以事君與父兄爲未能則此所謂事父兄公卿
有於我者正不足怪下文二句亦不害其爲愈謙愈不
二句之爲太謙併與上二句皆說爲自任之辭也
遊者如斯夫章　輯講集注似以逝者爲道体之往其者
指人而言斯字指川而言之勇往於道者　其如此川水乎下
云不舍晝夜所以明上句取譬之義言人之往　水之往皆不舍晝
夜也程子是發明聖人言表之意非解此章文義也
按集注謂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意則雖未言此章
逝字與下章往字同意之謂似亦有理者指入斯指川存之以
備一說可也但如饒說則如字只是如似之　我看來集注不以
此如字爲如似之義者當更詳之且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此意則是以獨識此意自任也恐不可　謂其言爲非解此
章文意者不敢臆決姑志所疑以俟知者
集注道体之不然程子曰此道体也云皆與道　爲体　攷證道体
之本然此体是無形之体而物乃道之用此道　体也是有形之体
而物乃爲道之質與道爲体猶云與道做質也

按通釋以此道体也之体與前道体之本然体字作一般說皆以爲道之体段往來不窮以此唯以與道爲体之体作体質之体說而金氏乃以後二体字作一樣說未知如何又按語録雖不分三体字之同異但每獨提起與道爲体四字以爲這体字說得粗只是說体之体又云道体只是道之當子但言道体不明指爲說那一句似兼集注程子二道体言者豈通釋之分別有得於本子之緒論耶

子謂顏淵章　嚴取說援何文定曰未見其止惜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

按横渠以爲止是止於中語録不取其說而於或問深信之說以吾止訓進止之義與前後諸章相類無以知其說又何必以異說以亂之乎

而而不舍蓋學而不至於有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通引吳氏曰若用有則病於書顏子則尼於年　通謂上章是於顏子已死而追惜之此章是言學者畫未至如顏子之早死然而不至於成者往往有如此

按通釋云不黍乃不實或疑其如顏子早夭之類聖人立言所以戒人之自畫其中道而發者不必言也觀此則吳氏以冉有爲證可也以顏子爲證可乎通者又牽上章而强合於此顏以附會要之正不必如此說

法語異言集註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未之猶之可也發明集註不從不說者此等無可堂其或喻焉則尚厥發其能改繹矣

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發明此等深可玩味輯

釋亦引之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愚按發明似以其或喻焉以下六句皆是經文說不繹從不改之意若窮恐未然蓋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是反言不從不說之意語之字是体法言與言字說未通拒之而不受是体不從不說意說猶之可也以其全未然說猶可望其有時而從說則能改繹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正是應猶之可也之意而言其若一旦有從說之時則猶可望其能改繹也喻字即体從說字說

日從且說矣之下方是說說不繹從不改之意不知同志以爲然否

可與共學章集注程子曰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他說權遂謂反經一向於變詐則非矣又曰程子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纔說權便是變了那箇經雖謂之反可也然須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則一

反經合道之言程子非之宜矣既以爲非之是矣而又每於反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他說權遂謂反經一向於變詐則非矣又曰程子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纔說權便是變了那箇經雖謂之反可也然須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則一

反經合道之言程子非之宜矣既以爲非之是矣而又每於反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他說權遂謂反經一向於變詐則非矣又曰程子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纔說權便是變了那箇經雖謂之反可也然須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則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處變之道即爲處常之道矣不幾於無辯乎此朱子所以又不能無疑於其言也竊意之常則經可行事之變則反乎經而經不可行矣經不可行則辯之以權然則非權之反經也事之變者及乎經亦漢儒不以事變之反經而以行權爲反經是不以病爲病而以論證命方爲病也不亦誤乎飲食所以養生藥石所以伐病用各不同養生之譬則經伐病之譬則權也程子以爲權只是經是以伐病與養生爲無別也學者不幾於不知所辯乎若以伐病亦所以爲養生計則程子之言固是若以伐病與養生用各不同而觀則程子之言誠有所未備者朱子安得不補其所未備乎

集注於子在川上章謂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通於三軍可奪帥章謂自逝川以下至此十章皆勉人爲學然學先有志則進必如川流之不已無志則止必如爲山之不成輔氏於末章謂自子在川上章已後皆勉人進學之意此章雖不明言其所謂是亦勉人進學之意而已

按集注之言如此而通乃於三軍奪帥章如此說故於末章不引輔說蓋不盡以集注爲然而又不敢明言之也詳集注意但謂諸章皆勉人進學而已未嘗必其與之同文之類而意之相承也通有則自逝川章以後至於奪帥章章章皆說從逝舍進止上去以見辭同文類而意相承之例自此以後逝舍等字無復可援遂皆不及勉學之意然熟玩此後五章之旨又何莫非勉學之言哉

鄉黨

首章便便言集注詳問極言發明在廟詳問在朝極言輯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引之

詳問極言通釋便便之義則在廟在朝皆當如此可知發明分而言之豈非本入太廟每事問之意而爲此說乎然彼特始仕而入則然耳若每入每問則非誠心求聖人固無在廟則但問無言在朝則但言無問之理經注之旨似不如此

使擯章左右手　集成輔氏謂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

擯所以傳言或傳主言以達賓或傳賓言以達主故或左或右其手以揖其所與同爲擯者使之傳言出入以次致之賓主而已其制具於禮記經注疏者甚詳集注及語錄集疏紀聞言之已備輔氏專主揖賓之說未知所據姑志之以俟知者

入公門章立不中門集注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閾之間君出入處也　或問疏門中有閾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閾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閾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　集成胡氏云中門右扉之中也　輯講餘氏謂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則皆由右出以閾西爲右入以閾東爲右　輯釋兼引或問及餘說

按語錄或問皆有閾左扉之說而胡氏又直以爲右扉之中今双峰以爲二扉出入互爲左右則是二扉皆閾無閾左之說也然朱子疏而言不應有誤豈疏之說必如双峰之言而後備耶疑不敢質姑闕之以俟知者

執圭章集注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礼當如此尔
輯講饒氏謂無朝聘往來豈史冊記載亦有不盡者耶又謂史
記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適衛晁氏十三年適齊之説不知何㧗
通馮氏謂㧗左氏史迁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
記烏得而而疑之
饒氏㧗史記疑晁氏十三年適齊之説與朱子序説有合可備
一説馮氏記載軼事之疑亦双峰之緒論恐或有之但春秋魯
史孔子所修果有其事固不當軼亦不當削恐不當疑史冊而
意門人親記之必有也更詳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當暑袗絺綌集注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
通馮氏謂絺文從希言其細也綌文從谷省言出谷所被乃其
粗也舜之作服絺居其一蓋桑土未盡蚕此其貢於島夷之卉服
故以爲當暑豈周而文矣故當暑但可爲褻服
馮氏此等辯別皆無益於經注之旨通者未之子編鑑失況又
未必是乎以絺爲作服之一此說先儒既所不取則但當以鄭
氏爲正何必索隱求奇以眩學者攷之書絺繡之絺鄭氏讀爲
黹紩也紩音秩縫也紩以爲繡也黹爾諸几反鍼縷所縫之義引爲絺
綌之證似欠詳審周礼司服上春官五冕中有希冕希鄭氏讀爲
絺或作黹字之誤也豈馮氏以此故而致誤歟然其字之音義
皆與書絺繡之絺無異又却正是周制今曰至周但爲褻服則
其說又自相牴牾殊不可曉又鹽絺正是青州所貢今曰貢於
島夷亦欠詳審卉服葛特其一耳若所論絺綌偏傍之義似亦
難信然非大義所關又何足辯
無所不佩　攷證云集注觿礪之屬古之君子必佩玉恐不止觿

礪若鳴礪則止於用品非文飾也

按集注上文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二句矣豈攷證偶

然歟何其言之不可曉也

吉月集注月朔也礼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通引李氏云

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礼以別凶軍賓嘉吉月

也又引吳氏云吉月正月也凡事先吉而後凶故謂正月爲吉月

輯釋亦引二說

吉月集注以爲月朔則雖致仕一年猶十二朝若以爲正月則

歲止一朝而已無乃太簡乎

衣服之制一節下集注取蘇吳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禮

子事也　發明前注呂子謂孔子此又謂非特孔子事

曰君子之於陳蔡右子謂孔子吉月之朝右袂之短

曲礼乎　輯釋亦引之

或問已疑及此矣其所以又取蘇氏說者正是疑不敢質之意

況曰雜記曲礼雜之一字何嘗以爲皆曲礼事乎白非特孔子

事非特二字又何嘗以爲皆不是孔子事乎發明不必致疑可

也

齊必變食章　通引馮氏謂上半章衣服也下半章飲食也故記

者係之衣服飲食之間以從其類云　通謂前一節兼用不字必

字此一節純用必字後一節純用不字必如是則合乎理不如是

則不徇乎欲

按通釋引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節當屬上章齊

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飲有

倫理當存之爲意如或說則衣服飲食雜得各從其類然證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意則判而不續要不若自爲一章之善今觀溪說正是祖述或說而少變之然自爲一章既可以全謹齋之正意而首尾又不害其爲以類相從似於或說爲優但後半章有居必迁坐一句則又不純乎飲食矣要之正意只是謹齋自爲一章雖不必言前後以類相從亦可也通着必字不字之推似矣王謂後章純用不字而後章之末不免有兩必字其意與溪說此下半章言飲食而不純乎飲食者正相類恐皆未得爲妨當也

末章山梁雌雉　輯講饒氏謂山梁是山之高處雌雉陰類而居山梁猶小人而在高位得行其志時實使之然也夫子因見而有所感故發此嘆子路不達而往之夫子以其非己意故不食而起上言色舉翔集以喻君子之去就此語小人之得時故門人以類記云

集注以飲啄得時釋時哉之義則時之義係於雉双峰以小人得志時使之然言之則時爲時世之時與雉不相關矣夫見雉於山梁而以時世哉時世哉之言承之聖人之言未有如此突兀而新巧若恐不若從集注之爲順也況小人固不當在高位雉之飛啄於山梁亦何分於雌雄哉至以共爲供具之供固若可通然子路聖門高弟不應如此之不達也朱子備三說而又闕其疑良以此夫

發明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即謂夫子見此雌雉如此曰此山橋之雌雉其見幾而舉翔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爲時物而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苟後山梁雌雉四字冠於此章之首則辭順而意尤明云後二說可略　輯釋亦引之

發明此說句起首至皆得其時也可備一說自子路不悟以下恐未爲的當蓋若畧後二說則共但爲供具之義雖可強通然子路不悟子乃甚乎前段之所已詳其可言者但發明所說又不同於饒氏疑不能闕喙啄爭鳴鳥之雌雄誰能知之嗚呼歎矣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學東嘉史 伯璿 文璣
門人同郡徐 興孫 校正

論語下

先進

孝哉閔子騫章 叢說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集註添友字恐於本文爲多 發明謂就兄弟而言見其友也孝友一源孝者必友不友非孝兄弟既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惟友而後可以言孝也兄弟亦稱其孝則友固在其中矣集註兄弟及友固自有微意也

顏路請車章 攷證今攷其時顏淵之死適當魯定陳蔡之後正夫子之窮也喪事稱家有無夫子既以此處顏子安得不以處顏子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夫子嘗脫驂以賻舊館人之喪矣而不能與顏子之槨彼一
此一時今當不同也胡氏豈獨視有無之言雖甚然不攷於事其
流少思乎
攷證此說富則可以賙貧貧則不可以爲悅之意也然顏子在
日簞瓢屢空夫子何爲不能推食以賙其不足耶蓋顏子不
改其樂不爲貧窶動其心也使夫子而賙之是夫子之心反因
顏子貧窶而動矣以時勢之論顏子之死固當夫子之貧門人能
厚顏子之葬門人固未皆富也借曰夫子不貧能爲顏子之槨
然則門人厚葬夫子又何爲不可之乎要之喪具稱家有無無
槨亦可以葬此即顏子安貧之心夫子所盛許者以求得槨則
非聖賢素貧賤行乎貧賤之謂矣胡氏之言何少思之有
閔子侍側章由不得其死然 發明[illegible]子路不得其死然
只[illegible]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得死所與不得死所處云云
竊意死得其所便是正命若非不得其死矣如比干是也子路
學於聖門而粗厲之氣終不盡去者蓋以涵養之未熟察理之
未精而不免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之病此習不除又何望其
臨死生之際能從容就義乎夫子之言蓋有見於此而發若子
路異日有死得其所之理則察理宜精涵養宜熟必不以行行
之貌形於侍坐之頃矣
由之瑟章集註引家語爲證 攷證按家語瑟作琴朱子借以證
夫子之言也
發明集註引家語但作瑟置朱子偶筆誤耶攷證以爲借特疑其
辭耳
子貢問師商孰賢章集註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

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通論集註非謂子夏之不及即中庸愚不肖之不及也姑借中庸之言以發明過不及之旨爾讀者不可以辭害

按通此說得之但子張之過少未便是中庸賢知之過蓋中庸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生質之異而然至於以道爲不足知不足行或求不知所以知所以行此則不復從事於學殺於自暴自棄者矣若師商之過不及雖亦出於氣質之偏然既學於聖門則非以道爲不足知行與遂不求所以知行之比矣特學未足以變化其氣質之偏是以未免猶有過不及之累耳愚嘗以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失中而遂不求者也子張子夏之過不及則求中而猶未得者也餘則通說備矣或者猶疑師商之過不及既與中庸所言者不同則集註何爲引彼以證此

愚應之曰集註謂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愚亦謂師商之過不及雖若與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有間然其失中則亦一而已矣

攷證師未可謂賢知商非愚不肖此二句足言爾然不若止曰道以中庸爲至過之者雖若勝於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集註正欲以中庸之言證論語方實其意只在於過與不及皆失中處知愚賢不肖與師商之不同處自不必言愚前段或者猶疑以下之辯正爲防此等所見而設知彼則知此矣但攷證師未可謂賢知之言則似以此賢知爲君子之賢知者竊恐未然觀中庸或問以知爲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賢爲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饒氏直以老莊佛氏仲子等當之則此賢知正索隱行怪者耳固未得爲正也攷證以爲師未可謂賢知毋乃

於子張太貶矣乎

論篇是與章集註言但以言論篇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發明引語録閒學者當論其篇實而與之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君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曰得之又引張氏説意與語録同　輯釋去語録但引張説又引其師集註雜張説優之折衷于下

按集註以論篇爲言論篇實是論即所與者之論言與之而未知其爲君子爲色莊是輕於與人而不知其實也語録以論篇爲論其篇實是論乃與之者之論言則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是但言當與君子不當與色莊者也主意不同豈語録乃集註未定之説發明引之而不辯其同異蓋其意欲爲援張氏説張本也觀輯釋所引師説則發明之真精發見矣大抵發明

右張氏之意

子畏於匡章顔淵後　通引馮氏謂夫子而在子淵何敢死夫子而死子淵其得生乎又引吳氏謂子在何敢死則子不在固何敢不死甚明讀者第於句内增二下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通自謂子不在而不死[illegible]子在而死亦非義也　輯釋亦引吳説

夫子而不幸淵固不可不死其[illegible]然亦在乎赴救後離而非徒死也幸而不死則又終有請討復讎之望如集註胡氏之云不但已也甚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此集註之所以爲盡而非陋儒一偏之説所能及也

集註顔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饒氏及集成輔氏攷證王氏皆以爲當依孔子之於顔淵

陳公潛先生以爲主顏而言故說顏子於先耳
子路使子羔章　通馮氏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聞子羔將
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季氏
而難治所以舉之文謂子羔雖重厚有德然學不足而短於應變
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數畔之邑固不可以未學治不畔之邑未學文可治乎夫子之
言甚廣深可以爲未學而仕者之戒馮氏必引證以實之則其
意狹而味短矣惜哉
四子侍坐章方六七十集註小國也　攷證春秋之時大國猶不
能自振則小國可知而由求諸子皆欲自小國而爲之即此可見
二子才具之高能爲人所難爲
攷證此言豈非本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之意而發乎然彼
章專爲短於才者言爾此言門學者固不患其短於才矣衆長之
中微有優劣則當以國之大小爲高下如位稱其德之意其所
以皆以小國自處者乃是自謙如此纂疏集註於求赤所對皆以
爲謙遜者可見然由則無所謂謙也若如攷證之說以小爲難
見其才高則求小於由爲謙於由赤小於求爲謙於求矣況夫
子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二語亦未嘗以能爲其大爲易也
攷證惟所見如此故於孟子公孫丑上篇首章疑集註楊氏之
說爲未盡也讀者合其二章所說觀之則是非不難見矣
宗廟之事　通引齊氏謂宗廟廟於宗子之家者也古者支子不
祭而從祭於嫡長子之家曰大宗支子仕至大夫於禮自立廟則
承命自祭而其本支從之曰小宗
按通於鄉黨篇在宗廟朝廷下嘗引吳氏之說曰宗尊也尊奉之

故曰宗廟今又引釋說如此二說未知當以何者爲正但古者宗子之法諸侯之適子則世世爲諸侯諸侯之別子則爲祖繼別則爲宗所謂大宗也大宗則百世不遷其餘小宗則有四有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分此其法之大畧也然此皆自別子而分耳若繼世爲諸侯者不知亦可謂之大宗否古者自天子至官師之廟皆謂之宗廟又不知皆可以宗子爲說否小宗有四不知皆是支子之仕至大夫者否疑不敢質姑闕之以俟知者

浴乎沂集註沿溷濯也今上已被除是也　攷證沿沂之說本之韓李或問已辨其非矣當彼但以沿爲祓除也云云雖說集註沿溷濯也然以水上祭而溷手略濯其表以寓潔清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祓除沿也

按攷證駁說釋溷濯除之義如此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曾晳後曾晳曾曰云云攷證此亦其好學切問品成公曰終是有此發意在夫子若之曰亦各言其志已矣乃是徵抑其矜此雖非集註意似亦有此理姑存之以備一說

章末問咎　攷證觀此章者至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辯論之詳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辯論所以實曾晳也由不知所以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與點之意故終死於季氏點又不知体夫子辯論三子之意故雖高而行不捷所以終於狂此亦是路集註言外之意不爲無味故錄之

顧淵

首章爲仁集註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語錄多作謂之仁一此說上爲仁字攷證全民以爲上句重在克己復禮字上則爲字輕如語錄

意下一爲字則包克已復禮在中故重又文公語錄中庸第十三章人之爲道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已復禮或爲仁之爲讀者試思之

按攷證先備何氏王氏二說不同金氏則本何說而言王氏則以集註爲據竊意克已復禮雙之主敬行恕與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則此爲得仁之易耳然亦只是求仁之工夫是事若仁則是已得之效是德固未可便以求之之工爲已得之效而不分事與德之同異也且曰克已是尚有當克之已也曰復禮是尚有當復之禮也然則克已復禮非正所以全其心之德平至於已已克禮已復然後乃可謂之仁耳今遽以克已復禮謂之仁則是便以事爲德便以工爲效也而可乎然則但當以集註爲正語錄皆爲未定之說可也蓋集註是擬議而後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語錄或有失於擬議而言者不可因彼而疑此也

一日克已復禮　輯講謂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用工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復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而言也然則欲克已復禮者果何所用其力耶曰爲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又曰集註程子所謂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却做用工說孔子本意只做成功說

按集註語錄似皆以克已復禮爲用工之事夫下歸仁爲用工之效由已不由人爲用力之機又峰則以克復爲成功由己爲用工意正相反意者一日之語二處只是一意蓋惟一日用力於仁而力無不足故能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仁所以然者以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也如此則正不必以此爲成功可

也且夫子告人未有不言用工而遽言成功者其曰上文以此爲仁此正是上段金氏之見金氏蓋亦相說說而言之耳已於上段辭之矣其曰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者則似是而非也經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亦但言一日之間誠能用夫克復之工則仁得於己天下之人無不許其仁耳一日克復則用力之有誠天下歸仁是得效之甚奈何必以二句皆爲成功之效而後可通哉其曰爲仁由己是用力之機要者亦以是而非也蓋爲仁由己便是克己復禮之機在我而已非克己復禮之外他有爲仁所用之工也若上文但言成功之事則所謂爲仁者果何而爲之乎夫子之意其不出此也必是下文四勿正是克己之目若是成功則自然無非禮之視聽言動矣尚何待於勿乎識者宜無見於此又案只因顏子

是盛聖故不敢以學者用工之事待之殊不思顏子特用工易而得效速不如學者用工難而得效緩耳豈可因其得效之速而意其皆不必用工而自得其效哉讀書不善讀者讀千百遍方能記善讀者只一遍便記得人見其記得如此易將以爲未嘗讀而自能記也殊不思七遍亦是讀天下豈有不讀而自能記之理盖亦以是推之

集註曰日克之　攷證曰日字在一日之前謂日日克之復之至於一日豁然欲盡理純則天下之人孰不謂之仁人哉

按集註前已解一日克復天下歸仁爲效之甚速而至大又解爲仁由己爲機之在我而無難矣然後以日日克之不以爲難云云繼之則此日日字是接上文一日字說去恐其一日如此而日日不如此則爲仁之工有間斷耳況語録亦曰今日克復

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復有多少工夫須日日用工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明日若不克復天下又不歸其仁推此可見日日不在一日之前若以爲日日克復至於一日而後天下歸仁則與仲弓漸漸磨之功何異何以爲乾道哉金氏惟如此見故以爲仁作輕說也讀者其試思之

四箴序由乎中而應乎外　攷證云此聖人之事也中仁也外視聽言動自周旋中禮也

按語錄有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剏乎外所以養其中古是說做工夫處詳此則攷證之說似乎未當更詳之

視箴聽箴　攷證視爲要聽爲重故視箴言中遷而聽箴言亡正性本善只爲非禮之言咻之而性之正亡矣　劉說四箴平觀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義則視輕而聽重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凡得之於讀書爲學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云云按語錄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戒尤重於聽也又曰看視箴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就心上說其次至聽又大綱說聞視箴說心聽箴說性曰互換說也得詳味語錄如此則攷證兼說正與相反恐當且以語錄爲主兼說謂得之於讀書爲學簡冊傳聞者皆聽也其以爲學傳聞屬聽類似矣以讀書簡冊爲聽類則恐未然何則且說今有一件非禮之書如戲曲之類在此抑勿視之乎抑勿聽之乎蓋有不待辯而決者夫賡贊

仲弓問仁章集註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

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自效也　輯講謂夫子告仲弓其意只在恕而不在敬若說敬時須合動靜說（如居處恭執事敬）今但就出門使民上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時於此時而有謹畏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道矣

詳說集註語錄之旨何嘗以敬自敬恕自恕不如双擧之意乎但謂夫子之意只在恕而不在敬如此則求仁本不在於主敬反因欲行恕之故然後乃主於敬乎敬合動靜之說似矣但夫子說敬亦有專就事言如敬事而信之類何嘗必兼靜而言夫子教人求仁多就動處着力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又何處討箇靜來說似不必以居處恭一句爲泥也意者此章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兼持己及物言者但因仲弓樊遲資質有偏

故告之有詳略之不同耳仲弓資質厚重不患其不恭不忠故持己接物皆只從用上說起（厚者必忠重者必恭）樊遲資質麤鄙易至於不恭不忠故持己接物皆直從体上說起（麤者必不恭不忠）至於告遲以忠而不及恕者蓋忠則不患其不恕矣不知識者然否

饒氏又謂集註以無怨爲敬恕之效要之只是怨之效敬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與無怨之效否若以爲主敬而後能行怨則敬都不知不敬能得無怨之效否若以爲主敬而後能行怨則敬都是本又安可以無怨之效專歸之恕乎不敬則不能恕無怨之效何由可得若夫人望而畏兼則不侮此自尊言敬之效者與主敬行恕之效誠有不同引彼證此毋乃辭勝於理明於彼而不明於此乎

饒氏又謂集註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行怨之事恐說心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全不得曰行恕則心公而理得然謂之心德全則未也
饒氏蓋以上章主心之德言此章主愛之理言故如此說耳如此分別固無不可但愛之理乃所以爲心之德若但於愛之理無所味而於心之德不能全又何以爲仁乎双峰知分而不知合過矣況心德之所以有不全者私欲害之耳私意無所容則心德之全不外是矣且心公理得即當理無私心之謂當理無私心則仁矣非心德全者何足以辨之更以集註亦將無已可克之言觀之可見無已可克謂之心德未全不可也但集以亦將二字言之固自有斟酌矣双峰力以爲恐說心德全不得然則仲弓欲心德之全又將何所用工耶
饒氏又謂克己復禮反身而誠之事主敬行恕強恕而行之事也双峰以克己復禮爲成功故如此說其實反身而誠則固無已之可克矣若以反身而誠爲克己復禮之效則可耳
集註程子曰云云唯謹獨便是合內之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持也　集成輔氏曰出門使民是與物接時獨是未與物接時即儼若思時也　通謂未與物接時是獨及與物接時才朗一念亦耳　潛室陳氏曰在暗室屋漏則慎獨在大庭廣衆則不慎獨哉　發明儼若思靜時敬
儼若思是未與物接時獨非未與物接時儼若思是靜時主敬存養之事也謹獨是動時主敬省察之事也輔氏以獨爲未與物接時儼若思之時通者以爲未與物接時是獨皆非也通者又謂及與物接時才朗一念亦是獨此說却是蓋獨是已動輔氏似專指爲未動固全失之通者似以爲該動靜亦得失相半要皆以儼若思即爲謹獨之誤也蓋出門使民雖人所同知之

地敬之至與不至則已之所獨知者也故程子以爲出門使民
使有見賓承祀之敬者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
矣然此特人所同知者耳若不能謹之於已所獨知之地則人
所同知者特象恭色莊者耳此謹獨所以爲動時主敬者然也
至於儼若思又是未出門使民之前先有此敬之謂蓋出門使
民又動時事則未出門使民之前非靜乎思則已動謂之若思
是固非真有所思也特內主於敬初無怠惰放肆之習雖未與
物接而常整齊嚴肅若有所思者耳非靜時主敬之謂乎若知韓
氏謹獨即儼若思時與通者未與物接時是獨之論則程子答
或人之問何不即以所謂謹獨者告之而又別立儼若思之論
耶要之二者正與中庸戒懼慎獨二節相類不知識者以爲然
否

按謹程子於子在川上章及此皆言謹獨然於此章却補得出
門使民以前工夫下文儼若思一段又詳之
此亦如韓氏之見知彼則知此矣夫奚屑贅
按饒氏說以爲此章全論敬恕又言使民如承大祭所謂[illegible]
施勞也
饒說已辯於前矣但使民如承大祭不過敬於使民而已今日
無施勞然則民皆不可使歟以此一句爲恕不爲敬併
掃除集註主敬之迹以成就饒氏專言恕之說耳正恐出門如
賓一句終是敬意雖欲強說作恕亦不可爾奈何竊意出門使
民不過以此二者爲持敬之方例初不可泥此以爲說也惜乎
諸儒不免於泥而失經註之旨也
集註程子曰云云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敬明

謂程子恐人認見實承把作勉強拘束之敬故云云蓋欲如所謂
檃之用和爲貴也　程子又曰只謹獨便是守之之法發明謂又
恐人外貌如此中心不如此故云云此正與有子論禮章殿而泰
和而節略相似舒泰於外謹慎於中持敬盡矣
前段所言猶有意思但程子恐未只言纔出門使民便有見賓
承祭之敬如此若其氣象須如此耳恐不爲防其勉強拘迫而
設此後段所言似不相看殿與節未嘗專在內也而以爲謹畏
於中之證泰與和亦未嘗專在外也而以爲舒泰於外之證竊
所未曉觀於彼章語錄有曰如入公門鞠躬可謂至嚴然而自
肯其心爲之無厭倦之意又所謂和也詳此固未嘗以嚴專主
內和專主外之意可見矣
栗子成意集註云云子貢矯子成之辭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皆失
之矣　叢說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主
二章雖皆以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節略
下言誠不足補畧但小脩飾耳誠不足則亦虛無之病語中自有
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按叢說之意亦自集註與其史也寧野之意而發也竊意質與
文其本末輕重之差人所共曉夫子但平言其不相勝之意自
與本末輕重之差不相妨故無弊子貢唯再三以猶之一字言
之然後本末輕重之差漫滅而不存耳況虎豹之鞟猶犬羊之
鞟二句又全重在文上致於語錄可見其失矣集註之云不亦
宜乎
哀公問於有若章集註稱有若者君臣之詞　通引齊氏謂稱名
曰有若無人對君之禮爾孔子嘗爲大夫故止稱姓　輯釋亦引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

若曰庶人對君禮必稱名則哀公問社於宰我何以又稱其字若曰爲大夫故止稱姓則君前臣名之禮非歟要之集註之說已當孔子非不當稱名特以此書門人所記孔子固當敬君門人又欲尊師故稱姓以異於常既可表敬君之禮稱子而不比名又可寓尊師之意始此而已寧我之不書名則偶失之耳

年饑用不足　攷證者得哀公之意本是兩下問年饑謂歲凶而百姓餒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也年饑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有若對曰盍徹乎蓋且對年饑一句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是因盍徹之對而專爲國用之不足故有若再對曰云觀有若君民相對之辭則知哀公亦是君民相對爲問集註似首不解年饑二字之意

攷證此說固似有理但曰年饑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是哀公所憂及屢只在於賦之可加不可加而於民之饑餒全不介意然者尚何以此欠集註乎要之哀公非恤民之君至饑二字不過引起用不足之意所憂本不在民而專在己有若之對乃以君民對言者正所以規之耳要之足國裕民之道豈不外乎徹之一法非且圖裕民未議及足國也集註之意正是如此恐未可以首不解年饑欠之也

子張問政章　通引陳用之曰孔子之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告之以無倦而已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大抵倦最害事若倦于勤遂遂于舜爲此也　輯釋引陳馮二說去其大抵以下攷語

按馮氏所以發陳氏所言之蘊者是矣但夫子既以先之勞之告子路此即是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之意所藏乎身之恕也然則忠亦未嘗不在其中至若堯舜禪舜之說則恐未然蓋此所謂倦勤志不能帥氣故始勤而終怠舜以耄期而倦于勤是氣衰不足以朝其志二者絕不相類若混而無別則世之以怠惰廢事者皆得以舜藉口矣

齊氏謂不欺而又不息之謂誠忠言其不欺無倦言其不息也子張少誠實非子夏之告父流諸渠之葉也而問政蓋有緣飾以干祿之意爾孔子教以闕德而節實藥之也

先儒言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中庸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齊氏合不欺不息爲誠不幾於學者聖人之事混而無別矣乎況經先言無倦而後言忠今則先不欺而又不息如非本文之序奈何子張問政自是學者所當問豈可意其未有所施遂謂其有緣飾干祿之意乎若然則子貢之問政子淵之問爲仁亦皆非有所與告父也豈可亦意其爲緣飾耶古者大學之教先將已而後治人子張學於聖門平日所講者何事必仁無誠心亦克治有未盡耳又豈果爲後世鈎名飾詐貪位慕祿之流哉齊氏憂以此加之無乃稱人之惡而揜其真乎若曰夫子因其如此而藥之則異日又以政爲問夫子乃以五美四惡之言歷歷告之豈當是時又有業與告父也耶

子張問達章色取仁　僩氏謂色取之色與上面觀色之色不同觀色之色指顏色而言色取之色說得開凡出外來可見處皆是色

固是如此但觀色之色是色之在人者色取之色是色之在己

者

質直集註內主忠信　改證子張前問崇德夫子以主忠信徙義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告之又雖不同而意則一質則忠質之謂質則貞信之謂故集註於此章質直即以前章忠信訓之引彼證此可謂切當

樊遲從遊章集註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　饒氏謂范氏謂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上義下利與先事後得成兩意人唯不知以義為上以利為下是以未為其事先計其所得耳知上義而下利則先事後得自有不能已者矣何兩意之有范氏慮學者誤認後字之義以為先且為其事而後求其得者則於天理終於人欲失聖人之意矣故以上下言之其旨深哉

子貢問友章集註大所以輔仁數語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合者也故不可則止　通蔀氏曰友以義合故當忠告友以輔仁故當善道

義合故當忠告然則忠告非以輔仁之故集註之說非數蔀氏唯知此說所以更說下文不可則止之意不去以此見集註之不可輕改也

子路

首章　通漏氏謂樊遲問仁知而後有請則告之以其暗弱進之也子路問政而後有請則無他說焉以其兼人抑之也

樊遲未達其所告之旨故再告之子路已達而請益則有易視其事之意故以無倦抑之遲之未達所請不出於所告路之請益所請欲外於所告非夫子告遲而不告路也

子路仲弓問政二章先之先有司C改證先之之先當去聲先有

司之先平聲子路以勇臨事夫子恐其易於責人故勉其自己率先之則先當去聲仲弓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叢委故勉其使有司先焉之則先當平聲

朱子於四書中音釋或有失於照管處如此類者恐亦有之當改

衛君待子爲政章○通謂按集註胡氏之說以爲當立郢或曰使蒯聵棄欲殺其母則於義當絕春秋必以莊元年不書姜氏之例書之矣今晉納蒯聵春秋之書一則曰世子二則曰世子左氏之說未可盡信正名是欲正蒯聵爲世子之名也正蒯聵與輒父子之名也

公濟陳先生云左氏雖亦有難信處然以子見南子而子路不說子貢以夫子而知其不爲衛君觀之則蒯聵之出奔與輒之據國信如左氏所載者夫子之所謂正名蓋正輒之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之名耳若蒯聵則雖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其爲世子自若也何以正世子之名哉通此段當削去愚謂世儒務欲已說之合故於左書之有礙於己說者便詆左書以爲不足信唯饒双峰爲其通特效其尤耳噫效其尤者豈特通爲然極本窮源則輯講之當削者何限通此段何足削哉

樊遲請學稼章　通馮氏謂周官閭師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稼圃亦各有業不通習也而謂聖人兼通之乎善乎韓退之之言曰聖人之能多農圃之智專故也

農圃之事聖人通與不通不足論夫子自謂農圃之不如特以深拒樊遲使之自喻焉耳假使樊遲能知農圃智專而就問焉又何足尚乎觀夫子以小人哉與焉用稼之言繼之意固可見

若曰聖人不專攻此故不以告則其意滯味淺真如集註所謂懼其終不踰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者矣

通釋貧而爲農圃未爲不可樊遲豈亦有意許行之說而慕之者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　攷諸觀章末四方民至焉用稼之語則樊遲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註疏也　通謂此必有入以墨翟禽滑釐之說者此夫子所以小之

按集註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味斯言也則聖人所以拒須之意未假他求而可得矣蓋自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爲小學以至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爲大學皆聖門教人之具也遊其門者自八歲而十有五自十有五以至於耳順不踰矩之際敎次及朝斯夕斯然後可庶幾耳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蓋謂此也尚安有餘力以從事於稼圃乎須以此問則其志之小可知聖人以此拒之又何足怪通釋意其慕許行之說猶以爲甚亦有而未敢質焉未害也通者度其爲墨翟之說入之則且以爲此必有而決其辭則固而不通矣攷證又直援章內之語爲樊遲自欲爲許行神農之證且以孟子彼章爲此章之註疏是又因通釋之意而增益推廣以實之者也以愚觀之皆未見其必然也假如所料則遲自欲學爲農圃又安知聖人不如此拒之乎

誦詩三百章　通引潘氏謂夫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夫子之刪去者無幾○輯釋亦引之

刪詩固在晚年兩言詩三百又安知其皆在平日而不在刪詩之後即況學詩有思無邪之用誦詩者責其達政專對之能又

豈未剛之詩所能致耶且疑事毋質此等非大義所関不知馮
氏每欲如此質之者何故
衛公子荊章　通引胡仁仲曰人之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
久能幾何世之馳騖不反也
其久能幾非儒者之論夢幻人世者其初皆因所見如此耳夫
子之取子荊特以其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耳政不必如此說
也
子適衛章集註彼二君者其能然乎○攷證發明皆以爲當言二
君而止言二君者文帝言行無過且不能教也
按集註此句自承上文未見所以教說下來與文帝初無相著
何妨與之分析
冉有用我章集註朞月謂周一歲之月
按中庸章句釋期月爲匝一月也與此不同蓋此章言朞月
而已可也非周一歲之月不可若以爲匝一月則大近而紀
綱未易布中庸以擇善不能朞月守爲不知必釋爲匝一月
而後見其守不能久若以爲周一歲則亦可謂久而不可爲
不知矣不泥於辭之同而各隨其事之當此集註章句之所
以爲集註章句也夫
如有王者章集註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
效也　輯論攷氏引堯舜之世必三苗既格東漸西被朝南暨聲
教方是堯舜致治之仁　輯釋亦引之
按集註引周事證者蓋以文武承大亂之後至成王與禮樂之
時恰好與必世之言相應堯舜以治繼治難見三十年爲世之
通引之於此未爲的當

苟正其身章從政　饒氏曰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此言
蓋為大夫發　輯釋亦引之
然則子奚不為政子為政焉用殺亦皆人君事耶
冉子退朝章集註政國政事家事云云　通引吳氏謂以夫子此語
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若小事則不
必然爾云云　輯釋亦引之
按吳氏此說與集註主意全別如集註則侯國之事無大小皆
謂之政必家事然後謂之事爾如吳說則侯國之大事方謂之
政小事則但謂之事不必以家事為事也吳氏平日於朱子好
立異為高本無足責獨通與輯釋引之於此不為折衷使若與
集註相發者而實則不然殊誤後學耳愚故表而出之以俟知
者

集註引魏徵獻陵之對為證　攷證王氏曰夫子據禮直言之不
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教冉有矣以魏徵事比恐未然
按集成胡氏嘗糾徵對並論發明爾然不離於正此故其語意
略相似耳若夫子則雖容不迫隱然正名分抑強僭而救行焉
徵則婉辭諷諫僅於面折廷爭而言聽焉庸何傷乎發明此言
可謂至矣愚謂集註上有夫子為不知者而言一句在前魏徵
獻陵之對正亦是為不知而言者朱子以其語意之略相似也
故引以為比謂之略相似則固未嘗以為全無異也亦猶孟子
集註引蕭何養民致賢之言以證伯夷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
歸焉之意至於以圖天下自不害其為私則在學者當自察之
耳此曰畧相似彼曰暗合而有公私之辯其取之之意與不盡
取之實皆可見矣不過皆是因其有相似處而引以為比使學

者之易曉而已何未安之有況獻陵之對以臣告君有政之荅以師誨弟子於彼猶爲似諷而不離乎正於此則爲警發之道語意雖略相似而所施不同是又所當辨也

定公問一言章四幾字集註皆訓爲期　饒氏以爲終覺牽強當分作兩樣看其幾之爲訓期不幾之爲訓近則不煩辨說而意脈然矣　攷證以爲集註引詩證乃時期之期非期必之期通釋皆訓爲近以言不可以若是爲句其近也則入之言云云不近於一言而興邦乎詳見語意爲近陳與可曰依通釋訓近仍作一句讀言不可以如此責近效言不可如此必近禍亦通　輯釋引饒氏說

按通釋以一說云云即攷證所引而自云然彼以邦之興喪爲問而此乃特言其近則責難之義爲泛而不切矣詳此則勉齋同作

以此說爲勝於集註也金氏阿其所好乃引之以爲定說全非不在多辭但即勉齋所謂泛而不切者以折其衷可也陳用之之說又於二近字上加責字必字說方可強通責字必字又終不脫得集註期字之意而後爲安頭上之頭架屋下之屋惑人甚矣双峯分爲二訓誠易曉矣但朱子不欲其一章之中同字而異訓耳喙喙爭鳴吾誰適從不若且以集註爲斷無已則更存饒氏以備一說可也

葉公語孔子章　發明引或問之說自從徇私情而不要以公理

中間引起但見情不可偏主之意所以不明不可不改

引起云云

按此節或問本言情與理不可偏主之意發明去其上截只從

樊遲問仁章集註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

之則辟面益背推而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　通謂云云仁者徹上徹下初無二心故聖人語仁徹上徹下亦無二語

徹上徹下語只是其此一語既可以徹上又可以徹下下是初學之事上是成德之事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語夫子以告樊遲則初學求仁者固當從事於此此語之徹下者然也然至於辟面益背篤恭天下平之盛亦不過有此三語充之推而達之而已則德盛仁熟者亦豈能外此三語而成德哉又此語之徹上者也通所言似欠明白其餘當於子張篇博學篤志章互辯之

子貢問士章　攷證恐此士非以學言是以職言者蓋以又問今之從政者故也

按攷證蓋因使於四方一句推出此意爾恐未必然矣

誦詩三百亦以授之以政使於四方爲言豈亦爲士之有職者言不在學即況此下答其次二問又何以見其爲有職之士乎竊意子貢三問只可以知士之言行又欲知其措諸事業之實爲何如故以今之從政者爲問以觀其當得何等士爾非欲歷問士與大夫之職也若果欲問士之有職者何爲不亦以當今之爲士者問我且子貢以可謂之士爲問益可見其學者之稱而不論有職者矣

不得中行而與章集註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輔氏與發明皆以爲激厲主狷者之節言裁抑主狂者之志言

按攷峰嘗以志極高守有餘爲狂狷者之過以行不掩知未及爲狂狷者之不及於其不及而激厲之使之跂而及於中於其過而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也推此則狂狷皆有當激厲裁抑

處文意似完輔氏發明之說似欠完備且經註皆先狂者之志後狷者之節則激揚裁抑四字亦當順解如二家之說皆先言裁抑後言激厲似亦未順更詳之今觀輯釋但引饒說不引二說可見愚言之有契矣

集註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拔　攷證孟子中道狂狷鄉原前後通爲一章而此章集註乃突入謹厚二字謹是不狂者厚是不狷者亦是善人但欠志節爾初註正作善人後改從謹厚蓋謹厚之人但據其資質止於此上不能進於中道下不期爲鄉原而亦不覺爲鄉原

按語錄有云謹厚者猶規矩則有餘責以任道則不足愚又記朱子議論謹厚者似指閔冉以下諸子而言今忘其所出矣竊意謹厚之士決然不至爲鄉原之歸蓋謹厚與鄉原自有誠偽之分謹厚非必信廉潔之行也狂者不足以稱之鄉原立心全是私僞特似乎忠信廉潔者耳謹厚者安得至此攷證因孟子之言而強欲配之不亦誣乎

鄉人皆好之章集註一鄉之人豈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亦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通釋不以鄉人皆好皆惡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云云此其所以爲賢也至於善者好而惡者不惡惡者惡而善者不好則又推言之耳　輯講謂集註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以下說得好但謂一鄉之人宜有公論郤與下文相反蓋集註初解鄉人皆好作好君子皆惡作惡小人故曰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繼而解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好惡兩字皆只就君子身上反覆說故曰善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好之而惡者不惡云云兩段首尾不相應所以不可曉唯通釋之說見得首尾皆是君子所以大段分曉

集註一鄉之人宜有公論之言方是泛說大槩道理宜如此而子貢初焉發問之意已寓其中蓋子貢但知一鄉有公論而未思鄉人有不善者耳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之言亦且泛說在此引起下文之意以見未可謂鄉人好惡皆是公論處而子貢二問之失夫子答之之旨皆寓其中至謂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方是正說子貢鄉人皆好之之意蓋以惡者不惡則亦好之之謂也其所以不曰惡者亦好者蓋以主君子而言惡者必惡君子無好之之理故但言不惡以見其亦好爾繼而曰必其有苟合之行者所以明夫子前一未可也之意以見皆好之之未得爲賢也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亦方是正說子貢鄉人皆惡之之意蓋以善者不好則亦惡之之謂也其所以不言善者亦惡者蓋亦以主君子而言善者必好君子無惡之之理故但以不好見其亦惡爾繼而曰必其無可好之實所以明夫子後一未可也之意以見皆惡之亦未得爲賢也如此則鄉人之善者好之必其有可好之實不善者惡之必其無苟合之行皆不假言矣有可好之實無苟合之行則其爲君子可知以此觀之集註却是只詳解上二節意欲人推前二說以見後二句之意耳通釋輯講皆於前二節問荅不十分解而但詳解章末二句之意將謂集註亦是如此所以既疑其爲推而言之又病其首尾不相應往往皆是已而非集註而不知已之說即不出集註之意也集註之意何嘗不見得首尾皆是君子哉但黃饒二公皆失集註之意而不自知耳饒氏誤看中庸戒懼愼獨兩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章句亦是已而非章句誤正如此讀者即此亦可以明彼矣

攷證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此鄉人皆好之者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此鄉人皆惡之者也然鄉原惟孔孟而後知其賊德章子惟孟子惟能辯其設心甚矣知人之難也

以鄉原證皆好當矣以匡章證皆惡則未也蓋皆惡之所以未可者以其無可好之實未得爲君子也章子却是未至於可惡而衆惡之者故孟子猶不忍絶之與夫子未可也之意正相反

子貢兩問皆是欲知君子攷證誤認爲惡小人故如此引證耳

憲問

士而懷居章集註居謂意所安便處也　通謂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相反懷居者即其身之所便以爲安　輯釋亦別之

按通是祖述饒氏之意但集註以居爲意所安便處則凡改過不遽善不決聞義不徙以至去就取舍之間有貪戀顧惜之意者皆懷居之所爲也通以爲身之所便易意爲身而又以懷土爲證則似專指爲居處之居而所該狹矣集註一字不可輕改如此哉

南宮适問章俱不得其死攷證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由也於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辭也此章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氏王氏以然字喚下句便見尚德之意　夫子不荅攷證云以然字屬下句意自分明不待於荅然字屬下自如攷證之說夫子不荅當以集註爲斷觀夫子荅仲弓漆雕之問曰雍之言然此雖分明獨不可如此荅之乎今乃不然故知其因所比之意難荅也

愛之能勿勞章　晁氏謂愛是上愛其下忠是下忠其上大綱如此說可也恐二字亦不可截然分主上下說更詳之

或問子產章駢邑三百集註駢邑地名　通引馮氏謂駢邑伯氏食三百家也　通自引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凡三百社　集註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攷證人名與地名他書無所見然說本文又似伯氏駢是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蓋春秋時以駢爲名者多有之如王子伯駢之類是也又如公與之邑六十與之邑三十蓋采邑之數古者四井爲邑則三十二家食邑者收其公田之租邑三百則九千六百家所謂萬家之邑也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又曰桓公置管仲于穀無駢邑之名　輯釋亦引馮氏與通之說

按集註引荀子書社三百爲證則馮氏三百家之說不可通通者固集註社字而以爲三百社攷證因經文邑字而以爲三百邑恐爲近之然又未知其敢爲的也攷證人名地名之疑未知如何當闕之以俟知者

伯氏　通引馮氏謂伯氏敬仲之宗長　通謂能使諸父昆弟不怨最難而仲能使其宗長不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尤難而仲能使齊大夫不怨故下繼之曰貧而無怨難然貧而無怨其難在貧者能使伯氏貧而無怨其難在管仲

按集註但曰伯氏齊大夫而馮氏與通皆以爲仲之宗長抑有所據耶抑但以仲氏伯氏若兄弟之次然者而意之耶且下章本與此章不相干通因此章有無怨字強入一難字於此却硬牽下章之意以合於此章至曰難在貧者難在管仲則亦自知其有所不通矣然亦下章馮氏之說有以啓之也

貧而無怨難章　通馮氏謂夫子論貧而無怨難因謂富而無驕

易爾記者以夫子稱伯氏失邑而沒齒無怨言因次於此見伯氏亦賢也

夫子本只以貧富對言欲人處之而知其一難一易如此爾馮氏之說恐未必然

發明引輯講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饒氏曰能安於命義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矣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按或問取南軒之說曰云云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詳此則無怨雖未便是樂亦非無諂可比況子貢以無諂無驕並言夫子則以無怨爲難無驕猶易則無諂不如無怨信如南軒之言矣又峰無怨與樂之分別是已然似以爲無諂便是無怨然者則欠斟酌要之無諂無怨與樂高下[illegible]

[illegible]等不可混而言之也輯釋則兼引張饒二說而不與折衷

讀者自分別爲耳

問成人章　輯講問集註曰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而先生解義云知足以接事廉足以立本如何饒氏曰接事力行泛應三者以才言未見所接所行所應之當否立本是立此三者之本此亦止是以氣質言若窮理養心則以學言乃文之以禮樂中事此所以不全用其語也　又問集註言才全德備中正和樂而誦義云本立用行中正和平是如何饒氏曰某疑集註稱贊太過於亦可之義似欠斟酌所以放下一等說

集註既以兼此四人之長言於前又於知廉勇藝四字之下皆以足以二字承之讀者知兼字足以字之旨則可與言集註矣通者有言集註下兼字與則字蓋能兼此四子所長則移其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足以窮理若獨用其智固未足道也推此可以例其餘矣愚
竊以爲子路問成人夫子不告以他特以四子之長等事告之
以中庸入德之序言之則窮理養心力行泛應之說豈不切當
而欲改易其一二字面以汨亂之乎文之以禮樂固是學之事
然不因上四等資質以爲窮理養心之等用則禮樂文在何處
大抵此章分明是有此四人之資質以爲爲學之本則德可以
成至於見諸行事文須文之以禮樂方賢文不相勝耳且双峯
既易窮理養心爲發事立本而力行尚依其舊則天下豈有未
能窮理而可以力行者乎未窮理而力行其不爲妄行者幾希
若曰窮理養心以學言則力行獨非學之事乎至於稱持太過
之疑亦恐未然詳味集註新言亦不過是君子成德之事材德
出衆之意耳若較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如天之

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固自有間然可以之義何欠
斟酌之有

臧武仲以防求後章集註備范楊二說輊請問逆釋主楊說其
意謂使武仲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易見唯不以防言則要君
之心難知既用知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夫子之言春秋誅心
之法也是如此否饒氏曰然

范氏是直指其心而言楊氏是辯其迹之似而發其心之隱而
言二說兼備至矣

子問公叔文子章集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攷證按左
傳及註當作公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

恐或有之

桓公殺紂章 攷證程子據漢史薄昭言桓公殺弟大約以兄弟

爲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亦云但二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矣不得爲正矣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弑子糾在內乃不能赴難討賊而奔魯及雍糾殺無知桓公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子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罪已自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離桓乎

按此說主意雖與集註不同然亦無悖於集註義理正大左驗明白益備一說以俟知者

九合集註九春秋傳作糾　放證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云不以兵車者按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義也

如此說以字似傷於巧姑存之此以俟知者

如其仁　集成蔡虛軒曰子路是以忽爲仁管仲爲未仁夫子荅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指忽而言　輯釋亦引之按語錄葉賀孫問如其仁或說如召忽之仁朱子深破其不然蔡氏又是因其說而反用之若其非夫子朱子之旨明矣語錄又言夫子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詳此則謂匹夫匹婦之諒爲指忽者亦豈爲得夫子之意哉蔡氏不過以爲仁之道大恐管仲不足以稱故必以召忽相形言之以見其義之輕爾殊不思集註以仁之功言之則其意已備政不煩如此分析矣

管仲非仁者與竊集註程子以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愚按尹起莘發明綱目書法有疑於王魏不能死建之言大畧以爲太子秦王王魏皆高祖之臣子耳自王魏言之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若潘王交鬬則固有高祖在焉若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太抵東宮與諸王宮屬皆出於朝廷之所擢用與人臣事君不同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若夫齊桓子糾均爲公子亦既出奔于外齊襄既沒齊國無主故齊桓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

北若唐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之比也然則王魏非唯不能死太宗亦不當辭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愚詳尹說如此自太宗有大功於天下建成失德反害其功以致交鬬觀之則王魏固若不可私其所事以辭有功之藩王也然凡爲東宮屬既受天子之命以輔儲君若初無失德而藩王有奪嫡之心至於興兵構禍以少陵長以逆犯順蒼黃急卒禍變不測當是之時勢有不可以待於請一人之命者身爲東宮之屬抑將首鼠兩端顧望而不救乎抑將奮不顧身致死以赴救乎況建成雖云失德然其死也不出於高祖之命在太宗未爲盡善則王魏雖死其難亦未爲過也尹氏但知一人在上則太子藩王均爲臣子之義而不思太子國本君副其分有非藩王所可盡同者則其所以處王魏者固未得爲確論也獨藩王之

屬不論曲直是非皆不可私於所事以讎儲君而但當請命於天子則泊如尹氏之說耳至於王魏既失於不死建成之難及太宗登位儲貳君臨大寶乃欲違高祖太宗之命而不之事則亦恐非所宜此亦當以尹說爲是觀於朱子功罪不相掩之言可見矣姑置勿論于此以俟知者

公叔文子大夫僎章　通引馮氏謂夫子聞其與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僎之時非身後也　通謂是以謂之文是言於孔圉既謚之後可以爲文矣是言於公孫枝未謚之先一則孔子所言是明孔文子之所謚一則公叔文子之所謚卒如孔子之所言言於謚之說朱子無是言也集註無是意也意者不過文子既謚之後夫子嘗其在時有與臣同升之事故如此說耳双峰謂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爲如此是亦無�於文之謚矣意正

如此今曰夫子聞其與臣同升則是文子薦僎之時非身後也若果如此則與臣同升之事洪氏以爲有知人忘己事君之三善以知人言之則曰可以爲明矣可也以忘己言之則曰可以爲公矣可也以事君之則曰可以爲忠矣亦可也今不以此三者稱之而曰可以爲文矣夫聞其有與臣同升之善而稱其可以爲文似亦未甚切當豈若但依聞於既謚之後爲平易耶若曰聞之二字須是同時方可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仲叔于奚辭邑而請繁纓論語左氏亦皆以聞之爲言文子于奚之事皆在夫子未生之前亦以聞之爲當其時可乎然則聞之二字固未足爲左驗也聞之未足爲左驗則通者言於謚後言於謚前之說宜亦未得爲確論也今輯釋亦引其師說破馮氏矣不可不攷

子言衛靈公無道章　胡氏曰園即敏而好學者貴即問奧竈者媚即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園幾矣賈之竊權媚之善使治世之罪人也

此特以論語證論語耳若以左氏傳妻太叔疾之事觀之則園亦若人之流耳獨得不爲治世之罪人乎

陳成子弑簡公章　通引馮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此以義言也以尊之衆加齊半之半可克此以力言也天下之事常患乎義有不行若力不足也以天下之大義誅天下之大賊而力又足以勝之此其所以爲可行也

按集註程子之意以當衆加齊半之言爲非孔子之言今馮氏乃若深有取乎此言者何耶語録或問辨此固已詳矣愚竊庸贅

古之學者爲已章　饒氏謂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論其用心之同異云云通謂學無古今之異學之者有古今之異學無異用心有異此所以爲古今之異

陳公潛先生曰如汉釜之說則似古字上有一句通說學下文却分說古今學者用心之異然若愚按饒說本善或者以德行道藝與刑名術數爲已爲人之別而發猶未爲失通者刪其問辭乃無頭耳讀者攷焉可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發明按改而爲之字即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之意於恥字有味

輕改聖經字面以就己說則亦何所不至哉大凡改字爲說須是本字不通故不得已而從變例觀於大學章句改親作新而

又於或問詳其不得不改之意可見愼重不敢輕易之至矣此
蔽集註之說正合中庸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之旨
與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者若出一律正不爲無味也發明亦既
自知之矣乃又強欲改而作之以求其味但恐非夫子所言之
味耳然發明亦是因舊有此說而言舊說纂疏胡氏曾辯其不
然矣讀者攷焉可也

君子道者三章自道集註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集成蔡覺軒
曰以仁爲先猶自謙而明者也以智爲先猶自明而誠者也自誠
而明者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爲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
謙辭　發明按覺軒解自猶云集註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
言便把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比而答以此言也　輯禮並
引二說

是[illegible]覺軒只是發明集註自道猶云謙辭之意耳集註謂自
[illegible]云謙辭非以謙辭爲自道之訓釋也蓋以自道便是謙辭
之意云耳夫子自道也便如說夫子謙辭也一般故覺軒更不
必解子貢自道之言但依集註將自道作謙辭之意言之其
意蓋曰先仁後智是自誠而明此正夫子之事而夫子不以自
居故子貢以爲夫子之謙辭也子貢所謂謙辭蓋指夫子我無
能焉一句而言耳今發明如此病之則又非愚所能及也但恐
發明亦未了集註猶云二字之意故如此見爾但集註訓道爲
言俗說易以爲三者正是夫子之事夫子蓋自言之耳如此卻
是自任非謙辭也意者夫子自道猶曰夫子自如此言耳方與
集註云猶謙辭之意不相礙覺軒下句謙辭字乃是照上句自
道字言之者也讀者詳之

我無能焉　叢說按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所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貴其意蓋曰仁知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爲無能之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言之故如是他人則唯見聖人仁知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意若我無能焉便如丘未能一焉之意皆作謙辭自直截易曉且既曰三者是君子之道不知有是三者又何故至於非本心之正而易失所守耶既是君子之道不知何故君子又以無之爲貴耶然則君子之道四君子何不亦以無之爲貴耶若曰聖人不有其德則又只是謙辭之意何必如此求奇迂晦哉往往亦只因不達集註猶云二字之旨故如此見爾政恐於夫子自道一句雖似意順於我無能焉一句意反不順矣

以德報怨章　以直報怨集註於其所怨者恐嫌取舍一於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又曰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饒氏謂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

集註是就事上說雙峰是就怨上說然集註可以該雙峰之意饒氏却不足以盡集註之意況雙峰又是蹈襲或問之意而言耳其實集註恐有不讎有之一字便見當讎而讎不當讎而不讎之意而或問雙峰之說皆已該於此一字之中矣所謂一字當百十字者即此是也

賢者辟世章　邵引馮氏謂桀溺謂孔子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爲之憮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又引吳氏謂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全論沮溺可見矣

輔釋亦並引二說

馮吳二說意正相反而吳說猶未全背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特以身老則衰故志有弗遂耳非天下事至此不可爲乃無仕志而賢辟世者也馮氏之說非是以吳說爲斷可也但辟世是天下無道則隱之謂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未易及唯伯夷太公之流可以當之沮溺則果於忘世樂與鳥獸同群而超然於斯人之徒與者也其以辟世之士自居蓋自知之不明耳馮吳即以辟世之名歸之然則此所謂辟世乃沮溺之所自謂非夫子所謂賢者之辟世也沮溺特絕人逃世者之所爲耳

子路宿石門章集註胡氏曰晨門云云不知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通謂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通者知其不可之言似與集註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者意旨蓋迥語不當不自覺耳矣集註之旨者也或疑以微子篇丈人章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語意推之則通所謂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言未爲無據吁辱字又不緊可字之意也彼曰道之不行是人不行夫子之道耳若夫子之道則固未始不可行也今曰夫子知其不可而爲則吾聖人亦有不可行處既自知之又強欲爲之即殊不思在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特無人用之是以不得有所爲耳引彼證此恐未爲切當也

子擊磬章集註以衣涉水曰厲　叢說衣裳衣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裳衣而過

按詩在彼淇厲傳云厲深水深可厲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又按韻書曰褰褰渡水由膝以下曰揭褰衣涉水由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帶以上曰屬然則雖不脫衣亦當束衣於帶也

衛靈公

多學而識章一貫集註記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知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輯講謂所謂天匪物物刻而雕之之語則是全不要人多學了恐不然若以此語施之吾道一貫章則可將來此章說知則不可中庸將無聲無臭來說篇終而天下平也是說行之事亦不可將來此章說知謝氏全說此章不着不知集註何故載之

夫子既以多學而識發予貢之問又以非也二字釋子貢之疑然後乃以予一以貫之之語明其所以聖之故則知夫子未嘗不多學而其所以聖却不在於多學而在於一貫也謝氏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以爲多學而識之三句是統釋夫子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與子貢對曰然之意然聖人豈務博者哉一句是釋子貢非與與夫子非也之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二句是釋夫子予一以貫之之意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然而形無不賦者一以貫之而已聖人之於衆理匪事事學而識之也然而理無不明者亦一以貫之而已然則謝氏此語固未嘗有不要多學之意而天匪物物刻而雕之之語亦未嘗但可施於行而不可施於知也德輶如毛以下四句中庸自以之贊不顯篇末之妙謝氏引之又自以之贊聖人一貫之妙篇末雖屬行此章雖屬知然其無聲無臭則一也無聲無臭固未嘗但可言行不可言知也

不過皆是贊詠聖人所能所知之微妙無迹有非學者自體思慮之所可到耳語錄有曰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此正是答學者無聲無臭之問其所以發明謝氏之意可謂至明白矣或問中因論曾子子貢一貫主知主行之同異而曰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若不同然豈有二致哉詳此則饒氏亦可無疑於上蔡之言矣愚竊嘗贅言數句集註如矣言直也　饒氏以爲矣去不可復回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豈周道亦去而不可復回耶然則集註固不可得而求如矣

志士仁人章　通引鄭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輯釋亦引之

夫子兼志士仁人而言其所能如此可見此二等人各自能如此何嘗有志士未免徒死故以仁人兼言之之意乎若仁人獨明死生之理而志士未免徒死則是二事唯仁人能之志士或有殺身而不足以成仁者矣仁人雖明死生之理何補於志士之徒死哉夫子固當獨許仁人而不當兼許志士也如鄭說則志士當死生之際必得仁人與之同患以提撕而指示之而後可耳毋乃泥而不通乎蓋志士仁人不可謂其無淺深之間故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愚嘗又以大學之序推之必知止而志有定向者方可言志士必能得其所止昔方可爲仁人是則明死生之理乃志士仁人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同其所不同者特在乎處死生之除有意無意之間耳有意於成仁者志士也無意而自然成仁者仁人也若曰志士但能不懼而未必明死生之理則程子實理實見之說何嘗專爲仁人發哉鄭說未必然也

朝淵問爲邦章夏時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　攷證此古曆也沈括曰今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

歲差之說當矣但集註是以夫子時斗柄所指釋夫子之言初未說到今日斗柄所指也

遠佞人　通引葉少蘊曰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猶曰說說殄行震驚朕師佞人之能亂禮如此

舜命九官典禮與樂納言各一其職佞人既曰殄行震師寸豈特亂禮樂而已正不必如此牽合也

人無遠慮章　通曰地有遠近時有遠近　謂慮遠者不可因循於目前苟且於一時　攷證集註引蘇氏說似但說地之遠近不說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止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文憲言遠近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按時地之說出於集疏集註謂集註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以時言恐亦可通今通者不採集疏自以地與時混而言之使若皆出於集註之意者不可不辯唯攷證何氏之說最爲畫蛇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躬自厚章遠怨　通謂夫子告仲弓嘗以無怨爲怨之效此言已不自怨而待人以恕是寡怨之道也

自怨怨人之言與以怨已之心怨人者相類彼說有病朱子嘗於大學或問中辯之矣觀通所謂怨只是覓意非如心推己之

謂不可因一怨字偏同牽仲弓行恕爲證也
饒氏謂當疑此章上截只說自厚無簡責字下截方說責字下截
責字恐包上截不得竊意自厚者自家處已待人事事著到責人
處都薄如此則怨不期遠而自遠

上截厚字是對下截薄字而言薄是薄責則厚爲責己之厚無
疑上曰自厚下曰薄責互文見義何包不盡之有但集註是葉
自治治人而言饒說似是專就人交際處說似亦有理可備一
說蓋如其說則責是責望之意（南軒有此說）猶所謂不盡人之歡不
竭人之忠云者盡歡以交人竭忠以待人躬自厚也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薄責於人也施而薄責其報豈非遠怨之道
歟

不曰如之何章集註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饒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
之即再斯可矣之意　雖釋亦引之
如之何如之何是一時言之故集註亦合而釋之如雙峰說思
而處之與思之熟而處之審是二時事今曰即再斯可矣之意
則是先曰如之何是思而處之此一思也先一時之言也再曰
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此又一思也後一時之言也竊恐
再斯可矣分明是兩番思若兩曰如之何不過是一時之言耳
況如之何如之何只是方思方處時之言雙峰乃以爲下言如
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思熟處審是既思既處已後之事與
集註熟思審處之意自是不同唯其方熟思而審處故曰如之
何如之何既曰思之熟而處之審矣又何以言如之何爲哉此
集註雙峰善於措辭不善於措辭之同異也讀者詳之

君子疾末世章　通引馮氏謂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
輯釋亦引之
詳集註范氏楊氏之說何嘗有病我疾人之分善沒世只是終
身之意不拘其爲生前死後也馮氏往往因双峰有蓋棺萬事
定之說遂意疾之若爲自疾於義不通故以爲疾人耳殊不思
此只是聖人欲其及時着力猶四十五十無聞不足畏之意故
不必如此拘也若有可稱之實在已而人不稱吾君子又何疾
乎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　馮氏謂曾子兼体用故曰忠恕子貢問
用而不及体故曰恕而已矣
如馮說則天下果有無忠之恕乎或問於双峰曰曾子兼忠恕
做工夫今子貢只問一言故只得以恕之一言告如何双峰曰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卷之　意可謂詳盡馮氏正是
用其辭而失其意[illegible]通之不當去彼而取此也今觀輯釋
引饒說而去馮說善矣
人能弘道章　遵謂有大人有小人大人者人能大其道非道能
大其人也
以大人爲證反似道能大其人者双峰嘗問學者曰人得此道
方爲大人是人待道而弘也如何反能弘道意正如此須知人
能大其道方可謂之大人則無此疑矣
發明引饒氏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
道若說道体則道自際天蟠地不待人弘　輯釋亦引之
天下無二道道之際天蟠地者即其斂之則退藏于密者也又
如何不待人弘參天地贊化育豈不是人中庸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至道即是指洋洋優優二節言之又何嘗不便是際天蟠地之道

吾嘗終日不食章　發明按此章之意又與思而不學則殆之意不同宜細思之

學思罔殆章是相對說此章是專爲思而不學者言無益則殆意在其中矣何不同之有叢說有云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已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斯言盡之矣

知及仁守章集註謂學至於仁則善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　集成輔氏謂不莊氣稟之偏不以禮學問之一關也　輯釋亦引輔說輔氏如此分別固是明曰但集註於前節以不莊爲氣稟之偏至此乃變氣質爲氣稟反益之以學問二字語

已該學問之意蓋氣稟學問二者未嘗不相關學問正爲變化氣質也氣稟所以尚有變者正由學問所以變化之者有所未至學問之所以有未至亦由氣稟極偏有不易於變化耳若氣稟已無所偏則學問之有關之有學問既曰無關氣稟安得尚有偏哉然則不莊固氣稟之偏亦學問之關也不以禮固學問之關亦氣稟之偏也於分屬之中有相關者寓此朱子所以但據言之也歟

輯講問集註氣稟學問之小疵似可疑既到仁守地位則純乎天理安有小疵歟氏曰集註不知如何倘然於文義上看得未瑩故集註於前節曰厚於仁於此節曰大本立矣其於仁守地位已無所妨然不莊不以禮二者聖人既以爲未善則所以尚有未善者豈無所由而然不歸之氣稟學問不可也況謂之小疵

亦猶白地上一點黑相似正無傷於大休也集註所謂小疵正夫子所謂未善饒氏師孟疑至仁守地位安有小疵爲集註之未瑩處然則亦謂至仁守地位安有未善爲夫子立言之未瑩可乎且双峰旣以小疵爲非是而又不明言所以前有不瑩不以禮者何故則後學將何所折衷蠻觸意唯學至於聖則渾然無迹乃可謂之無疵自聖人以下仁如顔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但能不咈過而已即其違處雖亦謂之小疵可也蓋亦以其學問未至於聖氣禀未盡變化而已何獨於此而有疑於集註乎愚見如此未知識者以爲然否

發明謂饒氏疑氣禀學問之小疵未瑩處微易學問字係設施字

輯講之說愚已辨之於前不能明其不然又爲之改易字面以助其辭可謂無見也已且設施有疵何嘗不由乎學問學問盡善設施安得有疵

君子不可以不學章集註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局淺狹而未必無一長而可取　通謂材之所成爲器德之所充爲量

君子方可以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若以器量言君子材德言小人則失言矣今如通說又若以德是未成未充之器量器量是已成已充之材德然者讀者詳之

當仁不讓於師章集註當仁以仁爲己任也　通引馮氏謂禮所當遜者與師而當爲仁之則有不及事者矣且以小子入井觀之亟往救之可也雖師在前亦不暇遜以明當仁之在前必爲而無遜也

曰當爲仁之時曰當仁之在前與集註以仁爲己任之旨不相類語錄若字之問有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無多欲知馮氏之失者當以是觀之至其引亦字入并事證亦似切而實疎如此則已與師易至於相妨與集註仁者我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之旨不類然則無亦字入并無仁可爲也邪須見得雖不讓於師而實與師無相妨之意如孝弟爲仁民物之類皆仁之事以此自爲皆是以仁爲己任何遽至師亦妨於師乎必以入并一事爲說則又似乎就師手上奪一箇相似故曰似切而實疎也

季氏

篇題下集註此篇論以爲齊論 攷證齊論章句頗多疑皆論此篇首章句語頗多疑章亦然故疑其爲齊論

此固是一說按集成胡氏又以皆稱孔子由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爲證又一說也

篇題下集註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禄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爲篇次之意也 輯釋亦引之

以篇首一章爲篇次相承之證其得失已於爲政篇辯之矣其以禮樂征伐禄去公室之語爲篇次之意與里仁篇以前篇不仁如禮樂何之言爲篇次之意者正相類是皆營營於附會汲汲於牽合不顧是否但求一說之所爲竊意此二章雖在二篇八十餘章之中若記者欲以爲篇次之意何不表而出之以冠篇首使讀者得以明知之乎況此書凡二十篇記者排一手如

此三篇此篇說者又以爲孝論則三篇首章孰能相與謀而置之以爲相承之次又孰能相與共就此篇撫此一二章爲篇次之意乎皆不通之論也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首章東蒙集注曰山名　通引馮氏謂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又東蒙也蒙州蒙蒙旅平此以羽爲蒙以旅爲底當是傳寫之誤但以此二蒙爲東西之證然乎

舍曰欲之　通引胡梅岩曰求以爲夫子欲之孔子從欲字上發明責之　輯釋亦引胡說

按輯講或以舍曰欲之爲雖上文夫子欲之之語又峰答一曰兩箇欲字文意不同上欲字是意欲之欲曾是說季氏之欲下欲字是說季氏貪欲之欲是欲字是貪欲之欲是說季氏貪顓臾此欲字

但於後欲之字釋作貪其利則又峰之言信矣胡說正是又峰之所已闢其非集註之意明矣通與輯釋不取饒而引胡誤矣況如其說則求既自言欲之爲季氏之意矣夫子又何爲以舍曰二字責之乎其文意不通明甚尚何疑乎

遠人不服集註遠人謂顓臾設險遠人泛言他國下文誅動干戈於邦內則顓臾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視顓臾爲遠人爾改證之言不爲不是但欠分明爾蓋前節遠人却是泛指他國而言此節遠人與下文動干戈相應則是指顓臾而言明矣顓臾雖則魯之附庸而自是一國以其自是一國則曰遠人以其魯之附庸則曰邦內餘則改證之言當矣

蕭牆　通馮氏謂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發明按郊特牲言祭宗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悉以此謂之蕭

牆 輯釋並引二說

按語錄也不曾改定只據鄭氏註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亦未知是否今馮說正是朱子之所未敢質者通不取語錄而取馮說失傳然之意矣發明兼存語錄之言善矣但以郊特牲爲證則牆乃是宗廟之牆不知夫子所言亦指宗廟之牆言否又不知集註所謂屏亦可以蕭墻是達於牆屋爲義否當闕所疑以俟知者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集註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通引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則季路當在魯也在此年復之衛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集註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此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通引王曰夫子知異時爲魯與季氏之患者不在顓臾而在費也故曰蕭牆之內其後費宰公山不狃卒以費人襲魯而顓臾不與焉

觀通前引趙說以爲二子同仕季氏之證是以集註子路皆從夫子又前之說爲定也後引王說以爲憂在蕭牆之證是不以集註不公欲以越伐魯之證爲然也彼集註引哀公事證與前子路從魯之時前後相應且深得聖人不均不和之語脉熟玩經文可見而王氏輒主費說何也且冉有所謂爲子孫憂夫子所謂而蕭牆憂皆主季氏言矣皆係以魯言之何耶況通引趙說既以大子及魯在哀公十一年矣又引王說以費宰爲證則費人襲魯在定公十二年是則夫子此言於哀公之時及

謂定公時事爲其後之事可乎不知通者何故如此差誤若記于此以俟知者更以質蘇氏說參之可見

益者三友章集註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輯講三者恐不是相反若是相反則直自與柱相反誤自與虛誕相反多聞自與寡聞相反若以三者爲相反終是說得不自在　輯釋亦引饒說　若雙峰之所謂相反者其迹易見不足以感人不能以損人者也三者損益之相反相反之迹有相反之實迹足以感人而實足以損人者此且以直與便辟相對言之直則表裏如一便辟則外之威儀有餘而內之誠實不足表裏不如一可以爲直乎推此一端餘可見矣

益者三樂　集註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輯講此章損益亦不是三者相反　輯釋亦引此說

相反不出友之得失與前章同

君子有九　心章集註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不自省察通引馮氏曰君子未至於從容中道則無所不用其思不但九者而已

謝氏無時不自省察之言是就九者而思之耳九者非一端故曰無時九并無不思故曰無時不自省察馮氏不但九者之言意雖似廣恐非謝氏之意況聖人言此九者於人事已無不該不應尚有所遺也或疑如子張所謂祭思敬喪思哀祭非出於九者一外乎曰此章言事思敬祭何莫非事君子事無不敬言有若哀不敬而能哀者耳

通齋馮氏謂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者言此益不思者而言也　輯釋亦引之

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而不學者言此益不思者而言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章是專指臨事之思而言彼章是兼指窮理之思而言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者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而反求諸心者也虛實固有間哉

鄒君之喪章　攷證吳氏曰此章不知何謂王文憲曰當在南子夫獻之下

王氏何以必見其當在彼章之下而欲強合之耶堯曰篇則得報以下四句連在武王事後集註猶以爲於武王事無所見疑此言衛王之道朱子之愼重不敢牽合如此況南子章與此章相去十餘篇乃欲以意見合之可乎惟攷證如此臆度故於彼則得報四句亦意其爲周之逸書而斷以爲武王之事也意但欲如此臆度則亦何者不可附會耶

葉氏蔡覺軒曰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以至

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

如此等處但曰不知何謂足矣蔡氏意其爲僭而發猶可謂其爲南子而發則亦王氏之見也且既曰當時上下皆僭則宜不獨一南子也又何以知其不爲他人乎至曰附見衛靈公篇末此則季氏篇末耳可謂急於附會而失於檢點者矣不意親及朱門猶有此失他人尚何責乎噫

陽貨

性相近章集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　發明絕說性字則已當其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天地之性非乎氣質不具於人心而自爲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而實

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
若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
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語
録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而言雜即兼也蔡輯饒推言集註兼氣質
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　輯釋亦引之

按不雜不離本朱子說太極之語也朱子本謂太極雖不離乎
陰陽而亦未嘗雜乎陰陽也推此則天地之性雖不離乎氣質
而亦未嘗雜乎氣質也如此則不離者便是不雜者不可歧而
二之明矣發明唯倒用朱子之語先說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
質後說而實不離乎氣質遂以性善爲不雜者性相近爲不離
者析不雜不離而二之則似乎失朱子之意矣蓋朱子先說不
離後說不雜正以言不離則易疑於雜故以不雜二字明其意

耳發明先說不雜而後說不離末又引語録雜乎氣質之說而
云雜即兼也分明是言不離便是雜了遂與上文不雜之言自
相矛盾信乎立言之難堅也其實不離不雜四字只一反覆發
明孟子性善之旨蓋性善之性雖不離乎氣質而實不雜乎氣
質所以氣質雖有不善而性則未嘗不善也至於孔子性相近
與集註兼氣質之言則皆不可以不雜不離爲說矣蓋集註所
謂兼語録所謂雜非謂天地之性性善之性亦與氣質相兼相
雜也特以夫子言此性字是以性與氣質相兼相雜言之耳蓋
性本一於善而氣質則不同是故專言性之本則一而已又何
假於言近專言氣質遠而已又何可以近言唯以性之本與
氣質相兼言之然後可以言相近耳蓋性之本則一以兼氣質
言之則不能以全其一氣質本異以兼性言之則不能以盡乎

異既不能以全其一又不至於盡乎異此所以僅得其相近也發明之說自起首至不雜乎氣質而言之一段皆是已但下文欠瑩徹耳愚見如此恐亦未得爲的當姑筆之于此以俟有道而就正云

子之武城章集註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　通論民謂城以武名乃岩險用武之地以左傳攻之可見子游乃能以道化民變甲冑爲絃歌此夫子所以喜之　輯釋亦引之

集註言夫子所以喜之之意可謂至明白矣馮氏正不必如此引援可也以禮樂化民在先王盛世本是常事雖武城岩邑又何獨不絃歌但世至春秋教化陵夷雖非岩邑亦未有絃歌者蓋絶無僅有之中不覺如此喜之深耳政不必

公山弗擾章　通引藥氏曰子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子而不見不狃召子而欲往其用心必有異乎虎者弗擾名爲畔臣勢不得來見聖人故欲見而召不害其爲有嚮慕之誠虎非不可來見乃欲聖人往見之則無尊德樂道之誠矣既不得見又畏亡而歸之勝則恣意愈論矣且二人雖皆欲去三桓豈不狃則真有意於欲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之所宜與耳虎則意本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以制大夫爲自己之利而已觀於異日吳欲伐魯而不狃止之虎乃勸行三加於魯則可見其用心之不同矣夫子之不召虎而於弗擾之召則欲往殆謂是歟

攷證當時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此亦一名義也故

欲往

按集註只以改過爲說而語錄則有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使臣懷奎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之語饒氏謂子路更欠一問聖人不曾說出難爲臆度爲語錄饒氏皆引而不發致誠則書紳之如此然此事自常情觀之則爲以亂易亂但以陪臣欲張公室爲大罪自是當時一種議論不知其合大公至正之道否聖人欲往必有所主但未見之行事不可臆度則學者只當以饒說爲斷語錄爲正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集註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体大不相類　通引馮氏曰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亦論歟　輯釋亦引爲說

舉其文体之不類如李氏之言是矣然不可知其如何必如馮氏指爲齊論則發矣未有子張問於孔子前篇又有南宮适問於孔子較之此章特入一仁字耳至若季康子問政於孔子之類又不過政字與仁字不同耳文体固無異也亦意爲齊論耳乎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舉夫詩章可以觀集註發見未盡其得失　發明因美攻慝其得因刺攻見其失　輯釋亦引之而少變其語

按朱子詩傳三百篇非必皆美刺之作而莫不有得失焉皆以爲美刺自是小序之謬定字倘未之思耳

予欲無言章集註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　集成蔡覺軒謂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輯氏謂前篇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已未及夫無隱之事實也今舉四時行百物生則夫無隱與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益見明白

集註與無隱之意相發而蔡輔二說但言此章發無隱之意似未盡相字之旨竊意以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意觀之則可以知子欲無言之故是前章有發乎此章也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之意觀之則又可以知所以無隱之實是此章有發乎前章也前章但言已之事此章但言天之理非前章無以見此章無言之故非此章無以見前章無隱之實故其所以爲相發也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通引馮氏曰三年之喪近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失問而夫子作之今乃不以三年之喪近行爲夫子之力而歸之宰我是猶室不見爍不以其功歸之救焚者而歸之灌火者乃曰彼不縱火人安得有爍可救而不仁者反得以爲功也不亦誣乎

君子尚勇章　叢說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夫子答以上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言乃以位言

按集註不但曰君子小人皆以位言而必曰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言則叢說之言當矣

君子亦有惡章　通引鄭氏謂疑此與子路之問同時故答問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若無惡訕上意子貢也徵許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爲子路發　輯釋亦引之

鄭說之是否不可必朱子有言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在我斯言辭簡意足而又不害義者也

通謂子貢所謂徵許因夫子所謂得惡訕上者而推也所謂不遜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因夫無證與空而言也　輯釋亦引之

通此說似矣但集註楊氏謂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然則子貢發問之初已有是三者之惡矣今曰皆因夫子所言而推言之則是既問之後因夫子所言而旋撰之以對也毋乃非集註意乎

微子

首章集註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通謂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不同惟殷紂以爲微子亡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乃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以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速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後死以累其主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徒去以皆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見三人之所當爲易地皆然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也　發明輯釋亦引或問之說正與此同

按通此段議論全是朱子或問中語不易一字僅於易地皆然之下然與夫子之言之上補去十數句而已但集註謂箕子比干皆諫蓋本史記微子世家而言如通所說則是箕子未嘗一言諫也通釋因論此章集註或問言仁不同而曰集註著改本也推此則或問定未定之說總疑今觀語錄有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不見殺耳非有意爲奴也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

爲仁矣此言頗與集註異子比干諫之意相發足見互問所言之未定語録中如此類者亦多不知通考何故盡數刪去却勦此未定之説爲已説耶然與夫子之言定後不同以下却無所謂未定發明輯釋所引或問其得失與通相類亦欠折衷殊啓讀者耳

齊人歸女樂章　攷證大意以爲始焉桓子以家臣僭畔之故捨已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今紀綱已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終於自絀者故終於不用孔子而簡賢弃禮如此聖人已無安得不速去之

此其是否不可知姑存于此以俟知者

集註此節記仁賢之出處而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攷證三仁下惠何以未得爲中庸曰微子遯去仁於清視夫子之去魯則爲過北干諫死仁於忠視夫子之去齊爲不及箕子爲奴下惠三黜降志辱身視夫子去魯又爲過於和而不及於中矣抑三仁之於紂親則諸父諸兄職則父師少師也其始終力量止於如此若但周處之又必有道矣而況孔子聖人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愚又推而廣言之云

觀篇末集註有三仁則無間然之言恐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求疵者其曰微子遯去視夫子去魯則爲過者豈非以其去之之速而無遲遲之意耶觀書微子謀於父師少師之言其哀痛惻怛之意爲何如是豈憮然失其宗國者哉箕子以王子弟出我乃顛隮爲對則微子必去又可少緩乎集註以出於惻怛之意不啻乎愛之理言之使微子之去可以遲遲而遽去之則集註爲失言矣其曰比干諫死視夫子去齊爲不

及若豈非以比干不早去而失接淅之機耶夫子視齊爲他國又未嘗委質以爲之臣也道既不行去之之速宜矣比干在商爲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義君有過而不諫乃委之而去自謂見幾可乎使比干而效夫子去齊之速不知可以謂之出於至誠惻怛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否其曰箕子爲奴視夫子去魯又爲過於和而不及中者豈非以箕子既嘗諫紂而不見聽可謂有遲遲之意而終於不去以至爲奴則不及中庸殊不思微子既去則宗祀可存箕子亦去欲何爲乎先儒以其爲奴之意猶欲俟紂悔過而復諫之雖未有以見其必然要亦有近似若易之明夷既言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言箕子之明夷利貞則箕子之心唯周孔爲能知之耳可少些言愚故曰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來疵者此也

力量止此若伊周必有道若豈非以其不能廢昏立明視孟子所論貴戚之卿有未盡之道耶觀於彼章集註委任權力不同不可執一而論之意則孜孜不免執一之病而失中庸之道矣尚何以此尤三仁爲哉若下惠則自如所論愚無間然者矣

長沮桀溺章　通鴻氏謂沮沮溺也長謂之桀謂健觀二子命名之意其志於辟世久矣　孜證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知其姓名計亦以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蓧丈人之云爾

如鴻說則意其爲二人自命之名如孜證則以爲夫子物色名之臆度之見人人異說又安得爲確論哉但曰一時何自識其姓名然則接輿歌而過之一時又何以知其爲接輿也耶若曰

長祭古無此姓然接輿之接又何嘗是古時所有之姓耶恐亦是二人之號如接輿者亦未可知要亦不必深究也竊意接輿君不見於他書如諸儒之臆度未必不因其歌過車前夫子下車意其與孔子車輿相接而行故亦因以其物色名之也吁但務臆度何所不至此愚所以不敢深信也

孔疏從而後章　通謂接輿沮溺丈人皆楚人也竟音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士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輯釋亦引此說

按通此段議論蓋因集註有在陳之嘆意亦如此之言而發也今以篇末此段集註文勢詳之則以三仁遯民師摯八士與接輿沮溺丈人相對而言於三仁諸人之下則曰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數子之下則曰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上曰既皆下曰又每正是相對言之故其下又總結之曰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皆之一字便可見總包上二節說了至此乃曰在陳之嘆蓋亦如此此字即指上文衰世之志而言言在陳之嘆亦衰世之志耳何嘗以在陳之嘆蓋亦如惓惓接引楚狂之意哉況下文所謂數君子者亦但除三仁在外若遯民諸人亦皆在其中又未嘗獨指接輿數子而言也參以上下文勢則中間所謂意亦如此之此是指衰世之志言而非指惓惓接引一遯而言明矣合而言之則稱贊品列三仁諸人惓惓接引接輿數子與在陳之嘆而思會之狂簡三者皆聖人衰世之志也若是盛世則治教休明人才衆多自有中行之士可以傳道聖人

亦不必遠稱既往之諸賢近接逃世之數子與思不知所以裁之之狂簡矣通者只因誤以在陳之嘆意亦如此爲亦如惓惓接引諸人之意遂以楚狂之狂與狂簡之狂牽合爲說且謂沮溺丈人亦皆楚之狂者殊不思狂簡之狂是志極高而行不掩之狂楚狂之狂是佯狂之狂佯狂是佯爲狂者之病如今之心恙者耳非佯爲狂簡之狂也史稱箕子被髮佯狂而爲奴夫被髮爲奴豈志極高行不掩者之所爲耶不過欲自晦以免難故如此使人不疑之耳集註稱接輿佯狂辟世蓋亦如此觀於後世司馬懿裝聾容翰之所爲可見今曰接輿以下四人皆楚之狂者則接輿固佯狂矣沮溺丈人亦豈皆佯狂者耶夫子之狂士又不過皆只如接輿之佯狂耶夫子皆惓惓接引之如此亦是但欲造就此佯狂者而已耶讀者其試思之

逸民章　通謂孟子於此章獨取伯夷爲聖之清下惠爲聖之和以夫子爲聖之時且添入伊尹聖之任繼以夷惠之後孔子之前可謂深能會孔子此章之意

孔孟之言各有意義謂孟子取此章而損益之恐未必然

集註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攷證引邢疏云朱張王弼云字子弓即荀卿所稱仲尼子弓者金氏恐即周章稱仲之後武王求之而不及故亦謂之逸民今亦不敢爲一定之說　發明亦引邢說且云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姑存于此云

此皆臆度之說不可徵信者也而發明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之說尤爲無據荀卿之言不足信觀其非十二子而子思孟子與焉豈得爲至公之論耶推彼可以明此矣

太師摯適齊章　通引齊氏謂當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

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即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耶　叢說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輯釋亦引通說

按或問據白虎通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今齊氏既意其爲僭天子而夫子止之又意其爲記者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皆是因或問之說而臆度增損之正恐未必然也且夫子正樂之時魯不見用不過私自正之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已夫子固未必得去其一魯亦未必因夫子之正而去其一況魯之郊禘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何者非僭夫子不過形於嘅嘆而已若曰一飯可正而去則曷不因定禮樂之時一齊正而去之而徒爲無益之嘅嘆哉賤而好自專聖人平日所自謂者爲何如今乃於不小之節

年敢於去其國君一飯之僭而不顧既又正其小而遺其大哉齊氏所言非愚所敢信也若曰記者起數以亞仍舊見僭則其既正之後干繚之以下已非亞飯三飯之數而記者強自名之以見魯之常僭又豈爲國諱惡之義耶叢說所言雖與或問不同然不甚穿鑿視齊氏則爲優矣如或問自亞飯以下三飯之說似亦可疑然則大夫再飯又當自三飯以下耶姑闕所疑以俟知者

輯講附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春秋時伶官亦不可任想是時尊尚淫哇之樂正樂都不可用　輯釋亦引之

按集註張子謂夫子治樂其後伶人樂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二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而之四方則伶官之去蓋不爲不用正樂而爲三桓之僭妄也

周有八士章 通謂上數章述夫子衰世之志其有所傷也夫此兩章紀周魯盛世之事其有所思也夫

太師適齊章集註以爲未必夫子之言未章倣此則此所謂有所傷有所思者亦記者之意未必皆夫子之意也但篇末集註以稱贊八士亦是衰世之志通者獨以上數章當之而以此章爲紀盛世之事豈所謂上數章者又只是指楚狂以下三章而言而不知思盛世之事亦莫非衰世之志也耶其是非得失已於子路從而後章辨之此不再述

八士 攷證此段與周公曰章俱是夫子所嘗言集註總說處似不必與師摯章同列而言

集註總說旨是謂諸章皆衰世之志所感縱是夫子所嘗言亦何害其爲記在此篇與諸章相連則亦皆爲衰世之志耶 金氏

以爲不必與師摯同列言不曉所謂

子張

篇題下○通釋曰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言自爲一篇亦以其學識足以明孔子之道也如曰與由而不與乎此則豈亦以尊之而不在五子之列與顏曾皆得聖道之傳觀於首篇之首即以有子曾子之言次於聖人所言之後以至二十篇中曾子皆以子稱則其尊之之意可見今曾既在五子之列則與由以尊不在之言似有可疑編意此篇所記往往皆夫子既歿之後此五子者各以所聞於夫子者授於其徒有師道焉觀於載記載孔門高弟之言亦於此五子爲詳則可見矣故此一篇自五子之外不及他耳曰由之不與豈亦以其歿於夫子之前歟然有子平日言行似

聖人又嘗爲門人之所師而其殁亦在夫子之後乃亦一不與其列者此則偶不之及或此篇皆五子門人之所記故不及他及要亦不必深究也

士見危致命章集註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　通攷楊氏曰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致命則出爲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必見得而後思義則不苟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集註以致命爲猶言授命則不以二者爲有優劣可知士八子論君子九思以見得思義存其一夫子論成人以爲亦可則已非其至者矣下文所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者耳見得可以語君子則見利所以語成人之又其次者未必優於見得之語士者亦明矣楊氏之說朱子既不之取通攷固不當引之以亂之

致命○發明引饒氏曰上句重在致字那裏不消要思至嘗處總思則利害之心生或恐反爲所惑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乎生之際苟不思其義之可否則有不當死而死如子路之死於衛者矣如何不消要思但死是重事不比見得喪祭思其義及敬便自能行死生之際其思得其當而不能委致其命則未免奪於利害或有當死而不死者矣故見危非不思既思則又當致下三者既能思則得之矣

其可已矣集註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　通釋謂其可已矣若曰大節既得則爲人之道可以無憾矣然失之太快而不類乎聖人之言者集註以爲庶乎其可則

罔惡其言之太快然或問之意又不同兩存之可也　輯釋其可已矣集註與通釋之說不同可本僅可之可然下面有已矣二字便說殺了恐當以通釋之說爲是

通釋之所謂無憾即或問語揚之意皆是從子張立言本意上說集註庶乎其可通釋以爲惡其言之太快者得之乃是救子張之失以爲教人之法非不達子張本意而誤釋之也通釋亦只是折衷集註或問之同異以曉學者非以集註爲未定而改爲之說也双峰是通釋而疑集註毋乃於朱子黃氏之意兩失之歟

小道可觀章君子不爲　通謂不爲猶不學

爲字有不訓學字則不通者汝爲周南召南之爲是然故集註必以爲猶學也訓之如此章爲字集註既不加訓釋非不可學訓爲學更詳之

博學篤志章集註程子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通謂樊遲問仁章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睟面盎背篤恭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爲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　輯釋亦引通說

徹上徹下之語程子兩章所言皆只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前章已辯之矣如此章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本只是學者致知之事所謂徹下者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如集註所云故曰仁在其中此即所謂徹上之道也双峰嘗言仁有以性言者有以道言者有以德言者仁在其中之仁既爲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則仁之性是本然之体仁人心也之類是也仁之道是當然之用仁之實事親之類是也皆未及心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外此所存自熟之意唯以爲仁之德則可爾心不外
自熟雖未可便以爲成德之事然成德之道理亦不過
已故曰程子兩章徹上徹下之語皆只是自始至成德
況程子前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語字正指居處
而言耳此曰徹上徹下之道此道字正指博學等四事
同此語同此道自初學至成德皆不外焉非徹上徹下
者前既以仁爲徹下此又以仁爲徹上仁亦有不同乎
前章所言觀之是非不難辯矣

君子三變章集註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
良玉溫潤而粟然　通謂雷霆之威不能不變而爲天日之溶霽
春夏之和不能不變而爲秋冬之嚴厲善觀君子之變當自天而
觀之

此當自其迹與時觀之迹雖有變而可以同一時者則
至於相悖迹既有變而不可同一時者則並行必至於
如雷霆與天日春夏與秋冬其迹不同則其時亦不同
然之勢也若三變則不然迹雖有異時固未嘗不同也
方其望之之時固儼然也及其即之之時雖若見其儼
而爲溫然於方溫之時而望則其儼然者又自若也即之之時
固溫矣及聽其言雖見其溫者變而爲厲然於方厲之時而望
之即之則其儼然與溫又各隨所接而見焉此其所以並行而
不相悖也並行蓋同時也假如同此一時而使三人望之即之
聽之則望者自見其儼然即者見其溫德其言者見其嘉
行不悖之實元可於一時見之謝氏良玉溫潤粟然之意亦
猶此惜乎通之不知發明此意而又以雷霆天日四時之變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O.C

響使雷霆與天日並行春夏與秋冬並行遊與特同而並至於
相悖者未之有也興之盛德之容人雖見其變而實則曾變
也故集註以爲此非有意於變始通之說及若聖人有於變
者觀通之上文有曰人見其變聖人非有意於變也此正是
謝氏之意備言雷霆天日等喻及失其音而不自知也此若詳
之

子夏之門人章　攷證人字句謂子夏弟子於小子之學則可矣
集註前段已可見而後段豈可責之門人小子則似涉小亡爲謂
故點著多誤

竊意小子既如第八篇曾子有疾章所謂小子者然乃是門人
之通稱但識以子字恐讀無可疑者集註前段不過以洒掃應
對初小學之末耳義初不係於小子之小也況所言則除
原文以當字言於小子之上乃可耳今當字在小子之而
此句非所敢知

本之　攷證集註以本之則無四字連讀今詳文意當以本
字連讀則無如之何五字連讀謂子夏之門人於小子之事抑可
矣然末也若於大學本原則無奈之何矣

始集註說則當得掃應對進退則可矣一句與本之則無一句
相對抑末也三字與如之何三字相應合而言之則上三句是
言其有末無本之意下三字是疑其不可之辭不爲無意如攷
證之句固亦可通但本之一之字似乎不順集註者註之
蝉講子游之說以以爲主於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末底自然中節
然施教無序把大學小學來作一事自是不合聖人之教君子有
之說以小學爲小子之學大學爲大人之學亦自合乎大人之教

然又專泥於事而不能著實理則小學自爲小學大學自爲大學全然分作兩截而又無以貫通之矣由此觀之則二子有病　發明亦引此說

按饒氏論子游之病是已謂子夏言亦有病則非集說意也蓋以其有意專於集註故耳且既曰子夏小學大學之序亦自合聖人之教矣而又病其泥事而不說著理無以貫而通之豈恐未然蓋事外無理理外無事但事著而理微著者可見而微者不可見故聖人亦唯使之於其可見者致力至於事無不到理之不可見者自然了外乎此而可得所謂下學上達之意亦只如此下學則自然上達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工夫也若不專務下學又使之別求上達其不至於馳心空妙於實貶皆然之境者幾希則子夏之言既曰合乎聖人之

使學者循其序而進焉則由小學而進於大學無凌躐之弊真積力久而有所得則小學自然有以爲大學之基本大學自然可以收小學之成功學之所至理無不存何患其無以貫通之哉双峰此段議論與一貫忠恕章論集註及說曾子有一上工夫衛公孫朝章論集註說小子道字皆是離了事實懸空說一說理說道者讀者改焉可也

發明謂子游之言似高大而可喜子夏之言實切實而可行蓋發明既引饒氏子夏只言事而不及理無以貫通之之言於前而於此又如此說可謂主見不定自相抵牾誤人甚矣

集註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慎獨　輯講小兒未能慎獨且把箇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

輯釋引發明之言曰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

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此語與程子言不相妨非以解程子語也

按程子之意正是謂灑掃應對事雖小然便是形而上之理理則無大小皆然於此不慎其獨則理便有所虧欠何嘗謂灑掃應對者未能慎獨如苟峰之見耶通者辯此甚當可改苟峰於中庸論綱領處第七條亦如此說合而觀之可也發明如此說謹獨蓋因語錄有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之言而發也然語錄之意學者此只是獨處小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之問言之朱子於其言既以亦是許之則獨之一字又豈得不為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而但為小事哉饒氏之言謂與程子不相妨愚不信也

饒氏又謂游夏說皆有病真是程子方說得好朱子把子夏與程

後學秦嘉史伯璿文璣述
門人同郡徐斑祖校正

孟子

梁惠王上

首章仁義集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發明或疑朱子仁字之訓
孟註先言心之德語註先言愛之理何也諸葛泰之曰語之爲仁
曾子行仁以仁之用言故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体言故
先言心之德論語是從
諸葛氏說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內地方千里

出車千乘也千

大也　纂疏趙氏謂古者

爲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

家通[illegible]乘[illegible]千[illegible]內方[illegible]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壑城

池邑居園囿術路之屬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

之國天子之公卿采地不過方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

故稱千乘之家諸侯大國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

故稱千乘之國諸侯大夫采地其大者亦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

百乘故稱百乘之家

按論語道千乘之國章輯氏引古註馬氏之說曰司馬法六尺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

爲成成一甸之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故成方十里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

地千成司馬法又有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說畧之其實千成即一封之地也封居地方三

百一十六里有畸此即一封之地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氏曰千乘

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適

千乘也馬依周禮包依王制朱子或問謂二說疑馬氏可據且

謂其與孟子王制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

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少誤王制并三代之書亦不足據今按孟

子集註自千乘以下似皆與包氏合者蓋孟子答北宮錡之言

如此也集註但以孟子解孟子故不得不如此趙氏亦只因集

註而發明之[illegible]疑但其[illegible]井出車又是馬氏之說故其說

[illegible]百乘則有所不通矣蓋計井

賦六十四井兵車一乘唯

[illegible]得兵車萬乘方

八千四百井耳如趙氏乃謂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乃是千成之地所出也

一說雖不同然施於孟子則皆有所不通包說於百里之國雖可通於千里之國則有碍馬說於千里之國雖可通於百里之國則有碍何則包以十井爲乘百里之國居地萬井故出車千乘然千里之國則方百里者百居地百萬井當出車千爲乘今都千里止出萬乘是包說施於千里之國則出乘過多而不可通也馬以六十四井爲甸旁加一里爲成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千里之國則如前所推方十里者萬故出車萬乘然百里之國則止有方十里者百不過出得百乘今百里都當出車千乘是馬說施於百里之國則出乘過小而通也畢竟孟子百里出千乘之說不合於周禮正是朱子所不能無少誤處集註但以孟子之言解孟子更不泥於計車出乘之詳故亦不至於抵牾趙氏不思百里出千乘之說爲包氏之言卻又以馬氏之說計井出車此所以不覺其誤今通證中所引司馬法之說甚明顯見趙氏之誤其里數同異之說更於告子下篇當使慎子爲將軍章詳之

移民移粟章五畝百畝　攷證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然尺有數等周尺以人中指中節爲寸人有上中下不同則以中人爲度一尺約[illegible]所尺一則[illegible]

[illegible]司先儒之說有周尺又有[illegible]長於今尺而周

官尺周尺或[illegible]耳蓋今之
經史所言似皆與民尺合者論語言六尺之孤家語言七尺
之軀蓋人以七尺爲中則六尺乃是幼弱可知孟子言五尺
之童又言文王十尺湯九尺漢史言項羽八尺二寸韓信八
尺三寸皆是以長短之相懸者言然亦不過如此而已若以
爲如今官尺則湯文安得有許長五尺六尺不得爲童幼矣
若以古尺當今民尺五十五分則湯文羽信反短於今之中
人童幼又過於短矣古今器物有變不可爲據惟人身長短
宜不相遠以此攷之則周尺宜與今之民尺不多爭但雜書

不可盡數但今[illegible]之先儒所論又當屬何
分竊嘗以是推之今尺或
亦可當官尺六寸許攷之

或有存古時尺樣者又皆只有民尺五六寸許不知如何攷
證疑地尺當長恐亦以雜書尺樣意之也若以古尺與今民
尺不多爭者言之則似不必如此疑矣今田以二百四十步
爲畝猶不滿民尺之數則百步之畝亦豈別有地尺哉其以
中人中指中節爲寸却正與今民尺寸合亦可見周尺之與
民尺不甚相遠矣

寡人願安承教章作俑　發明作俑者殺人徇葬之漸孔子惡之
者以此　輯釋亦引此說

竊詳經註之意[illegible]以爲俑[illegible]

[illegible]而葬之爲不仁而可惡蓋
[illegible]生民飢死者之尤可惡乎
[illegible]爲無味矣檀弓曰不殆
[illegible]爾非以其爲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
至於此云至秦漢之言即驗之外證亦如此說

按柳宗元封建論亦如此見胡氏非之朱子採其言於綱目未嘗不以封建爲聖人制治之要道也孟子之見宜亦不當出此竊以孟子告公孫丑慎子之言推之亦略可見其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而齊有其地矣地不改闢矣推此則謂其知統天下爲一家如秦漢之制者殆不其然其曰周公之封於魯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推此則謂其知統天下爲一家非如三代之封建者恐亦未必然也況井田封建二法相因當時井田之法亦已漸壞孟子豈不能知其有開阡陌之勢然而孟子之論王政未嘗不以經界爲急而不聽其自壞以此推之使孟子得行其志又安得聽封建之自壞而因陋就簡僅爲秦漢之自私而不復三代之公道哉然而孟子每言井田而未嘗一言及封建者此恐別有所見當於辨要篇首章辨饒氏說處及之外此則先儒之論已詳學者攷焉可也

齊宣問桓文章方千里者九　發明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之九國也　輯釋亦引此說

千里者九者　說發明

千爲一家正如秦漢之制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GOV

國爲證恐未必然七國大
里耶若以九州爲證謂齊
如此說可也

依本字指王天下

仁

政施仁之本 文可謂 明白矣而致證乃於 本字
如此說蓋不以集註爲然也按孟子欲齊王反其本心自篇首
舉胡齕言以下至君子遠庖厨反覆詳盡蕪餘蘊矣故其下
遂以親親仁民之事告之欲其即此心而推之又反覆詰其所
以不能然之故而請王度之也前是体察後是推廣所以發明
本心者已盡此自因上文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必不可得說下
來遂以反本開導其行仁政故下文遂言發政施仁之效以實
之集註之言斷斷然不可易矣

章末 發明引張氏曰孟子如對湣隳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
皆徐徐引之當道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之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
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文兵不利
則曰兢則不可又何嚴也蓋前數章者一病爲一事耳至於霸者
功利之說則大体一差無往非病故闢之不可不嚴 輯釋亦引
此說

此說固爲有理竊意前數者齊梁之君已自知其事之未善故
孟子不必更闢其事之不善但徐引之當道足矣後數者則齊
梁之君及公孫丑宋鈃輩皆不知其事之不善或反以爲當然
而責之孟子故孟子不得不已 明道以闢其失

梁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逐於下文註曰發政施
本下註曰使民有常産又發
明白矣而致證乃於 本字
及其本心自篇首
蕪餘蘊矣故其下
欲必不可得說下
發政施仁之效以實
之集註之言斷斷然不可易矣

章末 發明引張氏曰孟子如對湣隳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

眞皆然但以語意則上字當
樂音洛爲歡樂下

交鄰國章

子並作　而集註解事小爲字者本古語也然仁人之心既忘已之強大人之弱小雖曰交之其交際往來與事大亦無異故俱作事

雖若事之然與小事大之事不無分別則其實不過字之而已雪宮章孟子對曰有　發明輔氏欲讀有字爲一句南軒讀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爲一句

竊意當以輔說爲正孟子中以有字自爲句者有數處

晏子　攷證此章純用晏子言後篇公孫丑並言管晏而下止言

仲不言晏子蓋孟子未嘗不重晏子也　叢說後篇丑問管晏孟子獨歸管仲者晏子之才能功烈皆非仲比管仲輔桓爲五霸首尤天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

按二說不同當以叢說爲正竊意孟子亦未嘗有意於輕管仲也觀其異曰論天降大任於是人而以管仲與大舜傅說並稱則固未嘗貶管仲不如晏子也人徒見孔子之於管仲既稱其仁又大其功而孟子則卑其功烈以爲曾西之所不爲遂以爲孟子之論每每不同於孔子也殊不思孔子稱之是爲由賜但以故言其有功無罪者以

但知大其功而不復知其功烈以破丑之惑使知未嘗不小管仲之

子亦□必要其　也之況若之
有以斥其失矣不獨孟子爲然也蓋孔子之時人心之義理猶
明或人雖不能知仲之失由賜之徒則知之矣孟子之時功利
之溺人也淺陋之人如丑者猶不知之他人尚何望乎不然孟子
豈但知仲之過而不知仲之功哉
毀明堂章耕者九一集註九一者井田之制也云云是九分而稅其
一也　饒氏謂耕者九一是以民之所得者言謂九百畝中得百
畝非說賦稅若說賦稅則是什一下文世祿亦是指士之所得言
九一是助法十一是貢法今集註釋九一爲井田之制則是助

僭之失曾不少恕
過因或人由賜所見不同
欲學爲管仲之事者失
爲管仲之事則夫子宜必

而非貢明矣双峰只因其與世祿對言遂以九一爲民之所得
殊不知孟子亦只以井田形体之大槩而言則中百畝爲公田
者恰是九分中之一分若夫以二十畝爲廬舍者則未暇細論
之耳且果如双峰所言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又
當如何分別耶
澤梁無禁　士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　輔氏
謂澤梁不禁至周禮則山澤皆有厲禁亦禁其暴殄天物者而使
取之以時而已　發明引陳替室曰關市不征澤梁無禁乃王道
之始成周、譏市廛□
安

宰悉有厲禁乃王道之成
氏之失曰殊不思集註於
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
禁又王者愛物之

之守禁註毋物
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
辨之者甚當而發明不可
不待辨而決者若輔氏以
澤梁無禁之禁與民皆有厲禁之禁混而言之亦欠分明愚
以爲無禁而有厲禁王道之始固如此王道之成亦未嘗不如
此諸儒皆以此分王道之始王道之成此所以不得其說也
讀者詳之
語錄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之此處又如此開導之何也蓋此
處亦分義利人自不察耳　發明對利國之問甚嚴而此諸章且
婉者法語之言不嫌其嚴異端之言不嫌其婉
前篇卒章之末張氏當辯及此愚亦附以臆度之見矣請申其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愚王於見賢之初發何以利吾國之問是以利國
之孟子而不自知徇利之爲非也故孟子不得不直掃之也
於言論之際自以好貨爲無隱而無隱於孟子則非梁王不知徇
利爲非者之比矣故孟子不可不有以開導之也梁王知有利
而不知有義宣王非不知義之爲是利之爲非者特私欲之蔽
未能自克耳餘則語録精矣　發明以法言異言爲分別蓋本
論語集註之意而言也論語法言異言之義難分別故集註以
孟子所言證之至矣爲發明者正當於此分別孟子何故以法
言對利國之問以異言對王諸章之言以曉學者可也今
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乎
人知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
雖若可通云且下

所
處未嘗言其不得
未嘗言其不得已
說云故於下段結之云
按先儒以如不得已連下文則如為設或之義與如或知爾之
如同而不得已為真有所不得已集註以如不得已連上文則
如為如似之義與如切如磋之如同而不得已非真有所不得
已也輔氏謂下文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但言不得已而不言
如蓋謂其無真不得已之意可見先儒之說不然耳集註下段
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之言言不得已而又言如蓋謂其
謹之之至如此爾非謂其真有所不得已也通者謂其相及是
不詳如字之義不同與有如字無如字之意亦不相似也

為巨室章　通與發明引餽氏之說曰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
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　輯釋亦引之
前是以大木譬賢人所學者大以匠人斲而小之譬王之欲賢
者捨所學而從我以此觀之前譬乃是用賢不如用木耳蓋孟
子既曰以為能勝其任又曰以為不能勝其任不是說求得大
木為工而能勝其任斲而小之為匠人不能勝其任正是言木
大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之大
任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捨其所學則不可
以勝
任不勝任屬之匠者所以
得大木是譬王之求得
賢人之道也後譬則自

鄒與魯鬨章集註落民曰、其必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異哉　通謂穆公歸罪於民是責子弟之不能衛父兄手足之不能捍頭目也殊不知父兄之愛子弟頭目之顧手足者其常也子弟之衛手足之捍則於其時之變者見之穆公不能責己之失其常者而責民之不能應其變者有是理哉

穆公之歸罪於民是責民今日之待己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然也穆公之不能反己是不思己前日之待民不

王文王則敷矣

誼自是以聖人爲準則以

附害意可也奈何以察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當如父兄之愛子弟頭目之顧手足然也通之意亦如此而辭未盡乃若父兄子弟手足頭目自相責然者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不然天下豈有不衛父兄之子弟不捍頭目之手足耶

公孫丑上

首章當面或人問答集註引楊氏之說　攷證楊氏說未盡此章之意天曾面言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至論管仲則曰得君如彼其專行政如彼其久功烈如彼其卑此正以作用優劣言也以作用之優劣言則管仲之功業遠不可望子路何者仲之所以霸不過假仁義以治千乘之國夫子之許子路與子路之自

之間師旅饑饉貧弱垂亡子則其於富强平何有且知人全靠其視管仲真

孟子卷仕人神[illegible]之分集註以爲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然曾西之言楊氏之說亦云嘗謂聖賢之道猶金也霸者之功猶鉄也以大分言之則金鉄之不同貴賤不在言矣然二者之中又各有輕重多寡之差不可不錯綜斟酌以平其價也蓋聖賢之道盡其全体大用如孔顏孟氏者是乃所謂兼金而萬鎰者也子路之學固亦金矣然強其所不知爲知則知有未至也行詐欺天則意有未誠也以正名爲迂則於平治之道猶有所未盡也然則其金之分固未可以萬鎰許之也觀夫子於顏子則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於仲弓則以南面許之諸子則或但以爲循良自

[illegible]聖賢不用世人但

[illegible]車[illegible]之分集註以爲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然曾西之言楊氏之說亦云嘗謂聖賢之道猶金也霸者之功猶鉄也以大分言之則金鉄之不同貴賤不在言矣然二者之中又各有輕重多寡之差不可不錯綜斟酌以平其價也蓋聖賢之道盡其全体大用如孔顏孟氏者是乃所謂兼金而萬鎰者也子路之學固亦金矣然強其所不知爲知則知有未至也行詐欺天則意有未誠也以正名爲迂則於平治之道猶有所未盡也然則其金之分固未可以萬鎰許之也觀夫子於顏子則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於仲弓則以南面許之

於曾求則不過許以可使治賦爲宰而已其分量固有不同此宗旨綫及聖門學者不問高下例以伊周事業期之與所以期孔顏者皆無異哉霸者之功誠鉄矣楚莊宋襄之輔功無足紀爲鉄固亦不多晉仲九合一匡之功則其爲鉄既多且重儗亦不貲未易以一鎰二鎰之金準其直也子路於其所爲固有不智然管仲才智所就則亦恐非子路所及曾西卑其功烈亦是卑其霸功而非王道云爾若如攷證之論則曾西既自羞比管仲遂論正合之功亦西所易能可乎西亦不過自以仲尼之徒故也

[illegible]不以作用優劣較也合而言之則曾[illegible]分而別其貴賤也楊氏言子[illegible]少鉄多而錯綜斟酌以平[illegible]量其所堪也才也

孟以學言勢非管仲所可同日語以才言則管仲之功子路固有所不逮蓋路之學出於正道仲之才優於霸術故也或者猶疑孟子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孟子因齊有其地則王猶反手謂聖賢無所藉於所乘之勢不可也是不然自聖賢力量有餘者而言則所乘之勢有小大固不能無難易之異若力量未至乃恃其大其所乘之勢以幸其功之速成政恐用過其才勢大不為所累如漢高霸長於治郡及為相功名反損者矣若高祖用兵信以論用兵信以高祖天過將得十萬信則多多益辦自愛不知兵者之見未必不以為信善用兵則雖兵少

不足道是論其所乘所乘之勢則夫子南人為由於已而由於外矣愚則以

可制勝方見不可及變高祖用兵不如信非得兵多則不可以成功殊不知信善用兵則兵多皆可以成功但得兵多則制勝為易易亦猶聖賢力量有餘又得所乘勢大則功成為愈易高祖用兵不及信則用過十萬節制無方兵多適為所累又豈能成功亦猶學者力量未至但欲大其所乘之勢則不勝任前賢事矣何成功之望哉不知識者以為然否攷證於論語四子侍坐章亦如此見愚亦於彼辯之矣參看可也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集註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有天下可以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輯講本文

蓋文王之時三分有二尚有一是德之中是謂大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制

……德之推則爲教化教化之流行
用作……人……不說教化則德之所以行者人孰
驗其故哉墨㬰亦何嘗埋然驗德之自行全不以教化爲務耶
且双峰既曰周公制禮作樂禮樂非教化而何又曰殺頑亦率
德改行率德改行非教化之行亦何能得其如是哉然則集註
固無可疑者矣
饒氏又曰文王何可當也一節當分作兩小節看由湯至於武丁
以下言武丁所以中興之易紂之去武丁以下言文王所以崛起
之難
分兩小節亦似是而實不然竊意但通作一節看皆只說文王
興起之難自順孟子之意本只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

受了後來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
又故雖暴虐天下未遽亡天下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更以上下
文勢參之尤爲可見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之去武丁未
久也正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
亦是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是反覆發明
始爲文王何可當也一句之意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
以難也之意而已分爲二節似乎隔斷了文勢不如統看之爲
順也
……一說有兩意一說齊地廣民衆地不
……矣讀就改字略歇一說地不
中讀
說爲正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仕君子道明德立
…通謂孔子四十而不惑
…明者也孟子所以不動心
…而明而誠者也　輯釋亦引此說
按語錄曾子問不動心忍是三十而立未到不惑處曰這便是
不惑知言處計與然則不惑不動心理只一般不可因此而
賢分不同而求其異也蓋孔子雖是自誠而明之聖然志學
一章自是爲學進德之序言明誠不可以言誠明矣先儒以
志學爲知之始立爲行之始不惑知命耳順爲知之至不踰矩
爲行之至自始至終皆先知而後行何嘗不是自明而誠之事
通者只因集註有德立二字便以而立之立牽合互說以爲誠
明明　殊不思自孔子分上言固當自誠而明自志學…

立對言則未可便謂之自誠而明也況以立對不惑而言又是
以行之始對知之至爲誠明之序顯見牽合今亦不在多辨且
以本文推之夫誠則明矣亦曰誠則無不明矣非誠而後至於
明也又安有十年之漸哉
無嚴諸侯　發明引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爲諸侯於福寬博萬
乘皆然　輯釋亦引此說
按上文不受挫與視刺皆以萬乘福夫對言意本不在福夫上
但以其輕視萬乘無異福夫見其勇爾下文無嚴諸侯惡聲必
反只爲…嚴憚者而必反其惡聲則可
不足道矣諸侯萬乘恐非有二
已之言非他人之言

他人之言不得其義
之矣若曰人之
諸心若今人言之不達於理者不少雖舍置之可也
按覺軒蔡氏曰不得於言集註與語録不同豈後語未及修改
耶覺軒及門之士猶不敢質言語之未定況朱子所謂向来之
說又正是集註之意則非言此之時集註猶未定也通以集註
不從為未定之證恐未的當且如前篇荅滕文公請擇於斯二
者之註以權對義而言後語録謂當改義為經後篇道性善註
以門人過揀其大指與序說自著之言不同而皆終於不改若此
之類皆以集註不從為定可乎愚竊以為凡語録泛然不同
於集註則語録未定集註已定自無可疑當語録之
意以為未當然後說出不同之意若則多是集註定而猶欠
一改者耳若謂不可決然其就後則又當而存之可也
通又以為若今人言之不達於理者不少雖舍置之可也為非
人言之證則非也孟子知言正是於人言之是非得失無不究
極如因言之詖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邪正是於人言
之不達於理者而知之何嘗以其言不達於理而不究極其所
以非與失哉　輯釋於此段語録及通皆不引之者蓋以通言
為定而

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
文方論志氣而言
在後面問者蓋知言

且問養[illegible]後又先言便如大學首章先言正心誠意而後及致知在格物也　輯釋亦引此段語錄

朱子以向來之說今看不然則是集註與語錄各主一意從集註則語錄爲未定從語錄則集註爲當改無兩從皆可之理通者以其不與集註懸相而有之則兼備一說可也今乃舍彼其說兩可其論既主此而又從彼政恐未必朱子之本意也

攷證孟子先言知言而卫乃先問養氣能因論氣而遽及亦是一之學未能知所先後也　業說謂集註攷證不同竊意孟子亦有此文法滕文公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無君則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致在致知在格物一段亦與集註不同然不比謂公孫丑承上文言志氣故

周霄乃先問無君後言載質亦與此同

按攷證正與前段語錄之意相反恐當以語錄爲正蓋孟子自著此書使果如攷證未能知所先後之疑則丑雖失問孟子作書之時豈不能少易其序以開來學乃因其誤而不變即如此則語錄以大學爲證無可疑矣又其不然則但以集註爲正而以業說所引斷之可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集註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illegible]養氣之節度也　輯講必有事焉而勿忘勿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兩句乃是[illegible]者也以義襲爲心預[illegible]者故當以直養非義

故當心勿忘惟其非
事焉而勿正是集義正而
外一節大指已通發明輯釋皆全引

按前節是集義所生既集註之末云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
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
浩然之氣矣此節集註末云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
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
又反害之矣此二條皆以告子爲證告子以義爲外固不復以
集義爲事矣則其正而助長又安肯以義襲而取之哉然則以
義襲爲正助與朱子之意不合一也語錄曰助長者無不畏之
心而強爲不畏之形又曰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已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川先生所屈撓便要發揮出做事便是助長此二條說助長皆
只是氣未浩然便強揑做作自以爲浩然正與後節集註
告子實然悍然不顧者相似雖非集義自然生氣之比亦
非襲義襲取於外之謂不過但就氣上做出浩然之形狀而
已然則以義襲爲正助與朱子之意不合二也前節集註釋義
襲之指曰非由外入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此節論正助之病曰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体上添
一件事不得此二條說義襲助長意思自不同義襲猶是知有資
之但就氣之本体上強欲增益之
意不合三也愚往年亦嘗
取正於是猶求語錄

若然後又爲朱子之
蓋輒釋盡屈其說固爲無
見而可鄙者也然則集義

襲與正助之 以異曰謂自以孟子耘苗揠苗之說喻之蓋
苗猶氣也耘猶義也譬之有苗於此時時耘之人力無有不至
至於日至之時不期苗之長而自長者集義所生之意也未嘗
耘之任其自生自長至黄久而不長乃一加耘之工便以爲
可使苗之長者義襲而取之意也二者雖有常暫之不同然皆
有賴於耘有資於義也若助長則更不復有資於義但正之不
毋使說氣上做出浩然之形狀而已如苗已不復有賴於耘若
要其長則但揠之使似乎長而已也以是推之則義襲助長之
本不相關者庶乎不難辨矣

集成輔氏曰 云云 又無所作爲如正忘助長以爲之害 攷證氣
本大而剛順而行以養之勿令有所屈曲愧怍以害之 通謂云
云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爲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事是集義
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害一輯釋亦引通說
按輔氏以作爲爲忘以忘爲害攷證以屈曲愧怍爲害通以忘
爲害以正忘助爲義襲皆非經旨蓋屈曲是不直愧怍是非義
以爲 則可以爲害則不可輔氏所謂作爲却是害而又不可
言忘通以忘爲害亦猶攷證與輔氏之病皆不可不察輔氏是
偶 雙峯義襲爲助長之意遂併
也何則忘只是忘其所有事
事了豈義襲之謂況
分明謂忘但無益末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專於失者何也蓋孟子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闢邪說
莫此為急故 輯釋亦引此二說
按語錄論此有曰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使
知箇是矣詳味此言則通與蔡說皆未必然且如聖賢論恕每
從反處說論四端亦皆就心所咈處說皆此意耳亦皆意其何
所為而言之可乎況乎正言通達之言出於本心之義理義理則
其致一也故易見詖淫邪遁之言由於心之有所蔽心之蔽固
非一端氣稟物欲學術習俗皆所蔽之由也欲因其言之病而
知其心之失豈不難哉然則既能知其非之難知者又豈有不
能知其是而易知者乎通者但因集註未引告子為證故如此
意之耳殊不知集註但推告子自不免於如此者以見其不能
知言之意耳何嘗謂孟子所言專指之哉蔡說雖若可通然不
若語錄所該之廣恐亦非孟子本意當更詳之通釋蔡說所指
不 而輯釋皆引之不知當以何者為定耶
通謂 前則深斥告子關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
首指告子為異端充類至義之盡也但此章本因論不動心而
及告子 而及孔子皆是議論節次所
公孫 丑 恐求之太深抑孟子意乎
恐決字之誤 攷證以 必不阿其所好而空譽

以知人
假使汗下之說然後下句足以備上句未盡之意意味深長双峯
意義何即若以爲決文意固直政恐智者之未可
無私也攷證又勦之以爲已說陋矣
饒氏謂宰我謂觀夫子賢於堯舜不知他所觀在何處不可曉看來程子不甚取宰我之言所以將事功來說集註引此說似是朱子微意
詳孟子首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之言稱贊孟子以發其端然後引其言如此使宰我之言未盡善則孟子爲失言矣程朱亦但釋其賢於堯舜者之所在不知双峯如何見得不取與微意之端的況朱子中庸序又自用其語意乎双峯此疑恐未必然

出類拔萃　兼說類指衆人類衆聖人也拔萃孔子也

按上二類也之類謂麒麟與走獸同爲毛蟲之類鳳凰泰山河海亦然猶聖人與人同爲人之類也出類拔萃謂麒麟鳳凰泰山河海聖人獨於同類之中出類拔萃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是也

生民
有里布宅即五畝之
墨民居也周禮所謂上地

也夫稅[illegible]家稅使出[illegible]車輦給徭役按載師之法是宅不毛無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曰無夫里之布則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畝之稅也集註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當愚詳天下之民額爲之氓是境內田間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之賦只是一家田稅之外多出里布耳與上文市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既曰市廛而不征是居肆者已征之矣子固以爲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亦太繁重乎而集註上廛字既釋爲市宅於下廛字乃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而爲一是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

二十五家之泉疏云二夫家之征註云夫稅家[illegible]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按此與集註微異姑備一說以俟知者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怵惕惻隱集註惻傷之切隱痛之深攷證因上文怵惕惻隱以爲訓怵惕是驚動則惻隱作痛傷若以下文三端例之皆是兩面獨惻隱是傷痛一面但稍有淺深耳按仁義四性則惻隱貫四端但曰傷痛不見貫四端意四端皆從動處發惻隱之心兼怵惕言則怵惕爲驚動但舉惻隱言則惻爲動隱爲痛惻者感於外而動於中隱者痛於中而發於外惻則專言之仁之端隱則偏言之仁之端也

按惻隱二[illegible]四端得攷證如此發明儘佳但朱子嘗言四惻爲傷訓隱爲痛不應只有痛於己意思觀禮記知痛則因傷後而隱痛於

位無成名無專氣　饒氏
之則中央屬土　圖　　言之土固無定位以五方言
執一說　通謂饒氏之說云云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看
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
曲一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於東西
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　輯釋亦引通說
按通之辯饒說如此亦不可謂之無見矣竊意五方之說猶有
可疑蓋中可指外爲方外不可指中爲方故方之爲義可以四
言不可以五言也夫方之形体必端正而後可分如方田方千
里方百里皆是從四外而度之地方則徑一圍四亦是此意若
以五分之則參差不正而不可以言方矣或疑此所謂方方
向之方方千里之類似是端方方正之方混而無別奈何是不
然所謂方千里者豈端正千里之謂正以方向言之方必有四
隨其所向各一千里合而度之則其形体自端正耳是故自中
央而視四外則東一方也西又一方也南一方也北又一方也
方向既定界而別之非東即西非南即北雖中央爲四方之交
亦皆惟其方之所近而各有所屬無不東不西之處也自四外
而視中央則東之所極即屬於北中特因
四方之極而得名固非不能自有所分而與四方並立
在四方之中位乎東西南北
五方言哉彼其以三方五
之方而非方向之方也

按集註朱子所偏見不能無弊之言果如與双峰其流必皆有弊之意同歟曰不同集註之所謂弊弊在二子之身双峰之所謂流弊弊在學二子而不成者然則孰爲正曰當以集註之說爲正曰何以知其然耶曰以朱子平日議論而知之也朱子之言有曰夷惠隘不恭不必言效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爲已有弊矣非集註之所謂弊在二子之身乎又曰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有箇缺處才有欠缺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覺流弊如此也非双峰之所謂流弊弊在學二子而未至者明矣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字合而觀之則集註之說爲正可見矣惜乎通者獨取饒說於語錄此等議論皆莫之取使讀者無所取正也

公孫丑下

首章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集註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按劉寺翁周官復古有曰周禮有兩環人亦離而二之者也司馬之環人掌致師釋者曰環猶卻也司寇之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釋者曰環猶圍也環一也而彼此異議何也

[illegible]師旅之事則附以郤之名在司寇者有令環之[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也按春官環人凡曰巫環巫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辯一蓋筮之名也故曰辯

也此蓋本司馬之環人
□孟子曰環而攻之必有得
其說則曰圍而攻之夫圍而攻
之□□從天時絶無意義蓋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環
而攻之者筮而行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故
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賈勇而致敵非得吉卜不可也曰察軍
慝環四方之故釋者曰郤其以事謀來侵伐者若如註釋即
環四方之故一句絶不可解蓋筮其故云爾至於司寇之環
人曰云云舍則授館令聚擽有任器則令環之古者邦國之
賓客蓋有叵測者楚人之衷甲荀息之假道若此類非細故
也使不古其吉凶而爲之備則非古人備不虞之意故聚擽
□□以警備之也然則其於司馬環人之職非有異□□

司馬之環人至降圍邑而止未成章也以司寇之環人足之
章始成若以環爲郤曰郤四方之故可乎以環爲圍曰賓客
有任器則令圍之可乎賓客未有他也而遽圍之亦非待賓
之禮矣壽翁此言非爲孟子環字設也但以環爲筮似於文
義爲順不知識者以爲然否壽翁名庭椿朱子同時人朱子
嘗□其書□稱其復古編之攷索已當故録于此云
鎰金評　攷鎰按前篇註二十兩爲鎰則一鎰已是一斤四兩但
古今稱輕重不同且以漢稱較之漢一斤當今四兩三錢重強
兩國語二十四兩爲鎰字書曰鎰
益則二十兩爲有義
斤雖皆十六兩然亦因兩
註今得叢說如此攷究

之殺之也此依古註按持
不官者去之止是廢棄之
按集註[illegible]士為戰守者以有失伍字在下文耳伍須作行
列說方順不知庭下執戟之人亦可言伍否既是戰士失伍則
去之是殺之無疑若庭下執戟之人亦可言伍則去之如致證
之說可也當更詳之
謂蛾盡[illegible]章集註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illegible]其進退之際寬
裕如此　輯講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饒氏曰
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迫迫後來膰肉不
至方不脫冕而行於衛亦然　輯釋諸編皆引之
孔子於魯為司寇攝相事都正是有官守者與孟子位[illegible]

受祿者不同孔子又有去志猶待膰肉不至而後行若非進退
有餘裕也蓋仕於父母之邦若以受女樂而去則是顯其君相
之惡二無忠厚之意矣故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引以證孟
子之事恐未的當若衛事則庶乎近之
自齊葬魯章得之為有財　攷證當於為字作讀謂禮制所得為
也集註作而恐不必改夫禮制所得為者如棺槨衣衾之美也所
不得為者如棺槨重數之類此不可踰越而為之者也
按集註改為作而亦在疑似之間攷證之說未為全背但之為
二字終[illegible]為作為之乃可耳不知如何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
伐罪之君
其民有以處[illegible]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如此則即天吏之所為
耳故曰何不可之有今曰諸侯如何擅相征伐曰齊非伐罪之
君則湯武何嘗不是諸侯孟子又何嘗不以湯武之事望齊王
顧齊王所為如何耳豈可以無道必之哉語録或問之意皆與
集註相發不可不察
燕人畔章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　輯講看來當成王疑
周公之時雖二公在成王之側也不敢措一辭止俟機會之來直
因天大雷電以風然後方引成王去啓金縢之書
二公俟機會引王啓金縢之說甚不正大當於之書

夫齊宿於書章　輯釋士毅按孟子之於齊棲棲既不能如繆公
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群臣又無賢者為之維
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云云
孟子既言繆公待子思之事又言泄柳申詳自處之事姑以二
事並言以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等之不同耳至於所以自
處則唯在於子思一事若泄柳申詳則因齊言之非欲以其事
自處也觀其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然則
繆公以待泄柳申詳者待子思必不能安子思矣孟子平日自
知之明自[illegible]
如齊王若以繆公待泄柳申詳者待之
[illegible]下之人有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之
為知孟子者當刪
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一接彼宣集註 動興之意餘興如詩可以興之興乃是興起為善之心也說如此說則興如其言足以興之興乃是興起衰懦也況王者興必有名世孟子時無王者興故孟子不得名世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其意蓋曰當今之世但未有王者興耳如有王者興則名世之任舍我其誰當之嚴說云苟有尊德樂道者則孟子必能興之竊意尊德樂道非王者不能唯孟子時無王者興故無能尊德樂道者耳論語有羨王章饒氏亦如此說愚竊辨之可與此參看

伐而不受祿章 發明曰不受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

王者興而有名世者興苟有尊德樂道者

進退餘裕本全於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三子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唯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曾仲連乎

中庸以爵祿可辭與中庸不可能為一事孟子不受齊祿是權其不當受而不受是義是中庸若但欲以此為高使辭王不得廉之而不受則是計較自私而不足以語孟子矣以是而辭曾連可也然曾連却正是受而辭而未必合乎中庸者孟子所為甚嘗連所可同日語

滕文公上

首章首七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之有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但拠人汩於私欲而失之明人不能皆堯舜者氣

[illegible]蓋以孟子不嘗說到
[illegible]所引通說
[illegible]私欲而不言物欲奈何意者私
欲物欲又[illegible]不可不察蓋私即發於形氣之私欲即感物
而動之欲私之源從氣上來欲之流從物上去此二字雖不指
氣與物說而氣與物所以拘蔽乎我者此其機也集註一字不
可輕改如此通者只因改私為物便一向牽合孟子不說氣質
上去可謂因誤致誤良可為讀書不仔細者之戒
夫道一而已矣集註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
云云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
他說也　通謂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
所稟言道以所由言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見集註豈不能

曰同一道而必曰同一性者[illegible]指本而言欲自上文說來性外無
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乎
按通所以辯饒氏之說是矣但饒氏自上節說性善堯舜處已
與集註不同此節又是承上節所說之意而言耳其於上節則
曰孟子之意不在性善只在稱堯舜欲世子凡事學堯舜又恐
其以堯舜為難及所以先道个性善唯其上節如此說故於此
節則曰世子再見孟子已信孟子性善之說了但疑堯舜非人
所及孟子說道一而已矣是就堯舜上說不是就性上說云云
如[illegible]是古今智愚之所同然者堯舜之所以為
[illegible]彼人之所以皆可為堯舜者以其
[illegible]堯舜者以其不知性之本
拔耳故孟子每每發明

致不獨告世子爲然第
此於當時告子公都子所問
古孟子必稱堯舜以貫之耳集註謂
其知仁[illegible]來此說道性善一句聖人可學而至此說稱
堯舜一句可謂道理事實兩無所遺不知双峰何爲疑之耶況
謂意不在性善只在堯舜則是泛泛言性之善而不力乃遷以
堯舜之事責於人安得不啓人之疑若謂恐人以堯舜爲難
及所以道箇性善然則何不先使之學堯舜然後發明性善者
以曉之乎今經文先說性善乃及堯舜而双峰乃如此說孰若
集註順文解義之爲勝乎如此則集註此節之說自無可疑通
者之辨無以加矣饒氏又謂當以孟子所舉成覸顏子公明儀
之說推之可知其意愚亦謂當以孟子所舉此三事推之可見

集註之意已無可[illegible]道而已矣便是上節道性善之意所
舉三事便是上節稱堯舜以實證之之意耳尚何疑乎

公明儀　致證儀與孟子年世相及
觀於孟子言羿有罪而儀亦爲宜若無罪是相應答之辭可見

齊疏之服　致證按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至君臣亦齊衰則又次於
此今滕定公薨文公當爲斬衰而云齊衰似可疑豈古者天子諸
侯斬衰之布止用疏布爲之歟又按魯穆公卒使人問於曾子對
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此數句是[illegible]古語傳習之訛孟子引之爾當作齊斬之服
引之者此處但當闕疑若信已
僭誕矣

求證周家用助法　按語錄[illegible]

饒氏之意肯不徹不過因貢助之法而用之於鄉遂都鄙而已徹固自無法也然夏之貢商之助以五十七十畝爲限朱嘗有百畝之制也貢助固是夏商之法貢助皆以百畝爲限非周之徹法乎夏用貢而不用助商用助而不用貢並用貢助而變易其制又非周之徹法乎至曰但周人是因助之田而行徹之法則非也七十百畝之法既異則井之大小廣狹固不同矣又如何因其田而行徹之法得此又不通之論也

或問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朱子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云云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漸廣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約故授田少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間嘗加焉

饒氏謂夏尚忠所以民只用得五十畝周家礼文備用度廣須是百畝

田不過是出粟米粟米不過人供日食夏時雖地少民約而尚忠如何使民食只半於後世雖地廣彌文而用度多又如何民頓能倍食於古畢竟如諸家之說非古者民傷於飢則後世之民失於飽矣朱子又爲皆若有可疑固謂田間疆理都恰更改恐無此理恐當見亦是可疑之一端忠與文約與廣可以論其也

粟米之意者田制既矣則易代更張甚只是傳聞如此恐難盡信然則

之意只把徹做法了孟丈因助之田而行徹之法然

一朝一夕所能成
三代皆通行貢助二法於
[illegible]當更詳之
孟子集注呂氏[illegible]之意發明曰不易言也廢之數
千載而欲復之於一旦難哉難哉
張子之意呂氏言之朱子引之固非無用之空言也而發明不
以爲然何也愚則以爲復數千載已廢之法唯張朱得時行道
乃可耳固非若如發明者之能行也發明奈何以己之不能度
張朱之言爲虛言乎農門謂孔子爲知其不同而爲之發明於
張朱之學亦然
許行章集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攷證太史公六家指要無
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未及此

理或有之
聞君行聖人之政　叢說許行言仁政是孟子所言井地之法陳
相言聖人之政是許行言神農之法許行來文公不斥絕之而與
之廛故陳相謂已行其法
按許行始至自謂孟子井田之法爲仁政則雖有陰欲沮壞之
意固未敢公然言於文公之前也近悦遠來理宜納受文公亦
豈得不與之廛而斥之乎曰與之廛不過如其所言使得受一
廛而爲氓耳非文公身自與之遊處也叢說遂以與之處爲行
其言過矣觀陳相見孟子言滕君厲民自養未得爲賢可見文
公未[illegible]沮井田之法矣況陳相先見文公便言
[illegible]指井田之法無疑後見許
[illegible]未當稱許行之言爲聖

……法而不敢發且今陳相
……孟子論屈則彼必肆行無忌
懌矣指……行指其不畧見滕君爲其所惑之意則
可見矣

滕文公下

首章　通引也六二女子貞不字與蒙六三勿用取女證不枉己
枉己之意且曰六二稱女子六三稱女不稱子一字去取之間嚴
矣哉
通引此二爻爲證似矣但以稱子不稱子爲今別則程朱未嘗
有此意假如所言則咸之取女吉家人之利女貞漸之女歸吉
皆不稱子豈亦以其不能自重而去之耶
景春曰章丈夫之冠　攷證冠恐當作娶字與下嫁字對[illegible]
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尓相若冠則賓醮而命之字父不
親命也
按孟子父命下無辭冠是成人之道命冠雖出於賓而擇賓實
由於父輕改經文以就己說則亦何所不至哉上篇欲改齊疏
爲齊斬亦此意
宋小國也章今將行仁政　輯講滕方行王政齊楚便去伐他然
孟子但告之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宋則未行王政故言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擧首而望之欲以爲君滕
則已仁……孟子尤拳拳於齊畢竟齊有其土又
……孟子齊楚雖大何畏焉與
已行故但告以君如彼

爾云云　則似已行者則
者如此則孟子之意不幾
百里與齊楚魏爲敵國與滕
之將于[illegible]於齊楚者事勢不同滕則削弱已甚故雖已行
王政亦不可以王業期之則但勉之爲善而已宋雖未行王政
然或苟能行之則可變弱爲強因此而爲政於天下可也至若
不舉舉於齊者一則以其國之大二則因齊王之有意於孟子
而又可與爲善於宋則僅如此言者一則以其國之小而反以
攻伐爲王政二則宋實未嘗用孟子　孟子特自與其徒議論之
耳況與戴盈之戴不勝之流言之亦未嘗以宋爲不可爲特較
之於齊則勢有小大故爲之有難易耳未可遽與滕例論也
有攸不爲臣集註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　發明採張氏曰
文武於商爲西伯有攸不爲臣不臣於商以紂之命征之也
有攸不爲臣如張說固亦可通但此句之下即與東征取殘之
意相接正是伐紂之事則張說又不可通宜集註不從之也況
惟臣附周與君子小人以類相迎之意又皆與上句照應然則
集註何可疑之有　發明何必引張說以眩學者
戴盈之章　發明請輕之如減曰攘爲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
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　輯釋亦
引之　[illegible]如而不速改者耳無不知與知之
按[illegible]曉
[illegible]證然亦有掘平地處如究
河震澤三江亦然其餘

故道禹但因而疏浚之耳
有援據恐亦不可盡信以理

知我罪我集註 吳氏曰云云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王百四
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不得肆則戚矣 發明罪
孔子者只當至權字而止而加一也字 使亂至戚矣十五字合刪
此乃春秋之功以之言罪侵過分剩矣 輯釋亦引此說
罪孔子者即是亂賊戚而以無位托權爲孔子之罪耳若刪
此十五字則罪孔子者使誰當之集註於知孔子者之下云爲
天下後世慮至深遠也於罪孔子者之下如此說便見天下後
世同以孔子爲功亂臣賊子獨以孔子爲罪知孔子者公論也

罪孔子者私言也集註一字不可輕改乃欲刪其十五字發明
僭誕之罪大矣輯釋何其所好而刪之不足責也

離婁上

首章先王之道仁政 饒氏仁政第一是封建云云或問孟子不
十分說封建何耶曰當時大併小強併弱封建雖壞其迹尚存燕
之封建王者之事孟子當時只爲諸侯言之所以不及此
封建井田至戰國時其制同於廢壞謂封建其迹尚存故不言
非也曰封建

吳言所以不及此爲近之但欠發明
但井田雖一國亦可行封建非
學校告時君者是先其所可
後乃可行而班爵分土
之內方七雄所分據

規矩方圓之至章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集註幽暗慮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也　饒氏謂改是要改其惡古人謚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亦得美謚

改如何是改其惡經之上文有名之曰三字則下文不能改正是不能改其惡名耳況集註所謂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者正謂惡謚既得其實即是公義所在公義則不可廢故孝子慈孫祖考之情不得信是以不能改也饒氏要改其惡四字正是不

以集註之說為是觀其下文古人謚法最公以下三句其意蓋謂古人謚法最公則謚不可改所以子孫愛其祖考欲追改其惡則無及耳集成與通引其說皆作改其惡唯發明引饒說以為改其惡謚豈亦知其不通故如此改之耶蓋發明於凡例中嘗以纂節稱色三陳胡輔之說自任則此處謚字是其所增無疑兼之又於皆得美謚之下亦添公義廢矣四字與諸本不同又可見矣輯釋依發明所改而引之要之皆非輯講之舊矣不可不攷

氏謂四海依舊在云云四体依舊在只是不是我箇物他依舊在亦不過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仕而但爲他人所有之

豈可只要不得罪於巨室孟子

怨怒也　饒氏謂云云孔

之言亦是一說耳

罪是惡逆悖理之名不是咈人私意之謂若巨室强僭而我治
之卻是巨室得罪於我至於我治之不得其宜與當治而不治
此則我之罪也豈可謂才治之便是得罪於彼耶双峰謂孟子
之意亦是一說耳愚謂孟子此說之外他無所謂得罪之說若
以治之爲得罪則非所謂罪矣

通謂三代以前上有德教下無巨室此曰得罪於巨室者爲戰國
時言也　輯釋亦引此說

小德役大德章斯二者天也　集註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饒氏
謂集註將理勢二字來說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强弱
以勢言　輯釋亦引之

按語錄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
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然則小德大德小賢大賢固以理
言有是理則有是勢大小强弱固以勢言有是勢必有是理蓋
若專言勢則不得謂之天矣輔氏謂有道則以德爲大小無道
則以力爲强弱二者皆理勢之當然也斯言盡之矣

齊景公曰　……小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　輯

首之觀於彼章或問云云然

與吳之方强大王句踐

人終爲或與王業未或剛
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
之異言橫渙正是或問所謂
不能卒章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使景公
能盡此八字則命自我作雖復桓公九合一匡之業可也何憾
於已何畏於吳而出渙語之耶然則景公非畏吳耳
汪氏以畏天許之過矣
居下位不援上章 饒氏謂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恐只是
子思之言子思當來只謂學者說所以說居下位起若孔子告
哀公則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 通與輯釋亦引此
說
朱子以家語爲證且有見於此章終十二章之意彼豈不知家

語之不足信而引之耶又出自無所見而但據家語以爲說乎
双峰力詆家語之不足信遂分天下之達道五以下自爲一章
且謂哀公問政章至至誠無息章皆論誠殊不思既以不可不
知天以上自爲一章則知天以上何嘗指出誠之一字直至達
道達德九經處方再言所以行之者一猶是引而不發直至章
末方露出一誠字今白哀公問政章以後皆言誠則其說自
有所不通矣通者於中庸取其六節之分既不審矣而又取此
說于 可謂誤矣其曰告君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似矣
爲人君者若不知士之實行如
必售其奸矣何由得人以爲
取人爲職者亦所當知
有

身之本身脩[illegible]
當以知爲先也　輯釋亦引此說

中庸以誠之者對誠者言孟子以思誠者對明善者言思誠與誠之者立言既異則誠之者固兼知行而言遂以思誠與之同義恐不得孟子本意愚往年因双峰此說亦以己意辯之後來四書通板行正與契合甚以自信近因温理四書毋双集註語録之意乃疑前辯之未當豈双峰所疑却是孟子朱子本意耶謹按語録有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更有工夫

[illegible]爲思誠之本　饒氏謂又有个思誠恐非本文之旨註無可疑者所謂思誠爲脩

在此言正是荅學者思誠莫須明善否之問似與集註語脉相類又按論語九思章集註引謝氏之言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此意又與語録思誠是毋自欺謹獨之言相合豈朱子直以思誠爲省察之事故如此說耶通所謂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爲先者似矣所謂脩身以知行爲先者則未順蓋脩身即是行之事先則對後而言曰脩身以知行爲先則脩身又在知行之後是知行之後更有脩身之工夫耶殊不可曉當更詳之

集註游氏之說　發明四者孟子言本有次序今總說其效見則[illegible]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至誠即誠[illegible]也可不必言次序也

游氏亦暗順言其序孟子

中有循序者寓亦所當知

按戰國策士合從連衡司馬公曰合從者六國之利也孟子嘗言交鄰國之道則合從未必不然但連衡事秦不可爲國故孟子定連諸侯者之罪集註併及蘇秦爾豈以蘇秦初亦說秦惠王以連諸侯之策不用而後說六國以從所以舉儀秦並言歟

竊意連合本是虛字從衡乃是實事孟子言連諸侯則連猶合也未必以連爲連衡合從雖是六國之利然未必合乎孟子交鄰國之道果如所言則連衡亦是以小事大孟子又何爲不取之乎孟子平日絶口不言利觀其闢宋牼以利說罷兵之言可見從人所以說六國者何往非利謂孟子猶有取焉吾不信也

若孟子交鄰國之道則無往而非仁義矣從人輒亦在連侯之列服刑尚何疑乎

事親爲大章　兼說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又爲事親之本下文曾子只是事親之準則意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則可爾　通此章上並言事親守身下只言養親守身亦是養志之大者　發明此章前以守身爲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能一意諦親之志欲人子不失其身尤父志之大者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

輯釋亦引發明之說

事親守身對言正意只在次其身而能事其親者言

當以守身爲本也下節引志爲要也故又結之曰事親而言是兼說發明皆言守身可見此章專爲事親而言守身爲事親之本似得其旨惜乎文於下節曾子養志處皆欲說作守身之意則非本章之旨矣發明與通推言守身亦是養志之大義說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則可爾者不然恐皆非孟子之意故不必如此推也

通又謂此章首以事親與守身對說朱子舉曾子之事親而言者前已言曾子之守故也

不知所謂前已言曾子之守此守字何所指也若以上節守身之守即爲曾子之守則上節不過是泛言事親當以守身爲本

下節却引曾子事以證事親之意耳然曾子事親之事亦非一端酒肉養志特舉其一節以示人初非謂此章專爲曾子而發曾子只有此事可舉也若以前篇曾子守約爲曾子之守此則不可強合要亦不足深論也

曾子養志集註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饒氏謂曾晳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冠童舞詠有老安少懷氣象曾晳有這意曾子便能承順他輯釋亦引饒說

雙峰此論固新恐亦求之太深竊意孟子此言不過如橫渠所謂若親之志何如也

善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

官之長子孫遂以爲姓如

甚焉故孟子之
通謂自常情觀之失身之罪大於不
早見長者集註以爲不早見長者之罪又甚於失身辭嚴義正凡
從學者當知之
觀集註於失身則曰其罪大矣於不早見長者則曰又不早見
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兩言又之一字其意蓋曰失身之罪
既大而又不早見長者故其罪既大而又有甚焉者耳非謂不
早見長者之罪又甚於失身之罪也故其下文姑以此責之之
詞繼之姑之一字可見集註之意況於下章又曰此乃正其罪
而切責之此所謂姑彼所謂正輕重之意見矣通又曰凡從學

姓與氏不同
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
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

者當知之則其所主狹陋而非談經之体矣
子之從於子敖章 饒氏謂樂正子依王驩來欲省飯食之費亦
樂正子將作無緊要事看了殊不知才一失身便是失其親將來
王驩或引蔽之則那時去就尤難區處孟子所以切責之 通謂
論語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樂正子才從子敖來便是所依者失
其所可親矣他日如何宗而主之此是樂正子不能謹之於始而
慮其所終處孟子安得不正其罪而切責之饒說發明輯經皆引
之

樂正子

小人便是有罪故孟子深責之
只慮其將來如此而責之則
言之猶未甚害通又蹈
入未足爲大者豈孟子之

以為已說殊無意味而

孝者三事云云 饒氏謂趙

氏以為 其說 通與輯釋皆引饒說

按輔氏云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

彼存矣此說得之但趙氏明說於禮有此三事必有所據双峰

乃謂其意度說何耶唯双峰專以意度古人故於史記家語等

書朱子所引用者一切廢其以意度而不之信噫古書尚不足

信双峰又足信乎通既引虢說又引饒說可謂主見不定發明

則寧取輔說善矣輯釋乃從通而不從發明何耶

仁之實事親章集註有子以孝悌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 語

錄問有子以孝悌為行仁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何

也孟子論仁嘗体以該用所謂專言之者也孟子言仁必以

義配所謂偏言之者也 集疏蔡說與語錄同

清所章先生嘗謂余曰朱子於論語嘗以孝悌為仁之本作偏

言之仁說矣今又以彼為專言之仁朱子又以彼章對下章辭

矣仁為偏言專言之分則其為偏言無疑矣豈此處所言猶是

未定之說耶意者彼章專以愛言以其理之一也此章分愛敬

言以其分之殊也今觀發明兼說亦如此分別讀者攷焉可也

仁義之實集註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主於敬敬莫先於從

兄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章當作道說是矣但曰

恐非本文之意若曰仁之

則未必然也蓋性也德也
即全得此性者也道即循
將何以爲德故四書之言
仁
本於性者也然則解釋其義
若不從性上說來則道與德皆無其本矣而可乎如此章言仁義之實曰仁曰義何嘗不自性上說來至曰仁之實事親是義之實從兄然後乃見性之發於用者此則所謂道也朱子曰仁主於愛義主於敬却正是本文之意若必欲釋爲仁義之道則本文何不曰仁道之實義道之實耶以此見得方說仁義未見得是德是道直至說之實事親從兄是也方見得是說仁義之道若於方說仁義二字便以道字攙說之則下文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二句便說不去了便如天命之謂性性固專指理言然朱子釋天命則未嘗不兼理言之若挽先於天命覓專主理說則便有所偏矣善讀者以類而推則朱饒之是非不難辯矣

離婁下

首章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集註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饒氏謂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皆得志於中國便如符節兩處來相合一般集註解得志做得行其道說得道字太早得志是得遂其志留得箇揆字在後面說揆正是說道　纂疏輔氏曰孟子平中國下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之相後又久可謂大段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若合符節一句譬喻其得
西相合於中國似乎符節

其曰皆得志於中國又曰
之得遂其志皆掉了行字
思集註是提得志行乎中國
[illegible]集註釋得志做得行其道可謂不盡乎人
言之意矣況集註若不說行其道則行乎中國是行箇甚麼豈
双峯之意但以自東西來中國行爲得志耶此尤麄淺而無味
者也輔氏之說甚善非双峯所及揆字之義後段詳之
其揆一也　饒氏謂其字指舜文而言揆便是符這一箇揆是天
與之此揆不是人做得集註言度之而道無不同又隔一皮了不
曾辭得其字揆度也與權度一般但揆義較重
度有二音集註此二度字恐當從入聲今人言自揆言揆諸心
恐亦如此如双峯說則度字似當從去音者未知孰是至曰揆

便是符是天然不可[illegible]此則非愚所及皆闕之以俟知者
君視臣如手足章集註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此
通謂集註釋對定公之語一謂一者各當自盡其道一謂君不患
臣不忠而患無禮臣不患君無禮而患不忠一謂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夫子之言含此三意不露孟子則獨得其末意爾
發明意[illegible]與通[illegible]似[illegible]引之
[illegible]之明先儒言之詳矣[illegible]謂孟子獨得夫子所言末意者
[illegible]以爲定公言王爲君之事勢亦有不同使孔子而告
亦未必無以警之孟子而告定
以喻之蓋定公魯之人君
者爲問意者宗公之時三

定公此問其意固宜有在
故夫子但告以各盡其道
力服又莫可以義責則唯有
命在彊臣者之事勢不同矣孟子不待其問而自以此告之是
宣王過臣禮薄有如集註所云者觀其以爲舊君有服而難
孟子則其平日但知責臣忠己者又可見故孟子深言報施之
道以救其失而警其心非逆探告時君之比也安得盡同於夫
子告定公之言而讀者詳焉可也

君仁莫不仁章　通論集註引張氏說蓋謂上篇爲正君而言故
曰仁曰義又曰正此章爲君而言故但曰仁義而正在其中
篇意上章若只又曰君正莫不正亦與此章無異何處見得正
君意唯上章前有格君心之非之言後有一正君而國定之
語方見主於臣當正君之意爾此章但言仁義而正在其中固
是但謂直戒人君故不言正則未必然也

君子深造章　通論深造之以道是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後
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與潛心積慮是勿忘以
候夫默識心通與優柔厭飫是勿助

按勿忘是不可忘其所有事勿助是不可有所作爲以助氣之
長今集註欲其有所持循句上有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道者
兩句正是爲欲進而不以道則無所持循者發若忘則倚欲進
之意云云柔厭飫八字是對下文急迫求之
謂也候夫默識心通與優
游涵泳等之意云勿助亦

博學詳說

自得之意也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互相發也 叢說則是深造之意也反說約則是說謂上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孟子意主於行者爲尤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圈外

按上章以道之道集註以爲進爲之法語録又曰道是造道之方法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爲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然則上章固兼知行而言此章則承其意專以知言之以見知之亦當如此爾輔說此章以知言是矣謂上章以行言則似未盡當以叢說之言爲斷

禹惡旨酒章文王視民如傷猶而未之見集註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饒氏謂平日視民如我着刀傷相似望道或以爲望治

双峰如傷之說雖若深切但於文王民已治矣之意說不去此意正如傷居尒體痛在朕躬之言相類若說民有未安視之如我着刀傷却有意思民已安矣我何故自若刀傷如尒體無傷則朕躬何故自痛双峰本要說得深切而反無意味不若集註之自然也以望道爲望治語録或問辨之詳矣當攷

君子之澤章予私淑諸人也集註私猶竊也淑善也云云故我得聞孔子也 發明私竊以善其身解諸

忌方順

私以善其身二句通解私淑用私淑字取其易曉爾況曰

但孟
之難如此

天下言性章集註曰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　輯講這一章本是說性不是說智若把做智說則首尾不類初說性中間又說智後又說故若曰說智則中間是矣又何必兼首尾說　發明每讀此章不能無疑於程氏之說得饒氏此說以讀此章意豁然矣此章專言性極是　輯釋備載饒說而不引發明此語但自謂今按饒說與朱子之意稍異亦宜知之

按此章專爲智發而先說性者蓋性是統体智是一端先說故者以利爲本以見發見自然者爲性之正智亦性之一端而以

謂其解諸人字不順豈不抑病其解得句法顛倒耶

不見所以用其善處信乎述語

鑿見惡鑿正與利相反豈性之正也哉若大智則自無穿鑿而皆出於自然矣故下文又以生致爲說以深明自然之是穿鑿之非程子之言無以加矣蓋本欲言穿鑿之非大智思人不以爲然故先說性之自然發見者以明其理之所同乃言智之有獨如此者不得爲自然之勢末又推極其不必穿鑿自可以得其理者以曉之双峰謂若說智則中間足矣殊不思前既不明其理之所同末又不推其效之所極則小智之人何以自知穿鑿爲非理之正但因其故而求之可以得其理哉双峰能以性言是固末易以淺近知也發明信經重也輯釋不引發明之說之說以爲亦宜知之則雖有何補於經註之旨哉

存心集註以仁禮存心言以只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集
註文不同孟子之意是把仁
禮來存箇心我之所主在於仁禮上我箇心安頓在仁上即是
居天下之廣居箇心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按語錄辯此已詳如雙峰說則兩以字兩存字皆不順必
須變其語句方得蓋仁禮是性心具性之鄂鄂心能盡性性不
知檢心仁禮如何存得我箇心雙峰此說不可晓其以居廣居
立正位爲說亦說以字不順謂之附會可也

發明引饒氏之說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
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
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以仁禮存於心我之心安頓在
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輯
釋所引與發明同

按饒氏又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
之或離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耳他人便不能以仁
禮存心饒氏此一段說與前段說本皆是破集註不合添箇於
字之意非有所發明於集註也發明乃合其二段而一之又刪
潤之以求合於集註之旨似矣但曰此心常在仁禮上與居廣
居立正位之證則又只是把心存在仁禮上與集註正背不可
強合辟之二心在此心不相得乃強使之面目相向若相得者

何益哉觀發明眷眷於雙峰如
何哉愚謂其信朱子不如信
不一不可不攷

問難字不訓校字集註如何
下文君子不患正是接於禽
獸之意此承上文此亦妄人而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二句說下來則是以其橫逆非人
所爲故不足與之校耳校字雖非難之正訓然難亦校之意也
苟不校則患無由生故自無一朝之患不然則妄人所爲如禽
獸傷人害物無所忌憚君但以爲不足患而不見不校之意則
是已非彼或以爲不足患而與之校則小人之鋒亦甚可畏政
恐一朝之患有所不免矣古之人如東漢黨錮諸賢與閹寺小
人同世至與之校而流毒無窮皆起於禽獸甘人而以爲不足
患之所見爾然則集註之意深矣張氏亦依忠難 發明輯釋

引之
通謂君子待人者恕責己者嚴恕則不校彼之爲妄人嚴則唯恐
己之爲常人
恕是推己之名以妄人與禽獸何異而不與校豈推己之謂乎
通每如此說恕大抵只是實意耳
王使人瞷夫子章 發明孟子本意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對
之云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曰聖人亦人耳
豈有異於人哉乃是謂堯舜豈異於人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
哉所指不同矣

異於人哉之意故集註就以
恐但言堯舜而不說孟子者見
不假言矣蓋同即無異無異

月孟子曰字　攷證王氏曰此
瞷夫子之問遂發瞷良人一
段言求官　夫達者則作僞欺人如蟠間者君子言行如一何必
窺視也恐正是一章非闕文也蓋孟子別無瞷字獨此處連有之
王氏不過因二章皆有瞷字故推出此意耳但二章事與意皆
不相着恐強合終是費力若以瞷之一字論之則瞷夫子是王
欲窺視孟子之高處觀果有異於人乎一句可見瞷良人是妻
欲窺視其夫之短處觀未嘗有顯者來一句可見此其不可強
合一也以全章論之則前章之意已足後章初無發明堯舜與
人同之意此其不可強合二也以孟子一書通例觀之則一章
首尾未嘗有不相照應者如荅父不得而子之問末則曰是之
謂父不得而子也荅齊宣王問末則曰吾聞其以羑里之道處
湯未聞以割烹如此之類不一此章之末以求富貴利達總言
與上章即無相關處其不可強合三也況齊王但欲窺視孟子
有過人處否初未嘗疑孟子有求富貴利達之意而遽荅之如
此豈非逆詐億不信非聖賢之氣象也即豈可因一瞷字偶同
而強說以合之哉

萬章上

首章不若是恝　此幷我何哉　攷證恝無情之貌我竭力耕田云
云今我何哉此　長息之意正謂舜往于田竭力
如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
意則謂孝子之心不如此恝
矣至若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以小弁小人之詩豈所謂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亦不孝也之意觀之則攷證釋恕字之意不爲無徵姑備一說以俟知者

娶妻如之何章　饒氏謂完廩捐階之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當時孟子但是不辨下章咸丘蒙之問孟子責之蓋下章是舜身上事此章說家與瞽瞍身上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然舜不告舜必告之云云又況舜父不諒舜是瞽瞍已底豫了瞽瞍見子如此富貴烏得不喜云云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不告而娶之事爲無固有憾於世　教但孟子又嘗自言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双峰以爲不辨猶可使果無其事孟子豈肯自言之乎饒氏此段議論大抵皆是朱子或問之所已闕讀者攷焉可也愚竊庸贅

捐階集註捐去也階梯也引史記爲證　攷證捐階與出字相對如捐館之捐謂下階去也完廩已下去沒井已出去而瞽瞍焚之掩之蓋舜隨即捐出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史記不得其意集註引之爲證似未當

史記因先云云　有所本恐未可以爲全不足信史記之傳信哉

象曰云云　皆戰國時俗流傳後篇荅桃應之問亦然　發

曰無未可必疑事毋寧集註豈
無此事是求多於集註也歟
諡又於子[illegible]說其無此事皆不足爲高亦無足辨者
語云盛德之士章是之謂父不得而子也集註孟子引此而言瞽
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
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通謂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
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
齊栗此是舜之盛德處瞽瞍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
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輯釋亦引通說
竊意咸丘蒙所問自盛德之士至岌岌乎皆是古語故旣述其
語又自曰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答以此非君子之言齊東

野人之語此言字語字皆是應咸丘蒙語云此語二語字而言
也是以謂父不得而子一句孟子特借其言而反釋之猶夫子
之求之與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之意云爾初豈以其言本如
是哉集注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是之一字亦但指孟子所
言之如此耳如通說則似併前三句是古語自舜南面以下
又是咸丘蒙自釋古語之辭未知然否姑存之以俟知者

萬章下

首章或以言風伊尹不言風　語録或者以伊尹得行其道[illegible]
不得施[illegible]忘故[illegible]偏然耳　發明以爲不可謂
之說又引論語集注聞其風
纂疏且謂孔子如太極元氣之
言風司馬遷講業齊魯觀六

故亦以風言　輯釋亦引其

則不言風然則書言時乃風

得行其道者邪集注聞其風

則來此正爲各問政而言乃強說以爲遠人來被其澤即是道

不行以當時之證此其附會尤爲無理且集注朱子所著詩傳

朱子豈不能自引之而牾發明爲之引耶太史公范

文正二人言皆是文人一時之筆何嘗有意如此分別引以爲證

皆未的當而所論夫子之事救首比拟居尤爲牽強皆無足辨者

聖之清和任時　叢說此章聖字言其大德伊尹則是以地言與大

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和任到處以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

之之聖

以孟子平日議論推之何嘗以三　子爲非大而化之之聖如答

公孫丑則以伯夷伊尹孔子爲皆百世師

則以聖人發之凡此何以見其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處更以

此章集注推之張子曰勉而清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者非聖

人之和所謂聖者不思不勉而至云而者也竊謂化即不思不勉

而已不思不勉之化不可也非不思不勉不足以言化非

化不足以言聖三子之於孔子雖各有偏全之異同然謂之聖則

皆不可謂之非大而化之之聖矣

班爵祿　周禮二制不同　攷證按孟子與王

制懸絕意者王制孟子皆以

魯侯千東鍚之山川土田附

庸百里也云云

諸侯毀籍之後王制成於漢
討無皆以田計田方百里千乘
書出又出於河間女子之口先
儒於甘六所言……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魯寶
侯爵亦何引以爲證要不如闕疑之爲愈也
敢問友章集注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
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通謂中庸五達道於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注云天子友匹夫不爲
詘匹夫友天子不爲僭此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
謂朋友之交也
通釋以中庸君臣不言交朋友言交爲證又引易上下交之說
以證朋友之交殊不思易中所謂上下正是君臣不可牽一交

字以合於朋友交之說也
交際何以章般受夏止爲烈十四字集註謂語意不倫李氏以爲
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意其直爲衍字二然不可考姑
闕之可也　或問引趙氏等三說欲擇從其一朱子又以爲如趙
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　攷證據其亡父桐陽散翁
之說以趙說亦自可通云云
趙說既爲或問集註之所不取桐陽散翁乃以爲亦自可通何
哉夫解經但求可通不顧牽強朱子豈不能之而有待於散翁
邪攷證
之說以眩學者
之說　攷證此章初問交際
受禦爲喻因告以辭萬章因受
文辯受禦之說因以獵較爲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薄正祭器之禮因及孔子之
以難看
爲烈十四字與猶較薄正祭

器之類與放
告子上

首章集註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輯講告子謂人性不可以爲仁義矯揉之則可以爲仁義猶杞柳本不可以爲桮棬然不知性者人所稟之天理這天理即是仁義是順此性做去便是自然不是矯揉強言如杞柳之可爲桮棬者畢竟是木之曲直順杞柳之性以爲桮棬何嘗害於杞柳自孟子觀之則是順杞柳之性以爲桮棬自告子觀之則是戕賊杞柳之性以爲桮棬

按双峰此說自起首至便是自然不是矯揉一段皆是自解杞柳以後皆失之其以曲直爲順杞柳之性爲桮棬者是本顏師古說切恐未然洪範木曰曲直蔡傳曰曲而又直也朱子曰謂生而有曲有直蓋謂木之生也枝幹自然有曲有直何嘗以爲可以斬伐矯揉爲曲直哉斷伐矯揉則杞柳不得遂其生矣故曰戕賊双峰謂順杞柳之性以爲桮棬何嘗害於杞柳此只是解曲直之義不同所致斬伐矯揉謂之無害於杞柳可乎至謂自孟子觀之則告子正是明其不能順杞柳之意尤爲可疑孟子能順杞柳而告子不能順其性而告子不爲桮棬方是說出告子本意蓋子双峯謂孟子之見如此殆

失盖人爲氣禀所拘者謂不資矯揉不可也

攷證是竊饒氏意而脫胎換骨以爲己說者也愚已辯饒說則不必辯此矣但孟子只說本然之性未說到氣質上矯揉二字如何着得金氏乃欲伐大匠斷不亦異乎

性猶湍水章集註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輯講湍水杞柳只一般告子之意謂善惡皆性之固有隨人所習而生如杞柳本來不是梏棬矯揉而後爲梏棬如水本無分於東西必決之而後有東西

扣之無言而欠於斷語金氏說於梏棬之性故揉之可爲梏棬爲仁義不必深闢其矯揉之

如集註之說則杞柳湍水之喻不無異矣而双峰以爲只一般竊意告子前章以性對仁義而言則曰爲此章以性對善不善而言則曰無分仁義是善則人性未爲仁義之前未是善之意可知以人性爲仁義猶曰以本來未善物事爲善物事相似故集註以爲如性惡之說善不善雖人性皆可爲然方其未爲善不善之前性却是箇能侗無分別物事既未有所謂善亦未有所謂不善善與不善直待既有所作爲之後乃分耳故集註以爲近於善惡混之說告子以梏棬比仁義以東西比善不善則二義善不善之言但以梏棬東西之意矣且双峰謂善惡皆性性所固有則又何必以爲仁義本不是善矣告子後章若曰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有之
性無善無不善章惻隱之心云云集註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体故言有不同耳 通曰云云前以辭讓爲禮之端辭讓皆以發於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輯釋亦引通說

如通說則仁義智三者皆以禮故不得言端即假如所言則孟子何爲不但言辭讓即殊不思端只是性之發於情者辭讓恭敬均之爲情耳何獨辭讓可以言端而恭敬不可以言端哉然則此章不言端者不過如集註之說而已但通者分外與內爲說豈非因集註前章猶有物在中而端緒見於外與此章恭者敬之發於外敬者恭之主於中之言而推之歟殊不思前章如有物在中之中是指性之本体不可見者言端緒見於外之外是指情之發動有可見者言此章發於外之外主於中之中皆是指情之發動處說但以見於容存於心爲外與內之分耳對性而言則皆用也讀者宜自玫焉

恭敬之心 玫證前篇云辭讓不若此篇云恭敬之備且如見一人來便要

辭讓校之恭敬爲向外也此章辭讓爲近裏也向外則於擴充

無分於善不善言之無分二善矣双峰此說却正得揚子善惡之言此章近於二字之旨

說也讀者詳之

以明心之
然孟子豈不能兩章皆以蔡
無時莫知其鄉集註孟子引之
傑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
輯講孟子說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則後面所引心之出入
亦只指仁義之心而言集註云神明不測似又專說向知覺上去
恐非孟子之意蓋心者性與知覺之合
按朱子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
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云云詳味此意則仁義之心固未嘗無知覺也
蓋心只是共此一箇知覺但知覺原於性命之正知覺從義理
上來者即爲道心即爲仁義之心耳知覺生於形氣之私知覺
從物欲上去者即爲人心即爲私心耳非知覺專主於形氣而
無預於仁義也双峰每以仁義之心對知覺之心而言如曰心
者性與知覺之合固是但其承上意來則似以仁義之心爲性
爲道心知覺之心自爲知覺爲人心者殊不思知覺豈人心之
所得專哉若曰知覺果人心之所得專則仁義之心反頓然無
所口覺即若曰人心又自人心双峰不以知覺之心當之則是
人心道心之外又有一箇知覺之心反成三心即恐皆未安竊
意心只有一箇心捨知覺無以當之這知覺亦不可岐而二之
辨及至道心爲主而人心聽
朱子纔說心之神明便欲人之
心爲主了又何可疑若如双峰
句疑者也況此章有存亡出

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
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
作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
心云云讀者玩此而有得焉則双峰所疑不待辨而自明矣愚
大學正心章所辨與此相發知道者宜必有以正之
魚我所欲章章末集註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
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
不省察於斯焉　發明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義之

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羹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
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蓋是
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
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
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顏真
卿之徒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義者之蒼黃失措
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
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免計豐約於
明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
久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
使然也云云　輯釋亦引此

心人所固有二句是包括章首
此五節只是反覆發明人皆有
不生死於危迫之際一句是說
惠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
一句是說萬鍾則不辨禮義以受之一節之意蓋孟子正是以
二節相對言之觀下文鄉爲今爲之言可見盡鄉爲今爲一節
正是以二事相形比較使人即此思之以毋失其本心而已章
旨所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一句正是指後
一節之意而言發明唯泛看了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二
句不知其爲包括五節之意遂欲但以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
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二句該盡一章之旨故謂朱子能決
生死於危迫之際亦併前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可謂誤矣既旨

朱子意不出於是反隱然有不滿朱子決生死於危迫之言不
可以言前截舍生取義之意如曰古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
感慨激烈實能從容就義數語可見其微意矣却又不敢明破
朱子逐謂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取義者之蒼黃
失措也又引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等事以證不受嘑蹴而食
者爲亦能舍生取義非蒼黃失措之意詳其用意皆是又欲爲
朱子出脫危迫二字而發殊不思果如所言則然能決生死於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之時上曰然能下曰而不免鄉爲今爲之言正相應然則張
生死如此設或至宴安之時亦
不出此也必矣發明只因看不
出誤致誤良可爲觀書處奉便

求其放心而已矣集注云蓋能
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
輯講孟子上面說仁人心也
是把這心做義理之 放心
則又只說知覺上去恐與上面仁人心也不相接了 發明既
引龜說又自爲說以繼之大槩不出此意 輯釋亦引輯講發明
之說但其與龜說元文少異蓋皆是刪潤之以求合於集注也
双峰此說蓋爲破集注志氣清明與昏昧放逸數語而發但謂
又只就知覺上去之疑又與前牛山之木章所論無異且如
放心是馳騖以徇欲於外之謂若不說知覺但說義理則天下
豈有謂之義理而亦徇欲放逸於外者邪以此見得雖說知

覺上去却於義理放逸之意兩無所妨其詳已於前章見之此
不耳述按此章四段所謂心字初爲仁人心之心固不待論第
二節放其心不知求之心是承人心得失而言而皆指仁而言
無疑第三節有放心不知求集注謂上並言仁義而此其所謂
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乎仁而義在其中矣何嘗以心爲
不指仁而言耶既曰此下專論求放心則包第三第四節二心
字而言可知双峰又何疑乎讀者詳玩語録及愚前章所引朱
子之言知知覺非人心之所得專 則此章集注之旨較然矣發
說以附于編使若與集注相發
輯釋尚何尤乎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吾君子
乎義理之正然發於義理者

仔誠即是誠者天之道不待
誠者人之道思得之不思則
輯釋亦引通說而刪潤之
仔誠與念敬爲天道人道乾
道坤道之分恐皆求之太深窒意
一心之微與上文是身之微
皆不過言人身在天地間此心又
仕人身之中皆極爲微細耳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亦不過言存
誠故克念克敬克念克敬即
存誠之事耳非存誠自存誠念敬
自念敬也通說未知果得范
氏意否始記于此以俟明者之折
衷爲今觀輯釋引之而去其
道心與天道人道之分亦可見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集注此二者皆
天之
以與我者而心爲大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氏謂不須合三者說只說天把這心與我教我去思便能統
体此即立其大者
按孟子上文並言耳目與心之官是兼小体大体立論至此總
以此天之所以與我一句結之則此何是合三者說可知唯此
句是合三者說故下文又以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
二句承之上下文既皆兼論三者不應中間一句獨舉一而遺
二也双峰豈未之思耶
倪氏文謂集註不曾把思做立其大者却謂有以立之則事無不
敬敬上去了然此章在思而不
意
可不須合三者說故如此見爾
從耳目而從心便是立其大者

之意雖在思不在敬然能思則思釋之耳蓋非敬則不能思蓋
記氏之意又豈有悖於孟子之
論觀其於四書中所見不同於
朱子者十居其九豈朱子十無一得双峰十無一失如是其懸
殊乎不過双峰平日務欲自立門户不肯爲朱子下故其門人
承其風旨往往皆逢其師之私心以求集註之瑕疵以啓双峰
之立異双峰亦是騎虎之勢不肯默然自謂無說所以雖無可
說處亦千方百計尋一異說以高於朱子其意亦未必自謂可
以取信於來世不過但得門人一時尊己過於朱子足矣但其
門人率皆無見不能辨別雖曾翕然尊信輒而錄之以傳於後
遂爲聖經賢傳無窮之窒礙誠可痛也愚每於其似是而非之
所在雖不能洞見而盡識然亦有灼然知其不然者未嘗不爲
朱子猶恐而不能自已也是以不顧僭妄而時與之辨曰知我
罪我未暇顧也唯同志其裁正之

仁勝不仁章與於不仁終亦必亡集註與猶助也終亦併與其所
當而亡之發明採張氏曰云云是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
以亡也必矣

按張氏釋與字亡字之義與集註異集註與猶助也之說與大
學與衣爲善之與相類其意味若訓以爲同則爲仁雖不力
亡字之義猶未說不仁者亡而
欲亡之亡宜集註但以爲亡其

進食之禮與飲食之制其變則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制爲證若啐來之食不謝則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觀於上篇

鄉爲身死而不受之矣

章末集註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而已　通謂錯綜者分經緯不差毫髮故不肯枉尺而直尋斟酌者量淺深不差毫髮故未嘗膠柱而調瑟

分錯綜與斟酌而釋之如此然章末集註之意只是錯綜而斟酌之耳未知然否請因此改集註而辨之以明其義其曰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者蓋義理指禮而言事物指食色而言以義理對事物言之則義理重而事物輕此其大分然也曰然於其中又各有輕重之別者謂二者之中重者之爲義理又自有輕有重如禮食親迎其輕也終臂踰牆其重也輕者之爲事物亦自有輕有重如尋常食色不關利害不待論者其輕也飢而死不得妻其重也曰錯綜斟酌毫髮不差者謂以其輕重大分之中各有輕重皆交互總挈以斟酌裁度而從其宜不使有毫髮之差也

輕者對食色之重者言又以食色重者對禮重者言則禮無時而不也如此則自無毫髮之差矣

膠柱而調瑟者所以明其不差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斷之亦唯一視天理之當然者而已管見如此未知視通爲軌是也

先名實者爲人章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集註云云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矣 通謂明智也決勇也忠厚仁也夫子一舉而三德存焉豈衆人所能識也

非見幾明決之難識乃見幾明決而用心忠厚之難識也後世如穀生以醴酒不設而去亦可謂見幾明決也矣然而豈難知哉夫子以女樂而有去志此見幾之明且決也若於此時而遽去則雖衆人亦豈不識唯夫子不欲顯其君相之惡又不欲無罪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猶俟膰肉不至而後行此其用意之忠厚也唯如此是以爲女樂去之迹終於不露而見幾之明且決者人亦終莫能識至於以爲爲肉以爲爲無禮者并與用意之忠且厚者亦莫之識矣所謂衆人不識者如此而已通謂一舉而三德存故衆人不識集註正意似不在此

色有重於禮者遂謂禮皆可必至於枉尺而直尋如屋廬子亦兒爲各有輕重者之所蔽則杜而調瑟二者皆不能錯綜斟酌如此又豈率意妄作之謂所以通謂明智也決勇也忠厚仁也夫子一舉而三德存焉豈衆人所能識也

非見幾明決之難識乃見幾明決而用心忠厚之難識也後世如穀生以醴酒不設而去亦可謂見幾明決也矣然而豈難知哉夫子以女樂而有去志此見幾之明且決也若於此時而遽去則雖衆人亦豈不識唯夫子不欲顯其君相之惡又不欲無罪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猶俟膰肉不至而後行此其用意之忠厚也唯如此是以爲女樂去之迹終於不露而見幾之明且決者人亦終莫能識至於以爲爲肉以爲爲無禮者并與用意之忠且厚者亦莫之識矣所謂衆人不識者如此而已通謂一舉而三德存故衆人不識集註正意似不在此

封於魯爲方百里也今魯方百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不曉事情云云朱熹氏以王制爲百里商制云云是一箇萬乘之國當十箇千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分而取其一之言到孟子說
里漢儒以開方法計之則方千
竊意孟子平日說話不甚着相
到開方法上曰千曰百不過亦
是十分取一 此則所謂方百里者五亦只是五
倍初封之時半於千里之國而已觀春秋之魯其地豈不半
於千里之國想孟子當初亦只以方千里之國爲方百里之
國十箇初不計開方法之何如也朱子嘗謂其疏通簡易自
成一家即此意耳兼古人說地之里數恐亦自有不拘開方
法者如蘇秦說楚地方六千里又說魏地方千里若以開方
法計之則方六千里中間當有方千里者三十六楚在荊揚
之間魏與之爲敵國安得有許多地又如何當得三十六箇

魏以是道之則楚地不過方千里者六當得六箇魏而已矣
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
於小其意却正相類學者亦不以開方法爲拘而說之則庶乎
可通矣愚也未敢自信姑記于此以俟明者之裁正焉
今之事君者曰吾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 攷證從横攻戰之臣
攷證前以連諸侯爲要指連衡之人不言合從者今又兼從衡
之臣爲約與國之訓 似自相抵牾
朱子不亮惡乎執 亮與君子貞而不諒意不同須看
有諒之意已包執持之意合
執也諒而可執可知其貞矣
者雖信亦未必正故曰貞而不
信則無所執故曰不諒惡乎執亦

吾言則其恭爲後學論語以之與
不同則不害其爲字雖同而義
語三言之貞而不諒匹夫匹婦
之諒之諒則已善矣孟子之言

又何爲而不
乎發明前章動心忍性 語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
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雖富貴而富貴不能動其心蓋言之
水動心是從源頭水發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爲泥沙所
淵不爲波濤所汩云 輯釋亦引此説
此段説不動心處似未嘗與孟子嘗曰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
富貴動其心蓋謂主事大恐孟子擔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
也集注意亦如此蓋謂不以富貴 心不唯說 孟子亦

後面知言養氣之意不相當今曰富貴不能動其心不爲泥沙
所淵不爲波濤流所汩正與朱子意背愚請從而改之曰不動心
是道明德立則自然當大任而無所疑懼譬之水不動心如水
之積也極厚故其負大舟也不患於無力

盡心上

首章 語録問盡心只是知得盡未説行否曰初間亦只謂知得
盡如大學誠意一般盡所謂盡心者言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不盡
好善便如好好色 與如所謂盡心力而爲之 諺
録云 以盡心爲誠意
屬知唯此段語録如此説盡字
祖述此説想亦未爲的當但曰
又正是集注之意豈朱子晚年

敢質姑志之於此云

又有集注但無恥之事不如人
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於義
而言後說則泛言人不可以無
恥之意前說痛切後說平緩 發明舉輔說而斷之曰前說以不
恥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瞭不費辭 輯釋亦引發明之說
詳輔說不唯有契於本章集注且義亦通之微旨又且無悖於
朱子二說無存則當一說勝之凡例且訓不為無之費辭就若

上下文意不相承之費說發明過矣

霸者之民章集注首節引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
乃王者之政以釋皞皞之義後節引舜耕歷山田者遂畔陶河濱

器不苦窳以證適化之義 發明皆以為此帝者之事集註備之
以證王者之政

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者無二道何莫非王政即觀孟子離
婁首章以堯舜之道與仁政對言又以仁心仁聞與先王之道
對言可見帝王之無二道發明帝事王政之分別異乎吾所聞
矣但輯釋不引之也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存主者謂其體也所過者化以其
所存者神猶忠為

此二者又以存神為之主焉

註以身所經歷處即人無不化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釋存
發不見二者相為体用之意注

物自從之化者存神屬心是心
存神耳今曰所過者化以其所
存則便有所存主只當屬之心
化自是過化存神自是存神分
明二事不成過化矣或疑如此則舜能過化而不
能存神孔子能存神而不能過化節非是之謂也聖人固非能
有此而不能彼但舜此事却只可以證過化孔子此事却只可以
證存神集註亦只以二聖人倘有此事引爲此二句之證非謂
二聖人平生只有此二事也尚何疑乎若就二聖人而推之則
舜之能欲以治四方風動又是存神之意天子之至是邦必聞
其政又是過化之意觸類而長可明道謂存神在已過化及
物朱子於或問謂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
於此而動於彼但其感應之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
神耳詳此則二者不無有意無意之辨矣發明引明道或問此
說於編而自爲說乃如此殆亦未之思耶

良知良能章　發明輯釋皆引張氏曰上言良知良能下獨曰知
者蓋以知常在先故也

無不知愛親敬兄即是良能蓋因孩
提之童無有
其兄者乃見其知耳非先知而後
能全天生此民之理謂之天民
卽天民之得時得位者也若伊
尹人也

免分[illegible]

發明云云容悅以容[illegible]爭心者也安社稷爲悅則以功名爲重矣若天民者以道德爲重然猶未能無意於功名也若大人者則純以道德爲重功名不足以動其心矣　輯釋亦引此說

此是因靳氏士有三品之說而敷演以配之也其言容悅者是矣言安社稷者則近似而有所未盡蓋志富貴是爲利志功名是爲名程子所謂爲名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利心則一也蓋以有爲而爲便是私意故耳以安社稷爲悅者爲所當爲初無所爲所以章旨斷以爲忠若欲以安社稷爲而爲不足以爲忠矣疑似之間毫釐之辯不可不察況以未能無意於功名與功名不足動其心強配天民大人則其不合明甚曾謂程子亦爲立功得名之故而出此靳氏士有三品孟子臣有四等發明強靳三品以配四等空自費力無補經注之旨也

廣土衆民章中天[illegible]之　通謂前言君子三樂所樂之所性之外何也曰中之所性固一小以達而在上有所爭矣若不在此也或曰集注前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所性不存也曰斯道傳之者

澤也況其是退大行必中天下而不如是則一不能行此君子雖樂盡得一世一切廢之才而以所樂於之天下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是性

立則曰所性不存而言之固自大有間哉　輯釋亦引此說

通此一段議論反覆二三百字首尾只明一意分別樂在性中樂在性外而卒不見要領至末乃曰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間哉觀此數語則知其不過以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至中天下而立正是王天下者之事而君子卻又樂之彼其纏擾解撥不開故費許多辭說耳殊不知三樂而王天下不與者不以位為樂也至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樂者自是樂然一夫不被其澤耳亦非以位為樂也非以位為樂則與王天下不與存之意又何異乎蓋非以中天下而立為可樂是以得定四海之民為可樂耳然欲定四海之民非中天下而立則無以致之故孟子不得不如此說也若但曰中天下而立君子樂之而不及定四海之民之意則是全以位為樂正與王天下不與存之意相悖矣孟子之所謂中天下而立蓋而在上者之事君子定四海之民一句上觀集注言可見此亦與前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有異非此淺而彼深淺則孔子之汲汲皇皇去齊

柳下惠不以其
子論夷齊不念舊
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
不知其和而不流孔孟之言實開幽意微顯
夷齊之清下惠之和人皆知之此便是顯
非微顯而何夷齊之不念舊下惠之不
便是幽矣此二章特表而出之非闡幽而
說豈其然乎分觀發明所言與愚意正合

集注此章言柳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
子論夷齊不念舊人
皆知夷齊之清而有量
不知下惠之和而
無過說
此二章皆不及之
其介人皆莫知此
通謂微顯是幣過
見通之未當集釋

之大行
胡寫先一時澤性
此觀之通又何必
中耶所性
不以窮達而加損

乃兼存二說而不與折衷何耶
輯釋引發明謂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云
按易下繫有微顯闡幽四字杜氏特引而用之尔
仲子不義章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 攷證孟子本意當以仲子
不義爲句與下文舍簞食豆羹之義相反對謂仲子不義設若與
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然此特義之小者與 舍簞食豆羹之義
何異惟君臣上下 此不義之大者也
以其小義 戛此斷其爲不義之辭也
句何以見得 不受齊國爲義之
雖義之小者 亦不可得而稱矣
義耳但以亡 親戚君臣上下爲
之小義耳 然則簞食句但當以

無
虛拘君子不然也
兩恭敬字只作一意說　輯釋亦併引二說
發明隱然有主張說之意集注之意以
心意以君子爲待賢者之人主張說是以恭
若以君子爲賢者則又嫌於賢者不宜以幣
如此說耳況當時諸侯之待賢者必無無幣
儲子一則曰以幣交二則曰以幣交之事可

可虛拘集注　此言當時諸侯之
實也　發明　引張氏說恭敬存
之宜文質之　中於恭敬雖存而
心於獸幣則失於　作兩意說張氏於

天子禮云王帛云乎哉與孟子引書意
虛拘二字張說似亦不如集注之順當更參
形色天性章　集成陳潛室曰孟子形色爲
中來告子食色爲性是逐逐理出形氣外去
輯釋皆引之
形色是吾身所有如視言視聽之類此便是
色是外誘之私如飲食男女之類此便是
已甘之悅之只
色而道心命
之欲爲性若
不謂性則是
天道言本

君子爲賢者張氏
敬幣帛皆不可無
帛爲輕重故只得
帛之理觀於季任
見集注此意正合

荅屋廬子之意而
是引形氣入道理
壞之分　通發明
物則之物有物必
是欲遂以此爲性
微矣要之告子所
相似皆是氣稟
斷制人心而不識
然之性乎告子但

心將[illegible]吾性所有若必求
理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所

言道有定体　教有成法卑不可
藏　發明道有定体謂中道而立
教有成法故語
高不可貶申言道之有定体也
雖語有不能顯著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譬如　通道
有定体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
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
意者道有定体卑不可抗高不可貶三句是正公孫丑所言之
失教有成法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是明孟子
繩墨彀率不可改
變之旨與君子引而不發以下四句之意鋪
氏嘗曰惟其道有

[illegible]体故教有成法愚亦曰惟其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
顯默不能藏蓋知道之有定体則知卑之不可抗高之不可貶
矣知教之有成法則知語之不能顯默之不能藏矣但孟子只
言教有成法之意而道之有定体者自在其中只言語不能顯
默不能藏之意而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自在其中何則蓋公
孫丑疑道之高美不可及欲孟子自貶以徇之是不知道体之
卑者不可貶而卑也故集註以孟子之
失卑高便指道体而言所以不可
子繩墨彀率之譬是指教者少
拙射改繩墨變彀率者正以教
之所以有成不可改變如此者
以不發中道立語不能顯之謂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GOV.TW

恩也語默是指所施之教而言其可不有成法也哉然則語默自斯道不可抗貶之定体耳愚故述所見於此云通者雖庶幾此六句該盡此一章之旨也而通則集註何以不曰此二句云云而竊嘗謂集註凡於包括章旨處未有不順文解義該貫無餘者而發明於此章及魚我所欲章旨不得其旨他編亦有如此者讀者攷焉可也

盡心下

首章不仁哉梁惠王也　通謂七篇之書始則勉梁惠王以仁義終則言梁惠王之不仁孟子其有意哉

輒書本七篇每篇分爲上下自趙氏始耳若不分則此章在盡心諸章之中而已通以爲終言梁惠之不仁抑孟子意乎

盍信書章流杵集註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　攷證金氏按鹵乃溫鹵之鹵謂血流地生鹵爾

果如所言則孟子何爲不信耶

我善爲陳兵云云曰無畏云云集註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嘗學謂孟子之意下諸本皆有當字

集註曰孟子之意當云蓋謂以文意解之則當如此爾通以文意似於兩人字讀謂殺人父

於本文爲通

於不共戴天不及兵之禮可殺已之父兄亦孰所必至者集註第欲如此通之耶且如所說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之言又不仁而得國章　輔民謂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　發明亦以秦隋五代爲不仁而得天下者得天下當以綱目有正統處爲是曹魏五代要亦不過得國之大者耳

民爲貴章集註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貴也　發明得乎諸侯爲大夫集註不及之者以上句包之若總

天子諸侯而言

天子至尊貴也且不重於民諸侯不假言矣

稽大不理於口音憂心悄悄慍于群小集註詩邶風柏舟篇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按今詩傳朱子以柏舟爲婦人不得於夫而作群小疑妄也此本小序以爲仁人見怒之詩豈集註乃詩傳未定之說歟

錄前節性字指氣質而言命字合理氣而言性字專指理而言云云

之命是理之氣何謂氣之理是限制何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不同　叢說意亦猶此

語句以爲說要之反不若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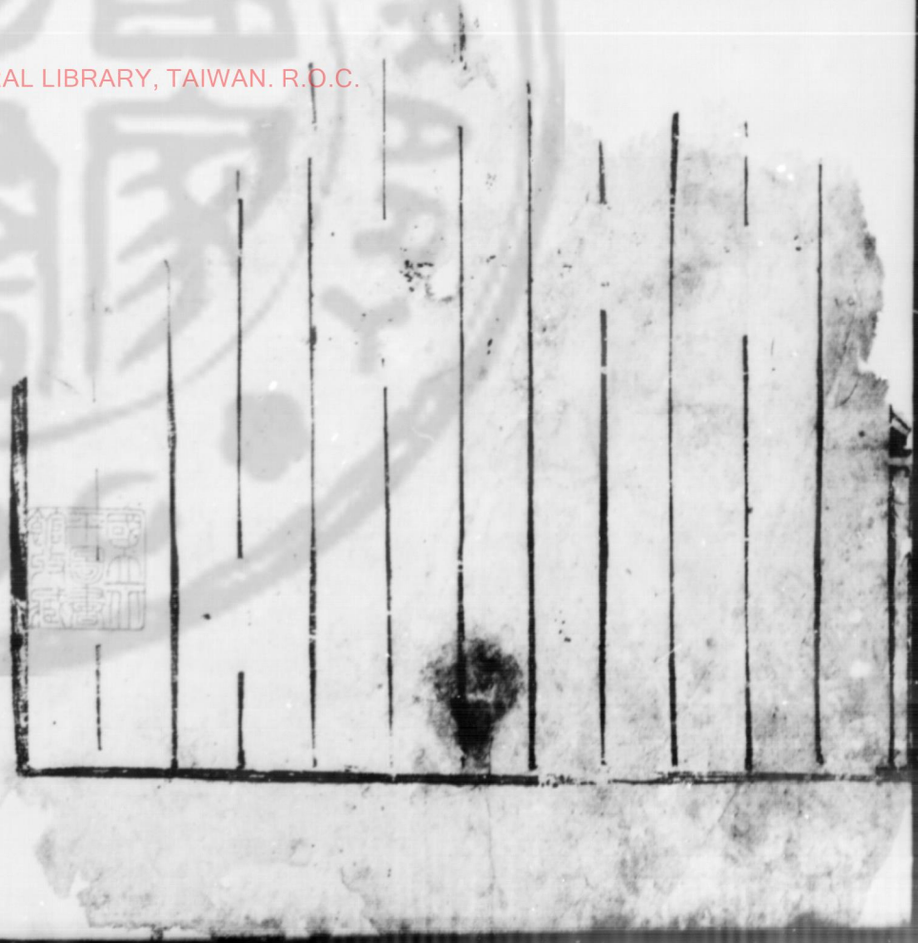
之氣則與語錄之意微異要之
指氣無疑攷證強欲牽附下面
理之氣只要與前節氣之理依
只以語錄爲斷可也

羊棗而公孫丑乃以膾炙爲言不知
公孫丑以爲膾炙美於羊棗曾皙
宜亦嗜之是膾炙羊棗二者皆爲曾皙所嗜今曾子乃食此
而不食彼故疑而問也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餘歲知聞知或聞禹皐之徒本皆名世之上伊尹
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
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
之則已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後聖當以前聖
以辭害意可也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集
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
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攷證此章大意謂自古五百餘歲而聖
人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則有聞而知之者今去聖
人已遠居又甚近而曾思輩人皆亡已無有如是
聞知者矣
則知者但其已死則不復有耳愚
而知者又何嘗百年不死耶正
耳蓋以或問之意而推之乎見
知者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
知之者耳愚故謂其未可以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親相授受者爲易知若必待親
百餘載之後又何所授受而有
之於湯文雖則同世然非有資
合而知之耳若武王周公之聖
與文王事同一家未免有親相授
之於夫子事同一門實出於親相授受
知之者也如此則夫子在時既無偶然契
合之於堯舜湯文者矣五百餘歲之後又安有偶
之於堯舜夫子之於文王者乎孟子所謂然而無
亦無有乎爾者此也孟子與集註之意皆以爲當時
異意未嘗以曾思諸人爲見知者攷證毋乃不得經
先儒亦有以見知爲易於聞知之說蓋亦攷證之見

知彼矣陸象山有言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
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可
證矣又言千古之前有聖人出焉此心
千古之後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
之證矣象山此言雖別有所指然孟子所
其心同理同而契合耳初非有賴於親
也然則中庸序所謂見而知之者唯
程朱子不過以頗曾得夫子之
耳初不與聞知者對舉自無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